中國新

俞天





附告

本局素以闡揚文化。普及教育爲職志。所編新舊文學書籍。與學生作文用書。以及字典辭典等。內容充實　印刷鮮明。無不力求適時。確合現代青年參考之用。卽古本小說。亦繪圖精美　編幅完整　其他醫卜星相。經史子集　專門各書。尤校刊周到　板本精良　與衆不同。早爲士林所贊許。茲更減值售賣　藉輕讀者負擔　僅出低廉之代價。可獲優美之圖書。此敝局提倡文化　輔導社會之微忱也。凡我　各界人士。幸垂察焉。

本局謹識

中國文學名著

中國新偵探



中國偵探案目次

海虞　俞天憤著
徐枕亞評





中國新偵探案

海虞　徐枕亞評
俞天憤著

啄木鳥

金閶之南有所謂新羅鎭者巨鎭也鎭中不下五百家家俱富有而尤以陸姓爲最陸翁正芬年事五十許資產充足號陸百萬實則陸之資產是否適合此數或突過而少遜無論外人不能悉其內容卽陸亦模糊不克詳彼第知每歲收入若干至歷年所積又不知若干矣

陸既膺巨富之名平居關於公益之事慈善之業莫不首先發起而其自奉則甚儉樸然有特嗜之品若山雞若野鶩若飛雀其鄰獵者方小村射擊好身手也一年所得半輸於陸陸則每得奇異之品必徧邀相知會而食之人言陸食事精美不知陸實抱普及主義也

某年春陸又得奇品於方其品惟何則啄木鳥也陸於此鳥之希望蓋已久矣而鳥不常見且不易擊方雖膺特命索巨賞而硝烟彈雨中曾未獲覯今玆無意中射得一翼

毛血未乾。卽持付陸翁家。陸見之大快。重賞方小村。抽紙作柬。徧延其所知。得十一人。將於下午七時。大嚼此啄木鳥也。

明燈璀璨。酒芬揚溢。陸氏開筵矣。其最先至者。爲其表弟趙心卿。偕其子嘯軒。次則其東鄰周益夫。西鄰王同山。其後陸續來者。爲陳秋士。殷振英。歸鶴揚。錢苓芷。姚桂亭。顏金香。最後爲新自日本歸國者蔣乙子。主賓相接。歡慰無已。須臾就坐而談判開已。陸翁本健談。而蔣乙子則青年博學。於陸翁之言論。無不加以證語。更益以所見。其餘諸客。雖有所發言。要不及二人之多也。陸翁今日固以啄木鳥爲主品。然具體而微。不足供衆人之大嚼。則先佐以他品。酒既數巡。陸翁則詳述啄木鳥之大略。先之以覓得之困難。繼之以鳥肉能治肝疾。鳥骨能愈齒痛。終則云鳥首能治頭眩。今者一堂相聚。凡吾之親。吾之友。可共享此美物。自登無疾無痛之域矣。衆客嗷然應。舉觥相賀無算。無何此可貴可珍之啄木鳥。置諸案上矣。衆競視之。不過一鳩一鴿之具體耳。辛香四溢。貪口腹者。吐涎嘖嘖嚥。陸翁牙箸方舉。請字乍出口。而此衆客之二十二箸。已如弩箭離弦。爭集盆中之鳥。不轉瞬而肉盡見骨。不轉瞬而骨盡見汁。又不轉瞬而汁盡見

盆內之青花矣迨視陸翁則方嚙一骨細細咀嚼之蓋陸翁固有齒疾彼方極力治療之也

食鳥既盡而酒意正濃忽蔣乙子於懷中探出明信片十餘頁云自東京携歸者片製極佳其紙質係壓機所製見水則紙即上凸故所繪之飛鳥均如另敷紙上者蔣復云此片爲東京動物院飛禽類之一部分余因翁有珍異之品餉客故以此快主客之目耳衆遂傳觀陸亦狂笑不已

客中有殷振英者滑稽家也陸翁量度寬厚雅不願以其不理於人而遠之故今日大宴亦與其列以全交誼是時殷謂主人曰僕聞啄木鳥能食木中之蟲蟲匿不出鳥則據地以翼拂沙成符篆則蟲自出而食之人有識其符篆卽以其血書於鎖上則鎖能自開僕不知主人曾貯此鳥血否陸笑曰焉有此理此直世人之迷信語耳卽使眞有此術吾恐其祇能施之於尋常之鎖耳

是時陸已酒酣面熱則復言曰苟近世之外國鎖恐不克奏效也言已探囊出其銅製之鎖匙一示衆客曰此余保險箱之匙也試問如此巧妙彼鳥血烏足濟事哉蔣之左

爲王同山。右爲陳秋士。陳視匙。未竟。王急欲觀。隔座伸手。取之。袖大。適觸蔣之酒杯。杯右側。盡翻桌上。陳起立避之。匙適墜酒中。急拈出。乃又墜於蔣之明信片。迨王取匙而明信片已被污矣。僕人三四輩以布抹之。蔣則大恚然無可如何也。

須臾客返匙於主人。壺酒既罄。一飯隨之。而衆客散。主人倦而眠。僕人收拾酒具。幾及夜半矣。

右所述者。乃於陸翁宴客後十日。殷振英款吾書室。而告吾者也。余方謂吾友殷君。以此有興會之事。不憚煩而告我。孰知吾友乃有不得意事也。殷言陸翁宴客後之第七日。陸之保險箱。忽被竊。所失約六千元。并失去一最寶貴之烟壺。賊之來蹤去跡。彼亦未知。第於門限旁拾得一時計。玻璃碎而走針停矣。最奇者。箱上暗鎖。絲毫未損。箱門中部。乃有一血書之符篆。事既發現。陸陰憶余席上之言。遂逮方小村送之警局。而余亦略受嫌疑矣。尤可怪者。方借余之房屋而居。是夜陸氏失竊。余於夜半啓後樓窗。確見方疾步於深林。呼之不應。移時不見其人。此余之疑團所以無從推測也。

余曰。此事頗離奇。然有一事可研究。第不足爲證耳。余且問君夜間見方時。約在幾句

鐘。殷曰。此可告君。蓋在一時也。余曰。今若以陸翁所損之時計。察其針停何處。在一時前。則方有幸。在一時後。則方頗足研究也。殷曰。誠然。方假吾屋以居。而余又適發開鎖之論。此事乞君助我一行。偵查陸之臥室與保險箱。若方而果爲竊賊。則余之嫌疑亦當仗君之力以洗滌之也。余曰。此不足論。烏有將竊物之術。當衆宣佈者乎。余第與君同行可也。

余時僦居金閶門外。距鎭不下十里。殷以舟來。余遂與之同渡。舟中復詢以與宴之客。一一載之手册。移時舟停。余得殷之介紹。與陸相晤。陸雖巨富。然人極撝謙。眉宇間。不露金錢氣息。既就坐。笑而言曰。殷君與余相識久矣。余何疑哉。余所慮者。殷君或以開鎖秘法。無心中與方相語耳。余攙言曰。此不足慮。余更謂方亦被誣也。陸曰。余所失雖微。然有寶貴之烟壺。乃可惜耳。余曰。六千元猶爲微細。君誠不愧巨富矣。余則謂眞犯逍遙。法律乃不足以拯人。斯可恨耳。陸曰。君眞以方爲冤耶。余曰然。遂告以殷君夜半一時見方之事。并乞陸以時計見示。陸允之。向抽屜中取以付余。余啓視。則表面已碎。短針停於十二時。長針停於三十七分。乃問曰。此長短針。君曾移動否。陸曰。未也。余曰。

然則方之寃可白矣。陸曰。何也。余曰。殷君於一時見方。由屋內出。行步入林中。而君家之竊賊。臨行墜時計。時乃在十二時三十七分。君之宅。去殷君家。疾步而行。當費一句鐘。而十二時。三十七分。去一時。僅相距二十三分時耳。使方而果爲竊也。則必不能一身。行。竊。又一身。步於殷君屋後之林中。即此理由。亦甚顯著。陸頷首曰。誠然。然余固有所失也。奈何。殷曰。余故延余友詢君。將爲方辨。實則爲君偵所失耳。陸曰。甚善。余即以此事託君。余曰。今請以保險箱地位。導余一觀。

陸允之。即偕余二人入其臥室。室中位置整飭。然極樸素。既又入其臥室之內一室。即保險箱位置之處也。箱置於北壁。門之面。有一血書符篆。色已赭黃。殷曰。此符篆須研究是否啄木鳥血。余曰。此正不必徒費腦力也。若案出於東西各國。則不得不刮取此血。入大偵探。試驗室中而剖晰之。今居中國。竊賊乃無此程度。余意此符篆不過徒眩人耳目。無論爲動物血。爲一種顏色。均不必深論。最要者且問陸君鎖匙。曾離身否。陸曰。未也。此匙余實未離身。日昨以匙啓箱。匙固在吾身也。余曰。君啓箱時。鎖有他異否。陸曰。未有異。一如余以匙鎖上也。余曰。今乞君開箱一觀。陸即以匙付余。余笑曰。今鎖

匙。乃離。君。身。矣。陸笑而不言。殷曰。疇昔之夜。君固以匙徧示諸客也。陸曰。余豈不憶及。第座客均一無可疑耳。

時余已啓箱檢視。內外完好。固一無損害。乃還匙於陸。閉箱返身就坐。陸曰。余夜間乃一無所聞。寧非奇事。余曰。時計還於何處。陸曰。在余臥室門限內。余曰。時計本置何處。陸曰。在余榻前桌上。余曰。是必旣取六千元及烟壺。臨行乃取時計。匆促遺棄者也。今且別君。越日當有所見告。陸稱謝。送余等出。余曰賊出外之路。乃無所發現耶。陸曰庭中有假山石。上屋固易易。余頷之。遂與殷相將而出。

途中遇蔣乙子。蔣固余素識也。蔣曰。君殆又肩任偵此事耶。余曰。然。蔣曰。陸翁得君。可爲有幸。若余則物去不可復返矣。殷曰。奇矣。君亦有所失耶。蔣曰。畫片耳。他人視之。不足惜。余則甚珍貴也。余曰。君於何時失之。蔣曰。余携動物園飛禽部明信片兩組赴宴以示陸翁。乃爲同座之客。潑酒損汚。歸而檢之。祇二十二頁而已。豈不恨哉。余曰。然則此二頁乃失之何處耶。蔣曰。余烏知之。酒潑於桌。僕人二三。競趨抹桌。此二頁乃隨之以去。臨行薄醉。乃未之檢也。余曰。此明信片殆皆機壓之紙。見水即凸者也。蔣曰。然。尤

可恨者。余座左之王同山。奪陳秋士手中之匙。而陳又順手浸匙酒中。忽又置余片上。余悔携此片赴宴也。今陸翁失竊矣。彼王同山之奪匙。余以爲深可疑耳。余曰。君毋存偏見以誣人。余第問君此明信片。旣爲匙所汚。其紙面必完全呈一匙印矣。蔣曰。是烏待言。余遂與蔣別。匆匆歸舟。更別殷而返。

越三日。警廳開庭。判决陸翁失竊案。是日旁聽者不下三百人。而當日赴宴諸客。亦參與其列。原告陸翁。被告方小村。旣先後涖至。警長遂巡就坐。余遂述殷之所見及其時問。警長曰。方小村寃情今已披露。然深夜入林。究爲何事。方曰。無他。余得一啄木鳥。蒙陸翁重賞。此鳥出必以夜半。余故於是時出獵。冀再得一頭。以博酒資耳。殷君呼余。余實聞之。第鳥在樹杪。聞人聲將飛去。余故不之應。然殷君之呼聲。已達林際矣。鳥驚飛去。余故無所得也。警長曰。理由頗足。須俟得獲眞犯。汝乃可自由。

是時余步立中庭。揚言曰。警長試聽余之陳述。余自受陸君之託。出遇蔣君乙子。蔣述當日赴宴時。曾失去明信片二頁。此明信片爲機壓紙。見水即凸。當時酒潑桌上。陸君以匙示座客。匙浸酒中。復汚紙上。此紙遂棄而未之見。余遂由此着手。徧訪鎭中諸銅

鋪曾有人囑造洋鎖匙者否果於鎮西得一家今其店主余已偕來請警長令彼述之可耳

須臾店主上前自言曰余名汪正修來此開設銅鋪已十餘年矣五日前有一少年來鋪囑造一洋鎖匙謂匙已失去僅留一印於紙上囑余依印造之雖費不吝也余索值一元彼即付之余遂爲之造成言已探懷出紙余覩之果明信片也余曰是爲蔣乙子物可請蔣君一證蔣起立就觀果爲己物警長曰汝識是人否汪曰姓名余不知再見當能識之警長命暫退

余曰余今請續言余既偵得汪曾造匙付人而陸翁保險箱之位置乃在臥室之內是人敢於闖入必爲熟識者無疑且中門未啓墻壁未壞屋瓦未損是人必仍在屋內無疑陸翁家中所用僕人不下七八人然俱宿於中門以外余徧詢諸僕並無一人請假出外者有之惟一女僕耳余因思女僕無此膽量若男女串合男僕預匿於內竊物而使女僕藏之而行則於事亦便果也余探得女僕乃宿於閶門外某棧中余僞販古董者往與之言此女僕乃以煙壺示余余略與敷衍出而鳴警捕之今請警長一訊

警長方欲發言。一警趨入。報告陸翁之僕人薛銀、已拘之至。警長命男女兩僕。同上前。警長謂之曰。汝識汪正修否。薛囁嚅曰。似不相識也。警長曰、不識。則不識。烏有所謂似。也。命汪正修認之。果屬造鎖匙者也。薛乃無言。而彼女僕則垂淚曰。薛於前夜。實預匿於房中。十一時。乃肆。其術。囑余先行。彼當再來。不圖乃至。是也。薛至此乃直認曰。吾因見明信片上匙印。乃思得造匙竊銀之法。至箱上之符篆。乃聆座客之言。而效之。且啄木鳥、為方送來。方與吾有小隙。因彼不肯與吾山雞。吾思作此血書。則方必受嫌疑。今已矣。警長乃治之如法。而余與陸方諸人。魚貫而出庭矣。

評曰。易有言曰。飲食必有訟。觀此篇。余益信之。幸而大偵探心思別具。不為俗尚所蒙。否則方之沉冤。莫可拯救已。

枕中秘

大凡發行日報。其資本皆出於廣告。一般商業之告白無論已。最妙若口舌之辯。意見之爭。詞訟之牽涉。田產之交割。甲登。乙辨。此佈告。彼聲明。以他人之金錢。作辦報之輸入。雖一鄉。一邑之間。一紙之風行。莫不。如是。吾邑自共和建設以來。若星期報。木鐸報。

民心報。代言報。明醒報。或以旬計。或以星計。或以五十計。要皆旋作旋覆。不三年而消滅殆盡。按之社會之輿論。對於此種報紙。皆特立一名詞。而統呼之。其名維何。卽小報也。今年春。有人揣摹風氣。合資辦一日刊。標名曰小報。

四月五日。余晨起。循例早餐。摺取報紙。納諸衣囊中。忽忽入警署。而步入警長之室。是時警長爲洪瑞昌。鐘鳴九下。彼猶未至。余乃出報觀之。若者爲短評。若者爲新聞。若者爲社論。若者爲縣署之批。若者爲文人之詩詞。雖四五號鉛字。敷滿一紙。而一種枯瘠。情形。閱之不堪一笑。

余忽於後幅。見一新登之告白云。

購產者注意　北門內清風街轉角。自一百六十三號至一百六十七號之房屋。係鄙人一人之產。鄙人現任職燕京。所入足以餬口。該處房屋。並未招租召典。近有謠傳租典鄙人之房屋。全屬子虛。特登報聲明。購產者幸勿受愚。　屋主啓

余雖不知此屋主爲何人。第清風街則爲余日日經行之路。鄰近實未聞有人談此典租之事。此告白誠不可思議矣。余正冥想不已。警長洪瑞昌忽入。謂余曰。君何閒暇耶。

竊案又出矣。言已。卽以稟告之紙授余。余誦之曰。

公民孫誠白。爲世寶失竊。懇求迅緝事。竊公民世居台治地安寺巷三十六號門牌。平日安靜無事。緣公民有歷代相傳之布枕兩枚。此枕係高高祖百緵公所流傳。世世相承。珍藏妥儲。每年三四月間。取出攤晒一次。本月四日。公民照例攤晒。夜間暫置公民臥榻後。孰意今晨早起。忽見兩枕僅存其一。當卽徧覓各處。徧詢家人。訖無朕兆。尤奇者。內外門窗一無所損。而該枕容積約八寸見方。長二尺有奇。物非細微。藏匿亦不易。風聞有人在昨夜一時。於公民屋後。見有一人手挾一長包。向清風街一帶走去。未識是否卽爲該賊。伏念城市之間。繁盛之地。該賊竟敢目無法紀。輕易嘗試。竟將公民世寶竊去。似此奸宄橫行。後患伊於胡底。(下略)

洪曰。一布枕耳。乃以世寶目之。余誠不知有名富戶之孫氏。其家產之珍貴。乃如是耶。余曰。富貴之家。亦必有一種習慣。彼以爲寶。斯寶之矣。是姑不置論。惟據報告所言。竊賊乃向清風街而去。見者何人。報告中惜未言明。然清風街三字。則頗有研究。余遂以報紙上廣告示之。洪笑曰。君眞別有見地矣。此事烏可相提並論哉。余曰。君不注意。余

亦聽之。然余則以爲着手之方針。勘驗而外。當注。意。此。房。屋。洪曰。君今且偕余往驗之。

余遂偕之行。

既至孫宅。誠白招待甚懇。并以宅中所用之男女僕人。開一詳細名單。單上注明姓名住址時日年歲。余授而藏之夾袋。乃入其臥室。室內佈置極精。一切衣廚箱篋。狼藉萬分。蓋其搜索已不遺餘力矣。繼乃出布枕示洪。余趨觀之。色已黝黑。兩端綉紅梅數枝。擊之蘇蘇有聲。諺所謂錦繡其外。絮草其中者。殆此枕之謂也。

孫指榻後一几曰。此卽置枕之几也。夜來未聞有特殊之聲。晨起而已失其一。不亦奇哉。余曰。此枕自余視之。固不值一睞。而自君視之。固以爲世寶也。君既以爲世寶。君亦曾向人言之否。孫曰。枕雖世寶。然余第以爲祖宗手澤之一耳。未嘗以爲寶也。向人言之與否。余亦不憶之矣。

余曰。平時儲於何處。孫曰。卽此臥室之樓上。梯係可移去。平時固無人登樓也。是時。余瞥。見。北。窗。之。鈕。闔。而。未。扣。余指之曰。君憶此窗曾扣否。孫曰。余亦不能憶及矣。余遂啓窗視之。則別有一院落。高樓一楹。窗門緊閉。闃無一人。余曰。彼樓何人所住耶。孫曰。此

余庶母所住也。庶母卜居海上。此樓遂扃之。旁屋中。則庶母之僕婦寄住也。余曰。此婦何姓。孫曰。温姓。係泰盛鄉。葉村人。余曰。單中何未列入耶。孫曰。今晨已行。故未列入。余曰。彼何往乎。孫曰君見疑耶。是無須。彼本庶母之婢。彼年已五十矣今日固往海上也。

余曰。請導觀其室。孫允之。余入旁室。亦了無所觸眼。遂問之曰。君有後戶耶。孫曰。無之。

余曰。此樓有後窗否。孫曰。有之。余曰請登樓觀之。孫曰。鎖匙爲庶母所攜去。恕不遵命。

余乃觀其鎖。且謂之曰。此門扃已幾月乎。孫曰三月矣。未嘗啓也。余此時頗懷疑。蓋鎖上固光澤無纖塵也。

是時。彼官樣文章之警長已敦促余行。余不得已。隨之出。并謂孫曰。君知温媼有家屬否。孫曰。彼僅一姪。名昭環。余第知其在葉村耳。余等別孫。偕洪入署。洪曰。君有所見否。

余曰。余雖有所見及。第此時尚不能告君。今且請一日之假。君許之乎。洪曰。君何往乎。

余曰。將往葉村也。洪曰。苟與此案有關。余固許君也。

閱者諸君。亦知近日社會所崇拜之偵探案。不外福爾摩斯。聶克卡脫。兩種而已。而其書中所敘之事。最令人驚心動魄者。化裝之奇幻耳。不知此化裝之奇幻可行之於西

方。而不可行之於中土。何也。蓋西方諸國。士人有士人之服。商人有商人之服。工人有工人之服。以至國種不同。服裝亦異。是故一人而備數種之服。略一變更。人卽歧視若我中國。卽以馬褂長衫論之。上而紳宦富貴。下而販夫走卒。莫不同此衣。同此服。夫旣同是衣服。同是人也。則化裝將何以致其術歟。余故曰化裝之術。可行之西方而不能行之中土。

若夫增肥減瘦。幻老易少。此特眩技於舞臺之上。電光之下。瞬息之間。乃可一變其容貌。若於居常久處之地。朝夕相見之人。而欲運用化裝之術。則必敗無疑。此固中國偵探之缺。然抑亦中國偵探之憾事也。

葉村離城約三十里。余素未經其地。村中亦無人識余者。余因思孫之臥室後。乃有其庶母之樓。樓窗臨街。樓鎖。又光澤。臥室之北窗。又未加鈕。而溫媼。又不先不後。於今日方行。此事大可致疑。余旣請得洪之特許。思欲一運。化裝之術。冒險一行。於是余遂化裝而行矣。

是日下午四時。葉村東口。泊一小舟。舟中祇一人。自言爲收雞子者。一時村夫牧豎。以

雞子求售。不乏其人。客付值極豐。娓娓與村人語。口音似無錫蕩口者。夕陽擱山。客乃停收。躑躅街頭。乃徙倚於茶肆中。村人固不知客為誰何。而閱者諸君固具慧眼。於字裏行間而識為余矣。

余之冒為收雞子客者。亦有故。蓋村人淺見。苟有特異之人。一旦發現。村中轉多注意。惟此收雞子者。乃村人所習見。故不以為異。余既訪聞溫昭環之家。略啜濁茗。竟往訪之。小屋數楹。犬聲大縱。須臾應門而出。一人面目黧黑。身體魁偉。問余何事。其音調似淮徐一帶者。余以收雞子對。幷告以訪昭環。是人怒目曰。昭環出門三年矣。此間祇有其妻。余乃彼之戚也。

余至是已決其人之非善類。其面目之呈象。固無論矣。若昭環。乃本村人也。安得有此淮徐口音之戚。余詭言曰。昭環出門。余亦知之。余今春在海上。曾遇昭環。彼近為某店之夥。出息頗好。寄余洋四元。囑余便道付其妻。余今來此。乃持洋來也。其人曰。昭環今亦歸正耶。且請入內。

余隨之入室。昭環之妻出而見余。兩目流利。時時囑其人。且曰。此余表兄劉金標也。家

內乏人。得彼支持耳。余隨以洋四元付之。幷告以所遇。彼受洋無一語。詢照環。余亦了然其內情矣。是時金標乃以杯茗授余。余瞥見其右手背之上部。有兩枚青色之小圈。余心怦然。其人蓋雙圈黨也。余接杯僞飲之。置諸案。將起立。門大啓。躍入四五人。大呼曰。金標是人爲偵探。勿縱其行。余身固備有槍。此着亦已預備。若輩徒手而來。余拒之固易易。繼思此屋或爲若輩之巢穴。則余不妨忍受而一覘之。

果也若輩圍余成環。問余曰。汝何人。余曰。收雞子人也。中有一人曰。是何須問。因之可耳。卽爲收雞子人。諒必有油水(猶言有錢)也。金標唯唯。挾余行。余任之。彼乃挾余上樓。促余入左室。孰意足方跨入。樓乃無板。余急翻身仰上。兩手緊抱兩膝。以背就地。背着地而余身挺立矣。

余懷中固有電筒也。然不知此爲何地。不敢啓視。先以兩手探索。乃知四圍皆牆。縱橫各一丈許。入門時固見此樓在東首。而樓下之室南檐無窗。入室亦未見其門。彼蓋預造有牆無窗無門之屋。以錮人也。余遂啓電筒燭之。地上無磚。塵厚數寸。其北壁有木材斷爛之物。約堆尺許高。旁有敗紙數張。余取而視之。則陳舊不堪之帳册也。忽見一

碎裂之信封。僅有五字可辨。其文曰。風街一百六。余恍然。此即報上廣告之清風街一百六十幾號之地址也。快哉。余雖遇險。余得孫案之線索矣。

余既入此黑獄。四圍探索。除得此碎紙之五字外。一無所獲。探囊出錶。視之。已六下矣。

余計此種糞土之牆。不難破壁而出。然牆以外。爲何地。有人乎。無人乎。余不得而知也。

余不得而知。則此種冒險之事。余不願爲。余乃貼耳於西壁靜聽之。第聞呼六喝五之聲。蓋彼輩正在酗酒也。

余乃以電筒仰首燭之。乃知此室南半部鋪有樓板。北半部祇有橫木耳。余遂解足上行縢。一端繫小木塊。仰拋之。穿橫木而過。解去木塊。兩手懸之。雙足上縮。換手握橫木。翻身而達上層。北壁有一圓洞。所以通光線者。余扶壁探首外窺。第見樓後柴廩高聳。地上則敗草深積。余乃毀壞此圓洞。使可容身。拋磚屑土塊於草中。下墜無聲。余遂由此竇湧身下躍。余此時已脫險矣。余又躡足向中堂窺之。第見七八人圍坐一桌。酒肴紛列。歡飲無已。中有一人曰。明晨余必先往清風。東坐者曰。此豕如何。向內者曰。周瑜足矣。周瑜者。猶言縱火也。余心頗喜幸已出險。否則余將葬身火窟矣。余乃返身向北

行。越短籬。忽聞水際有一人低呼曰。在此。余知余之助手徐順中矣。彼爲余操櫓。乃已移舟於此矣。遂趨入舟。放棹行。

須臾。舟已達大塘。忽有由來之輪。從後而至。余立船頭呼之。略停。一躍而上。回顧順中。囑於南塘待余。不半時抵南塘市。輪固有埠故。略停。此間離葉村已十三里矣。

余登岸入分警署。示以證。促其長警率吏十五人。偕余步行至葉村。去村約一里。陡見烈焰冲天。余曰。遲矣。至則昭環之屋。已付一炬。村人方走相灌救。問之。僉曰。溫昭環妻。殆被焚矣。余乃招警返南塘。比至。鐘已十下。余覓得小舟。順中問曰。如何。余告之。順中曰。君且眠。余當飛棹行。余醒。天方明。舟已入城泊。余急入署。謁洪。告以大略。洪曰。君太冒險矣。余曰。余意彼黨。今夕當大會於淸風街。洪曰。然。余當備之。

言未已。孫誠白率兩僕舁箱入。即令其僕歸去。孫曰。昨夜余由郵局得一函。曰。前承假遊仙寶枕。試之不驗。後三日當以未取者。幷借一試。君乞勿吝云云。警長足下。余今將此枕置之署中。乞君實力保護之。洪曰。箱中即寶枕耶。孫曰。然。余曰。函中所云遊仙寶枕。君識其意否。孫曰。此枕歷代相傳。子孫世寶之耳。至枕有何用。余實不知。遊仙二字。

殆淺識者誤會耳。

余曰君家寶枕。余前已見之。今既取來。余意。拆。去。枕。套。一。視。其。內。容。如。何。孫曰。甚善。今且告君。余已通函余之庶母。問其溫燠曾否抵申。并乞其以電覆我。余曰。佳甚。但君。雖。以。枕。入。署。彼。欲。得。者。未。之。知。也。彼。既。通。函。三。日。後。將。如。何。余。爲。君。作。一。廣。告。登。報。如。何。孫曰。此廣告如何。余曰。余試爲之。草就。孫誦之曰。寶枕又得。謹謝。洪曰。君殆佈疑陣耳。余曰。然。如是必生內訌。孫曰。君言吾不解。余曰。余飭僕速登之。君且勿問內容。是時孫已將布枕取出。余持剪裂其縫。枕中初無所有。不過敗絮亂草耳。余震蕩其枕。使其內承之物。盡瀉箱中。忽焉觸箱。有聲。以手。撫之。乃得。一。匣。匣爲。圓形。小。僅。寸。許。以。銀。爲。之。孫訝曰。此何物乎。余啟其蓋。得一紙。展而讀之。其文曰。

台且参必者佳累司官喬艮欠久亘久里

孫曰。此何意歟。洪曰。参字讀何音。作何解。余曰。此卽鬘字。然此必非原義焉。且問孫曰。當承。領此。枕時。曾聞。先輩。言及。枕中。之秘。否。孫曰。使余知之。亦不至今日矣。洪曰。此必居家先世之秘密。不便告之子孫。又不能匿而不告。故作隱語以待後人耳。余曰。所惜。

一枕已失。余意彼枕中亦必有秘密也。孫曰。枕且留此。余行矣。

洪曰。茲當處置清風街事矣。昨夜余憶君語。頗有意。余乃自往偵之。時已夜半。此一百六十五號內。果有影約之燈光。而察其門限。則灰塵厚積。似久無人行者。余意彼輩。必另有秘密門出入。余忽憶清風街有一荒場。場有瓦礫堆。堆高及屋。此間設有人隱伏。亦易事耳。果也。余繞至荒場。瞥見瓦礫堆後。蓋一草棚。棚中坐有老丐。兩足癱瘓。倚一大缸。見余至。彼乃曰。汝欲得油水否。今日晚矣。余轉目視其缸。乃空無所有。遂舍之而去。余曰。君誤矣。此卽彼輩巢穴之門。丐其偵耳。洪曰。否。此丐余日常見之。余曰。君自不知耳。幸此丐尙未識君。事猶可爲焉。余今歸休。君速戒備。夜九時。余當再至。

余今返家矣。扃余書室。以枕中之紙。展而細譯之。了不可解。余計此或其家先輩之秘密遺囑。所惜一枕已失。不可得而搜求也。繼念昭環家中所聞。余必先往清風一語。則今夜葉村之惡黨。室既焚。去必來清風無疑。而按之警長之語。昨夜清風街空屋。固有燈光。是兩地皆有人。合計其數。必不少。此輩於淮徐等處。遺害社會。不可勝數。若吾邑則尙未發現。今幸偵得。則不難撲滅矣。

鐘鳴八下。余準備晚餐。既畢。則挾兩槍實彈。徑行入署。署中人曰。警長以七時出署。君姑待之。余唯唯。入室閒坐。無何鐘鳴十下矣。十一下矣。而洪仍不歸。余至此不可耐。徧詢其書記長警均云不知洪之行踪。余乃守至十二時。洪猶不歸。余曰。今已夜半矣。警長何往耶。余卽傳命警士二十人。持槍隨往清風街。以十人守其一百六十三四五六七號。以十人直入草棚。先捕其老丐。丐抗拒甚力。癱瘓固僞也。縛其手足置於壁陬。余卽移去其缸。得一圓洞。十一人魚貫拾級而下。儼然地道也。右行約四五丈。向上行。得一門。啓門入一室。室中懸黑帷。搴帷視之。南向有窗。以燈燭之。窗外一警微作聲。此室卽一百六十三號。余返身覘帷後。有一小門。門內得梯。援梯而上。樓空無人。樓右一門。門外有梯。下梯則又一室。室北有窗。跨窗而入庭。再進南向又一梯。上梯得樓。右壁門洞啓。一人翩然躡足向前行。余等遂飛身躍追之。其人返身呼曰。再近余將發槍。余聞聲以燈燭其面。諸警呼曰。警長也。

余至是大駭。詢其何以至此。洪曰。六時。余得君之函。囑余往一百六十五號門首。以指叩門。當有應者。余曰。何嘗致函於君耶。君受欺矣。洪曰。余今方知之也。余至門。如法叩

之門。果啓。殆入門。驟有灰塵撲余面。氣噎不得伸。手足已被縛矣。繼乃置余暗陬。陸續出門去。約四五十人。距今一刻前。忽有一人來解余縛。甫起立思捕之。其人杳不可得。忽聞人聲雜沓。即君輩來矣。余初未之知。故持槍俟也。

余曰。是輩必另有一道遁去。乃飭警八人分往搜之。囑其集於此室。余乃偕洪直入室。室中有燈。以木板遮其影。啓南窗下視。呼街中之警。問之亦無所見。返視室中。置一榻。榻懸紗帳。被褥咸備。迨視其枕。則與孫誠白未失之枕相同。余笑曰。寶物猶在是也。就燈觀之。合縫處。尙未損。忽見壁上有字。大書曰。

余等他往矣。不願開罪於諸君也。警長苦矣。寶枕即奉贈如何。然枕實無用之物也。

洪大恚曰。余眞受欺矣。余曰。枕已得。可相抵也。須臾八人一擁而至。云於第三梯下。覓得一綑縛之老婦。余呼之曰。汝溫嫗耶。婦曰然。余曰且帶之入署。彼輩逃蹤果何在乎。僉曰。無所得。余遂偕洪及警。繞出地道。視壁陬之老丐。逃矣。余曰。余悔不以一警守之。彼輩乃仍由此遁也。

洪乃發令收各警歸。以溫水令老婦飮之。且進以稀粥。移時命之入室。詢之。則曰。余已

被縛兩日一夜矣余本孫氏老傭。孫氏。先。世。遺。有。遊。仙。枕。兩。枚。此。枕。若。遇。有。福。之。人。枕而。睡。之。則。能。夢。入。仙。境。此。語。係。余。老。主。人。爲。吾。言。之。余有姪名昭環。五年前娶媳於同村王氏。媳待余甚厚余與媳無意中曾言。及此。遊。仙。枕。三年前。余姪應徵於山東雖常通。訊。而未嘗一歸不意余。媳。不。安。於。室。忽。與。一。劉。姓。之。客。籍。人。相。識。余。知。之。憤。不。欲。與媳。覿。面。今夏四月三日。余。媳。忽。來。訪。余。謂。其。母。方。病。瘧。曾。請。得。觀。音。仙。方。云。須。以。遊。仙。枕。治。之。囑。余。竊。取。余。主。人。之。枕。余。不。肯。彼。大。哭。曰。母。病。方。劇。不。得。將。不。堪。問。況。病。愈。即還。固。兩。無。所。損。也。余。憐。而。允。之。次。日。余。少。主。適。以。枕。出。曬。余。遂。於。夜。間。啓。北。窗。取。其。一。余。主。之。樓。門。余。固。有。其。鑰。所。以。便。灑。掃。也。日。間。余。與。媳。約。於。後。樓。接。物。余。此。至。乃。啓。鎖登。樓。開。北。窗。擲。枕。與。之。媳。曰。明。日。可。僞。言。至。申。破。曉。必。至。大。門。佇。立。待。吾。余。次。晨。如。其言。甫。出。大。門。目。已。被。掩。口。已。被。塞。兩。手。爲。人。所。執。挾。余。而。行。歷。片。時。似。入。室。中。手。足。即被。縛。至。今。夜。而。始。遇。救。也。

余。曰。汝。被。縛。時。曾。聞。有。人。言。語。否。温。媼。曰。有。之。人。約。在。二。三。十。口。操。北。音。余。不。能。解。中有一人似南京口音。略可辨。然祇。聞。其。言。遊。仙。枕。毫。無。用。還。之。可。耳。洪曰。汝且略睡。明

晨余嘗招汝主來。

次晨。孫被招來。手持一電。卽其庶母之覆電也。電文曰。

　温未來枕世寶速偵

余曰。敬賀君。寶枕已得。温媪幸生還。今方眠熟。君且視此供詞可耳。孫讀竟大駭。洪曰。今試以此枕拆視之。余如前拆示。果亦得一小銀匣。匣中亦有一紙。其文曰。

　女示王禾信牙虫言食土木土王足王土

孫曰。怪哉。乃不同前字耶。洪曰。前紙之可解者。若司官。若官嗇。似言君家先世之政績。此紙若牙虫。若土木。若王土。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曰。余視此兩紙色澤如一。必書就而分裁者。孫曰。曷不倂而向日光照之。

閱者諸君。須知。孫之此言。不啻。視余以鑰。余倂兩紙觀之。恍然於三十二字之可爲十六字也。余撫掌曰。此誠不愧秘密也。遂另紙錄之曰。

　始祖珍秘儲雅螺詞館墻根坎玖距玖埋

孫曰。余知之矣。余高高祖百縵公文集中。曾有藏寶說一篇。惝恍迷離。人不易解。殆卽

指始祖珍秘而言。惟以下十二字不可解。言未已。温媼入。見孫大泣。孫慰之。且曰。汝知余家之雅螺詞館否。温曰。知之。即今後園東首。有一座獨峙之危牆。乃其原址也。洪曰。若是則可解矣。不知此坎玖距玖埋作何解。余曰。若以八卦方位論之。坎當在北。方。孫曰。玖字殆九字耳。洪曰。然。彼因九字不能兩分。故以玖字代之。余曰。若是則坎玖距三字。當在牆北。距離九尺矣。孫曰。是也。此玖埋者。當是深九尺也。謹謝君。余歸料理矣。遂偕温媼歸。

越日。孫以千金捐入赤十字會。并購清風街一百六十三四五六七號之空屋。余意其已得寶矣。洪問余曰。君見廣告。何以料及此雙圈黨。余曰。余知彼黨。以在京爲在城之隱語。任職燕京者。即巢穴在城之謂也。洪曰。噫。乃如是耶。余曰。然。廣告之力焉。

評曰。藏寶以貽子孫。偏弄狡詭於布枕。誠不知是何居心也。孰意數傳之後。子孫幾受其禍。富有者可不戒哉。

一分鐘

東門城隈。冷巷中。有一椽焉。日間門嘗嚴扃。傍晚則半啓其門。是處爲人跡所罕到。崗

警巡隊所不注意者。余今所記。乃在七月中旬。每至紅日啣山。此小屋門前。必有一人。年約二十餘。不衫不履。翩然而入此半啓之門。門內黑暗無光。東壁一小案。案上有一儿。硯瓦麈積。壺水混濁。墨斷筆禿。左有帳簿兩冊。右則一算盤幷一黃沙缺口之茶壺。案前置一油燈。夕陽未下。燈已燃。火蓋非此不足以照室內也。案後有一人。恆俯首不語。苟發言亦細不可辨。有所語。恆以手指伸屈。會其意。首戴舊色呢帽。帽沿蓋其雙目。人雖揮扇。彼不嫌其熱也。門外之人。既入室。與之語。亦不應。俟其人探囊取物出。彼卽向抽屜中取銀洋與之。持筆嚙軟。染水劃硯。記之於冊。其人卽匆匆行。明日復來。亦復如是。

今吾敘警長室內情形矣。是日爲七月廿七日。壁鐘十下。室中惟警長平輔東與書記陳禮卿及余三人而已。平蹙其雙眉。猛齧其唇。身前俯。兩肘據案。以兩手按其兩耳。兩目瞷瞷視余。陳禮卿則就旁案整理其文牘。時作時輟。呵欠不已。似昨夜未睡足者。余時倚藤榻。銜紙煙。執晨報。徐徐讀之。平忽欠伸曰。君知余之不幸耶。余曰。未之知也。平曰。余昨檢點搜獲之土。竟失去十分之四。此項存土。已經報縣。今驟失之。將奈何。余

曰。君儲於何處耶。平曰。君胡善忘。非此室之後方乎。余今將令君任此案。其爲余偵查之。倘無所獲。余之名譽掃地矣。回顧陳曰。君幸爲我守秘密。陳曰。諾。余曰。以余思之。不如待中秋後偵之。平曰。是何故耶。余曰。余聞君言。將於中秋請假五日。平曰。是誠有之。余曰。迨君請假而余破獲。則君可保名譽矣。平曰。聆君言。似必能破獲者。余曰。是烏待言。平曰。若是則余不能久待。今日二十七矣。月終急待報解。余將何法彌補之。

余曰。若是則與余以期限。平曰。三日耳。余笑曰。太遲。平曰。二日耳。一日耳。余曰。半日亦嫌其多。平憤曰。君戲言耶。余曰。戲言。余何敢。平曰。然則一句鐘得乎。余搖首曰。太多。平曰。君請自言之。余曰。一分鐘如何。平曰。眞乎。余曰。確爲一分鐘。苟不獲。君請治余以罪。平曰。諾。

余曰。事屬秘密。請先鍵戶而告君。平點首。遂起立鍵門。謂余曰。可以言矣。余曰。今請陳書記立於此報告壁鐘之秒針。陳含笑如余言。注視壁上曰。今爲十時三十五分五秒矣。十秒矣。……五十七秒矣。五十八秒矣。五十九秒矣。六十。……砰然一聲。余已直撲此書記陳禮卿於地。梏其兩手。平大駭。呼曰。君發狂耶。奈何若是。余歸坐藤榻曰。君且

呼警押去。開庭。問之。否耳。平不語。按鈴呼警入。押之出外。

須臾。平如例訊陳。陳不語。余乃謂之曰。君憶東門小屋買土之人乎。君乃不識余耶。余接君物旬餘矣。今請飭警押陳。隨余行。平乃命兩警。隨余押陳往。閱者諸君須知小屋固余所借用也。既至。得土一小箱。并帳册兩本。返署。平鋪册於案。呼陳曰。七月十六陳禮卿來土十元。十七陳禮卿來土二十三元。汝且視之。乃擲於陳前。陳知不可諱。乃直認之。計共私賣土一百七十元。警長斥陳職。索其洋款。還余。拘罰如法。入室間坐。謂余曰。謝君一分鐘。

評曰。知法犯法。奚止此哉。苟能遇事。均得以一分鐘破獲之。則一日十二時。可破七百二十案。一月可破二萬一千六百案。一年可破二十五萬九千二百案矣。豈不快哉。

井底游魂

滿清以弓矢得天下。故其取士也。文字之外。另設武場。而一重夫弓矢。夫弓矢之運用。不外乎三法。一曰利器。調弓審矢。弓必視乎己力之強弱。矢又視乎弓力之重輕。寧使

手強於弓。毋令弓強於手。如手有四力五力。甯挽三力四力之弓。蓋射的者弓貴牢。箭貴輕。禦敵者弓甯寬。箭甯重。二曰審鵠。鵠有遠近。欲定鏃之所至。則以前手高下準之。蓋箭不知所落何處。是名野矢。欲知其落處。則以前手之高下分遠近。如把子八十步。則前手與肩對。百步則與眼對。一百三四十步。則與眉對。最遠至一百七八十步。則與帽頂(指清代之暖涼帽)相對矣。三曰正體。蓋身手足眼。莫不有法。射雖在手。實本於身。切忌腆胸偃背。其大略須似拳法之蹲矬連枝步。則身不動。而臂不顯。肩肘腰胯之力。萃於一處矣。手法務求平直。必令左拳與左肩右肩。節節相對。如引繩發箭時。左手不知巧力盡用之右手。左足尖右足跟。與上肩手相應。眼不可單看把子。蓋若眼在把子。則手與把子反不相對矣。是故立定時。祇將左足尖恰對垜心。身體既正。則手足自相應。引滿時。以右眼覷左手。無不中矣。

然以余所聞弓矢專家之言。如上所述。猶爲教人之定法。若夫一技之精。有自出心裁。獨闢秘術者。吾友陸君。曾學此秘術。於斗室之中。卷席作垜。以几或杌置諸桌上。將席橫置之。使極平正。然後以矢鏃對席心。離一尺。滿彀正體。射之。矢着席。則視其矢鏃所

着之偏向或左右或上下而卽時糾正之必使其矢從席罅無聲而過則出而射鏃但以左足尖對之信手而發百無一失矣

光緒中葉吾鄉有錢正誠者年僅弱冠。具好身手。應童子試。其師卽吾友陸君也。步箭之外。兼嫻馬術刀石鉅力應手撥舞自負旣盛。師亦顧而樂之。某年學使按臨蘇州。正誠隨陸赴試。一時。揚弓躍馬。意態萬千。去僅月餘錢竟下第而歸。

一日陸君忽來余室。告余曰。君知余弟子錢正誠下第之故歟。余曰。是安得知。得師如君。烏有不命中者。否是則試官直無目者耳。陸曰。非是之謂也。錢固未嘗從事於試事也。余曰。得無遘疾耶。陸曰。誠如君言。惟其所遘之疾。誠令人百思不得其故。彼與余食同案。寢同室。年事雖幼。人極長厚。今若此。余誠無以解識也。余曰。君眞與彼一步不離乎。陸笑曰。是烏能。惟出入有定時。無他嗜好耳。余曰。彼所患果何病耶。陸曰。狂疾耳。口出荒誕之言。入夜尤甚。最奇者目覩家中之井。則尤張惶。且自擊其身曰。吾誤矣。吾誤矣。彼家僅小康。有老母。有妻子。長此以往。將若之何。余曰。彼得疾之初。現若何狀態。陸曰。臨試將三日。彼與同試者躍馬出盤門。夕陽將下。彼乃獨身歸。入室卽臥。余意其或

倦也。不之省。夜半乃躍起大呼曰。吾誤矣。擾擾終夜。訖無寧晷。且乞余歸家。不願應試。余無如何。問之。彼又不語。次日彼竟大哭。不食不飲。又越一日。余祇可伴之歸耳。

余聞是言。頗以爲怪。逆料。錢。必有。不可。告人。之事。蘊蓄。於。心。故遘此狂疾。然聞陸言。錢極長厚。似無不可告人者。有頃。余問之曰。君曾詢其同行諸人否。陸曰。余亦詢之。僉云同出盤門。錢馬忽怒馳。轉瞬失所在。及歸亦未嘗覓得。余曰。卽此。已足。審其情矣。今且與君往錢家內。余當一診之。

陸揮手曰。狂人也。君幸勿見之。余曰。否。無論。何。種。狂。人。其初。病。時。每一。日。夜。必有一。隙。之。明。余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審其情。解其疑。或遂其願。則病可霍然勿藥有。喜。矣。陸大。慰。遂偕余匆匆行。

既至錢君家。其母其妻。含淚相見。陸問正誠在何許。則指一室。門已扃。蓋防其逸也。余令之啓。視。門乍闢。錢走伏墻隅。呼曰。來矣。余將焉逃。奈何。余直前攜之。至窗前。見其面目黧黑。髮辮鬆散。衣服尙整飭。余注目視之。則又大呼曰。吾過矣。吾誤矣。吾固無心也。汝爲井中人耶。汝來索吾命耶。陸聆之。大駭。其妻則大哭。其子據門框。失聲而呼。余覘

此景良不忍。乃舍之而出。且扃其門。退入內堂。則詢之曰。曾延醫否。其母曰。藥已服矣。醫言是氣血攻心。久不治則足以戕其生。嗟乎。余僅此一塊肉。天乃欲去之耶。言未已。又大哭。余曰。夫人且勿傷。余有絕技能治狂人。今海上非有所謂馬寶者耶。是物究爲何質。余固不知。然余知馬寶決能治痰疾。今觀錢君。似係疑懼所致。誠能釋其疑。止其懼。則病可霍然矣。病既少瘥。再投以馬寶而去其積痰。則體自健而氣自旺。不難恢復本來面目矣。其母曰。先生所言良是。馬寶可購。而此釋疑止懼兩端。誰實能之。余曰。馬寶余今已携來。夫人可先煑水以待。若夫釋疑止懼之術。余當任之。其母稱謝不已。

陸曰。吾未嘗聞君善治狂疾也。余曰。醫者意也。以意逆志。斯得之已。余觀錢君眉宇之間。尚未呈灰白之色。可決其受病。尚未深。而聆其所言。不外乎吾誤矣。井中人索命三語。余意錢君必與井有關係。或曾誤傷一人。而人未之知。平旦之氣。判別人禽。彼遂遘此疾矣。且君爲彼之受業師。覿面不相識。非疑懼之見端乎。余今者將加其恐懼之心。利用索命二字。使之由恐懼而悟虛妄。由虛妄而悟眞性。眞性既現。則疑團自破。而病可離去矣。卽使錢君眞有傷人之事。余亦可令之因恐懼而悟解脫。因解脫而悟懺悔

能懺悔則病亦可治。余聞錢君先世頗多積德。此病以余視之。眞易治耳。陸笑曰。君可謂扁鵲復生矣。余曰。君勿過譽。且俟余着手後。再加此頌揚。今請夫人安坐。勿外出。余與陸君兩人任之可耳。陸與余返身出外。錢妻旣開鑰。余亦令之入內。使陸當門而坐。余徐徐向前。錢見余又狂奔伏匿。且言曰。汝井中人耶。汝來索命耶。吾誤矣。余乃執其臂按其首。以目注視之。大聲曰。汝識余否。余井中人也。錢戰慄曰。乞恕余。余無心傷汝。汝來索命耶。余曰。余來索汝命。汝胡爲戕余生。錢乃長跪痛哭曰。吾誤矣。吾無心也。汝井中人耶。汝井底之遊魂耶。余曰。是也。汝且述汝致吾命之大略。錢曰。吾馬劣。不能控御。汝乃緩步井旁。余曾大聲呼。汝乃無聞。余馬撞汝身。汝乃墜入井中。吾誤矣。吾實無心也。余曰。汝固無心。然汝固戕余生矣。汝安忍乎。錢曰。余惟有一死以報之。奈家中人之不許何。余曰。然則汝又誤矣。汝以無心戕吾生。汝已有罪。然尙可懺悔也。汝今有心覔死。棄汝母。棄汝妻子。則汝罪又大矣。錢俯首閉目良久。曰。然則奈何。余曰。余鑒汝無心。余不索汝命。余第令汝延有道僧人。爲余超拔。余願足矣。自是以後。汝第謹愼將事。善事若母。眷顧汝妻子。則余生西土。不再索命已。今汝且安睡。會當有仙

佛。施汝以甘露也。余言已。即扶之上榻。呼聲起而入睡矣。

余遂輕啓門。緩步出則其母其妻環坐於外。見余則含笑而起。曰。君眞神人哉。乃有此異術也。余曰。此卽。解。疑。止。懼。之。法。也。非異術也。夫人俟其稍醒。則飲以馬寶而勿與之言。明日彼當行動如常。則勿與言今日事。彼若問及。則以擇日延僧懺悔爲對。然後。夫。人。動。以。母。子。之。情。病不。再。生。矣。余遂與陸言別而返。

其明年秋。錢病已愈。陸又與之赴蘇試。去未三日。余忽得陸電。其詞曰。

正誠又病。速來。

余憮然曰。考試之毒。乃如是耶。是時輪路未通。買舟兼程而進。越宿抵蘇。方及寓門。陸已立待。相見不及言。卽導余入內。錢見余至則曰。汝欺我耶。余已懺悔矣。汝又索命耶。

余聆之。頗不解。乃返身出與陸另坐一室中。

陸愀然曰。余今先有以問君。君視正誠曾否傷人於井乎。余曰。此余亦不能。必。若論。其自述。則似。眞。有。其。事。者。然使眞有其事。何以無一人傳述者。余當時。不過因勢利導耳。今復。病。或新有所觸。發耳。陸曰。茲且勿論。余更問君。天地間。果有鬼物乎。余笑曰。君亦。

得。狂。疾。耶。何言之。怪。也。鬼物。余。誠。未。之。見。然古。人。既。造。鬼。字。則必。有鬼。無。疑。或。古。有。鬼。而。今。無。耳。余固。未。之。見。也。陸曰余則確見鬼也余訝曰君從何處見之。陸曰正誠未病之前一日。謂余曰。當日馳馬傷人。余雖無心。然其人已死矣。余今又蒞蘇。余將偕先生一臨其井而展拜之。余以其出於至誠。遂允之。初不圖遇鬼也。余曰。誰遇鬼耶。陸曰。余與正誠共見之。余曰。此讕言也。陸曰。君且聆余言。次晨余與正誠。並馬出盤門出城數里。正誠縱馬入一冷巷。且曰。此卽余失伴處。亦卽傷人處也。繼指巷盡處一井曰。是卽吾撞人入井之所也。是時。余恐其因感觸或致傷心胸。乃與之按轡徐行。忽巷口來一老者。年事約六十許。白髮盈顱。履地無聲。行至井邊。見余等。乃佇望。轉瞬失所在。是時正誠忽扣馬不行。大呼曰。彼來矣。翻身從馬背墜下。幸馬性馴熟。植立不動。余乃騰身下。扶之起。已目定口緊。不能語。喚之良久。則稍甦。問余曰。彼去耶。彼欺我。彼來索命耶。余曰。彼爲誰。何正誠曰。彼卽井中人也。余於去年撞之入井。今彼之魂。乃現於白日中。余其殆哉。言畢。躍上馬鞍。返轡揚鞭。疾馳而去。余亦縱馬追之。抵寓則病發如前矣。余曰。聆君之言。不啻眞見鬼焉。不知曩歲正誠所撞之人。是否此鬼。陸曰。此余烏能知

之余第確審爲鬼耳余曰君烏從知之陸曰履地無聲轉瞬失所在非鬼之明證乎余曰鬼乃得現於白日乎陸曰井中之遊魂爲厲耳厲氣所鍾白日亦不畏其影余曰然則此鬼不過與正誠爲厲耳君胡爲得見之陸曰余非鬼余烏能知之然余實見鬼也余曰然則君之招余來將何所爲陸曰余第電告於君耳未嘗電其家也往歲君能治其疾今則仍任之君余曰是不能矣往者疑懼之疾未深余故能以欺飾治之今彼見此鬼物矣余安能肯彼鬼物以誘之哉陸曰然則如之何余曰寓中固有同伴明日以正誠付同伴監視之而余與君同往盤門一偵陸曰鬼物可得偵乎余笑曰余固言君亦得狂疾矣君毋疑君毋懼余敢斷言非鬼物焉陸搖首不語

次日余與陸跨馬出盤門隨其所指至所爲冷巷者陸惴惴曰卽此井也鬼卽現於斯隱於斯余乃下馬陸則據鞍不少動彼蓋以爲倘遇鬼來不難疾馳而遁余亦不與之言援井欄俯視則一泓清洌了無所異既見欄口甚小圓徑不過尺許不知當日正誠之馬撞人如何墜下既又見井欄之石甚新欄爲六角形其一面有文曰

仲秋吉日　丙孫重濬

余曰。此井已重濬矣。陸曰。既曰重濬。則未濬以前。必傷一人。去年之事。乃在春間。而井修於秋。益足見傷人之事爲確鑿。余曰。是不難詢之鄰近。而得其眞相。陸曰。然。遂亦下馬。兩人徜徉巷中。了無所遇。偶有白板雙扉。亦俱人之後戶耳。陸曰。吾輩遇此荒涼寂寞之區。何從偵察耶。是時巷口忽來一水夫。擔兩桶。汲井泉。汩汩有聲。余視其桶旁有文曰。井生樓置四字。余指之曰。是茶樓之名。頗奇。余當問之。陸頷首。余遂問此水夫曰。余等過路。口渴。乞賜一勺泉。水夫曰。君等殆乘馬來耶。冷水易致疾。曷不往茶樓。去此固不遠也。余稱謝。與陸牽馬隨之行。出巷不數武。遙見一樓。其市招則井生樓也。位置精雅。茗碗亦整潔。余等繫馬入座。啜茗。茶博士招待甚慇。且以會食點心相問。余乘間詢曰。汝茶樓殆新開耶。博士曰。去秋耳。今一年矣。余曰。汝之市招。頗奇。此井生二字。作何解。博士曰。此余主人之意也。余主曾於去春墜入井中。而未死。秋間捐資修井。得泉而甘。遂購此樓。而易名井生也。余曰。汝主人年幾何矣。如何墜井耶。博士曰。主人六十三矣。去春。被一少年。馳馬撞入井中。井固無石欄。幸井已枯。故得無恙。且余主人具好身手。一躍出井。固易事耳。陸曰。汝主

人得毋王丙孫乎。博士曰。然。先生乃亦識之。陸曰。聞名耳。今在何許耶。博士曰。今方入城偕其甥周菊畦赴試耳。陸曰。奇哉。菊畦固與正誠好友也。余曰。可以歸已。遂付資縱馬歸。

途中陸謂余曰。丙孫。余聞其名久矣。惜未之見耳。彼嫻於馬術。并騰躍諸技。怪底履地無聲。瞬失所在。彼蓋避余。馬而騰躍以去耳。既抵寓。折柬邀菊畦并丙孫。須臾二人至。陸備述前後事。王大笑且曰。此易事耳。余擅推拿之術。正誠病易治耳。

王遂入錢室。錢見卽驚呼。王一手攫其肩。一手托其臂。握其筋骨。颯颯有聲。須臾稠涎冲口而出。錢兩目微閉。須臾啓視。詢之曰。汝何人。丙孫曰。余爲汝友菊畦之舅王丙孫也。錢曰。王先生耶。余師曾爲余言之也。君來何事。王曰。來與汝一言。汝視余爲人乎爲鬼乎。錢曰。人也。安得言鬼。王曰。如是甚善。去春汝曾縱馬撞余入井。余實未死。昨者汝見余。又墜馬而遁。是何意歟。錢曰。君未死。則余無罪矣。余何疑余何懼哉。相將出室。見余等乃大慰。且曰。余所抱歉蘊蓄於心而不可告人者。今已豁然貫澈。余當揚弓挾矢以與諸君從事矣。陸與余均撫掌。王曰。汝且少休。明日余將授汝以控馬之術。錢稱謝

是年錢竟獲第。

評曰。天下安得有鬼。亦安得無鬼哉正誠中科舉之毒。以人爲鬼。遂致狂疾。不亦傷乎。然余以爲天下而無鬼。彼爲人者。淪落道德。更不知伊於胡底焉。

筆尖

讀者諸君。曾讀雪鴻淚史否。其詞曰。

學校者。鄉人所反對者也。既反對矣。對於校中之教師。往往不知敬禮。而加以侮蔑。甚或仇視之。求疵索瘢。尤其長技。卽品端學優者。偶一不愼。亦足貽人口實。爲鄉校教師。其難蓋如此。(中略)今日開課。若輩聞信。相率偕來。圍觀如堵。來者大率非上流人。短衣窄袖。有赤足者。有盤辮於頂者。更有村婦數輩。隨衆參觀。口中大呼看洋先生看洋先生。指點喧嘩。無所不至。堂中學生。皆其子弟。於是有呼爺者。有呼媽者。有呼哥與叔者。甚有逕入課堂。相與喁喁私語者。(下略)

右所述者。乃夢霞開校之情形。其時尚在淸季。自夢霞東渡。繼其任者。非他人。卽著者。也。著者於未赴校時。先請命。於吾友。閒洞。幽洞。幽曰。螺村。(螺村錫邑無此地名也。今

亦從淚史原名）非善地也君雖第膺教席然其地著名之士著或客居之徒亦當善與之吾今與君名片一函二君至螺村相機行之學校苟發達地方得安謐君之幸也

余唯唯受命

次日余自蘇乘火車至望亭覓舟至蠻里又陸行十餘里乃抵校鄉人聞之麕集來觀如窺新婦其情景與漁父初入桃源時殆相彷彿淚史之言不我欺也

觀淚史之言曰學校者鄉人所反對者也余至螺村此景況已漸滅蓋共和既成鄉曲士夫亦稍知求學余不能不感夢霞何氏之功余又不能不記余所經歷之怪突也余至校首與余談者即跛足之秦翁頻蹙言曰先生校中事全權奉託校外事先生切勿過問苟不然者禍且立至余曰不然校設於村村中無事則校乃可發達余既涖斯地校中事固身任校外事亦不能不問也秦翁曰斯亦聽君意一切事請與鹿萍接洽可也鹿萍者秦鹿萍也彼以會計員一格兼任校中庶務是時校中事余一人擔之學生僅二十人年齡相差自二十至七八余以種種手段羅致之并與隣近私塾教員竭力運絡不半月而學生達八十人且俱剪辮者斯時秦翁鹿萍亦欣欣有喜色

一日鹿萍謂余曰。校務得君之力。漸現佳境矣。而校外事乃有不堪問者。將如之何。村中狀況。君當見之。蚩蚩者氓。乃羣趨於賭。喪身亡家而不悔。驅之不走。阻之不聽。君將若何措手乎。余曰。此易事耳。余已探知此間客籍之首領。曰鄒希時。其人頗抗爽。明日爲星期。余當招之來與之語。鹿萍驚曰。是輩安可共語。余曰。君無慮。余自有術。鹿萍唯唯。

次晨。余使校役持余名片。邀鄒入校談話。復向鹿萍索銀二十元。鹿萍付銀時。頗訝余之索此數。蓋村中飲食行動。直無法抛擲此巨數也。即有賭博。亦非上流人。余既取得。亦不與彼言。納之囊中。囑其與余晨餐。坐以待之。

須臾。鄒至。長身粗腰。面黑齒長。衣棉衣。罩皮褂。自內衫。至外褂。鈕不扣上。總而交於胸前。以白帶束之。袴黑色。兩靴。足指已穿破。手持旱烟筒。年約四十許。入門即縱聲笑曰。洋先生。乃請吾談心耶。余輩不耐喋喋。彼不知解此否。鹿萍變色曰。來矣。余目止之曰。姑坐。乃略起迎之。命之坐。鄒坐。斟茶與飲。鄒飲畢。目上視。不發一語。余返身啓篋。取函一。聞之名片一。與之。且曰。聞先生命余以此付汝。鄒視名片。并啓函讀之。突起立。置

煙管於案上長揖而言曰先生恕余無禮余實不知先生……（此爲一種隱語因與本篇無關故略之）也有所命敢不謹從余曰如是亦甚善須知公等客居要以主客和洽爲第一義今農事忙矣而公等呼盧喝雉日夜不休毋怪村人之疾視也公等既爲村人疾視則長此以往患必叢生今與汝約卽日解維率汝徒黨他去以後每一月祇許來村三次試博一日博場亦須改於村後荒僻之地汝能聽余則余當付汝以旅資否則與汝等將有不利也鄒唯唯余探囊出二十元與之鄒受之而去

鹿萍曰二十元乃如是應用耶殆矣君受欺矣余不語抽箋作函郵告吾友聞君越半時秦翁忽至大聲曰怪哉客籍人盡行矣鹿萍曰盡行耶吾不信也秦翁曰吾豈誑汝者不信汝往觀之余來時見河干之舟五六艘正在解維也鹿萍曰如是誠吾村人之幸也然而先生勞矣秦翁不之解鹿萍乃盡告之秦翁大喜曰吾爲村人謹謝先生此二十元不能使先生代墊余當任之

自是而後村中無若輩蹤跡卽一月之中偶來一二次亦必在荒僻之地稍稍聚集不復如前之興高采烈村人既失賭窟亦各務其業鄒有弟曰鄒二娶於村遂家焉有子

一。年七齡。亦入校肄業。性亦聰穎。余甚愛之。

四月某日之晨。余尚高臥未起。忽聞叩門甚急。余推枕起。啓時計視之。僅六時十分。逮啓門。則秦翁也。氣喘聲啞。一路高低而入。余室扶桌立。即斜坐。椅上。乃喘息言曰。余被竊矣。余曰。竊何物乎。秦曰。一百元不翼而飛矣。余思秦翁本富。有今失僅一。百元。乃遑遽。如是。良可。笑也。余乃問之曰。他無所失乎。門窗無所損乎。翁未嘗聞其聲乎。秦翁曰。先生姑隨余往。偵之可耳。余遂略盥嗽。披衣。隨之而行。

長廊屈曲。東轉西囘。此螺村。秦氏之特別構造也。秦氏聚族而居。戶不下七八十。而長廊之數。亦稱是。苟非熟識。或不經人引。導入之者。必迷所向。而不得出。須臾登秦翁之內堂。入其室。一種汚穢之氣。刺余鼻觀。幾至嘔吐。室暗無光。南檐一。案筆墨乾枯。其左右則糧串。租簿。充斥如山。北壁一榻。榻前一几。几置油燈一。火猶未熄也。

南檐之窗。製尤特別。內有。如臂之木框植立。若牢柵。柵外則櫺星之蠣窗。中嵌徑寸之有色玻璃。玻璃窗外。更有木板。板上鑿一錢形。以通氣。此三層之窗。夜間收拾時。頗非易易。必使兩人。一在外。一在內。在外者。以玻璃窗闔入。在內者則扣其屈戍。既竟則在。

外者更上木板板下有小孔以鐵釘插入內亦扣之其防閑不可爲不嚴矣若曰空氣可一言以蔽之曰無顧其室之兩扉則僅木板木門耳賊固撥門而入也

余入室時卽見此門有斧鑿痕斷言賊由此入繼乃問其失物之所在秦曰在余書案之抽屜中也余昨夜收款三百元置此抽屜中而未加鎖今晨余醒則見室門已開抽屜亦未推上怪而視之已失去三之一余曰賊既行竊胡爲僅取此數耶余逡巡室內了無所得頗爲焦灼繼見榻之左壁上乃有一紙條飄蕩就而審之則怪事見矣紙色極新乃扯取桌上限票(催租用者)之一半書之耳其詞曰

困急借一百元勿追卽還

寥寥十字筆力遒勁而墨色枯槁余指之曰此胡爲者翁曰昨夜余未嘗貼此紙條也翁卽取紙在手連呼怪事不置余返身視桌上見有一筆筆尖已生花穎之半有齒痕余謂翁曰君夜來曾臨池乎翁曰未也且余從不以齒齧筆尖余曰然則賊固在此寫紙條矣今此筆尖所嚙之痕乃以門齒重嚙其一齒必有缺角誠能留意門齒有缺之人則賊可得已翁曰先生能盡察村人之齒乎卽曰能之若賊不在村中將如之何余

曰。君勿慮。此數日。實無外來之人。有之。余覓之更易。然君須秘密。余方能有所爲。否則謹謝不敏。翁曰。諾。

螺村雖小。余固不能盡村中人而驗其齒也。然遇事苟步步留心。事亦未嘗不可爲也。余乃懷筆而出。至校。學生已齊集。余如恆例上課。下午課畢。余卽以筆尖研究之。余思。筆尖爲圓形。今已嚙扁。余亦不能分其齒之誰上誰下也。不能分其齒之誰上誰下。則每遇一人。必細察其上下四齒。村中人不少上唇短而露齒者。從未有下唇短而齒亦露出者。至是。余得兩法。一則出語滑稽。令人開口笑。而余得乘間視之。一則僞言其人面色不善。恐將罹疾。而視其舌苔。舌伸而齒張。易視矣。如是者數日。不得要領。蓋筆尖之痕。余可把持細視。而人口中之齒。所印於眼簾者。不過數秒鐘。遲速固大相逕庭矣。

學生之來校也。其伴送者。非其父。卽其母。非其兄。卽其姊。間有結伴同行者。非爲孤兒。卽其家中人。或有疾病。余在螺村。本秉醫理。村人頗信任之。若鄒氏子者。則皆其父鄒二伴送也。三四日間。鄒子恆子身赴校。余偶問之。則以父病對。余思鄒二有疾。何不招余。乃於放課時。囑鄒子告之。余將臨其家。

忽焉鄒二來校。謂余曰。犬子無狀。乃以小病煩先生憂。余今愈矣。余亦一笑置之。次日。鄒二仍伴其子至。鄒子已步入課堂。而鄒二。尙食糕未已。鄒子忽索其餘。鄒二乃以齒餘授之。而去。余思村中人。余偵察。殆及半數也。今鄒二之齒痕。乃留糕上。曷不一偵之。遂謂鄒子曰。晨間多食糕。易生疾。汝且留之。急自其手中奪下。別以飴糖易之。鄒子亦不怒。跳躍而去。

余既得此糕。視之。大駭。蓋此糕上之齒痕。乃與筆尖之齒痕無異。余陡憶及秦翁失物之晨。鄒二固言有疾。此疾蓋掩人耳目耳。眞憑實證。既得之矣。而鄒二。固不可逮捕也。至此余輾轉不得良法。

傍晚。秦翁來問余曰。事如何矣。余曰人證均得。遂以糕及筆尖示之。翁曰。先生誠細心哉。果村中人乎。余曰村中人也。翁曰。果何人乎。余曰。此不能告君。且此款亦須一月後始可歸趙。翁曰。先生之言。余不解。余曰。是不可告君。余告君。亦須在一月後。秦翁無如何。聳肩而去。

榴花照眼。瞬已五月。殆及下旬。校中放暑假矣。余摒擋諸事。既竟。買舟將歸。則作一函

與鄒二其詞曰。

(上略)君本草莽英雄。有困急。何不就。余商之。胡爲計。出乎下。使人增疑。秦翁百元。務在六月十五以前送還。否則君將有所不利。須知筆尖齒痕。余已於令郎手中之糕。驗得所不與君言明者爲全……(下略)

越日余行學生及其父母兄弟至校送行者。不下二三百人。鄒二亦來向余。若有所言。余僞爲不見者。余更乘間謂秦翁曰。六月十。五以前。有人還君百元。君第受之而勿問其所由苟不然者。君速函告我。鐘鳴十下。余別螺村而去矣。

六月十七。余得秦翁函云。款已得。鄒二亦攜眷他往。余爲之憮然。不圖良心二字。乃於草莽中得之。

評曰。螺村。余舊遊地也。著者以教職而籠絡草莽英雄。余愧無此能力。雖然。此篇固足於淚史梨魂外。別開生面者也。

偷香妙手

閱者諸君誦此標題。將無疑著者於偵探小說中。忽談豔情小說乎。不知此四字。幾幾

冤殺。兩。青年。牽涉。諸。政。治。家。甚。矣。文字之禍。深且鉅也。

余友春孫。楊其姓。浙之吳興人也。家世業商。設肆於金閶。與余相善。桂子飄香。金風逐暑。余友忽翩然入余書室。面容急迫。攫案上茗椀。猛飲之。時正十二時也。楊謂余曰。君速治行裝。須以十分鐘竣事。余有急難。乞君相助也。余曰。君有何事。乃如是忽遽乎。且將令余何往耶。楊曰。君毋煩絮。速治裝。余自蘇來。今日須偕君蒞蘇也。一切事。於舟中細談之。

余知余友之爲人。性情抗直。不作誑語。乃入內略整頓。提一皮囊。并以電話招肩輿兩乘。須臾輿至。余與楊乘輿出城。詣輪埠。輪已動矣。急購票躍上。入艙甫坐定。輪已離故鄉而去矣。

輪行里許。人聲略靜。艙中恰無他客。楊乃閉門。告余曰。適因怱促。鹵莽從事。致令君致疑。僕誠開罪多多矣。余曰。君毋然。君非謂有急難事耶。今可以言矣。楊曰。余肆之左。有一小學校。校中有一教員。徐名籌者。亦浙人也。二年之前。徐來校執教鞭。課畢。輒來肆與余談論。久之。遂成莫逆。去年冬。徐與校長冲突而辭職。遂假宿余肆中。徐自言家有

老母妻子三人。然徐雖年近三十。而丰采絕倫。談吐瀟灑。儼然一翩翩少年也。

余肆中有購貨者曰。黃周甫。蘇之富紳也。心術頗工。每値令節。購貨必親詣肆中。擇物而令僕從擱歸。其精細有如此者。今年春。黃偶與余閒談。謂中饋久虛。家中事全仗其長女。女識文字。嫺吟咏。然黃不以爲能也。有子年十三。欲得一良師。而乏其人。余乃以徐推薦。黃見徐。頗愜意。由是徐遂入爲黃之西賓矣。

每遇星日。徐必至肆中相候。而昔年之同校教員。若陸正良。若王川香。若浦枕流。若吳少千。亦必於是日。邀徐入酒樓茶肆。一傾積懷。之四人者。王與吳則住校中。陸與浦固本城人。晨出夜歸。率以爲常。

八月十七日之午後。黃忽急足呼余。余隨之行。既見黃。黃默不一語。問之。則曰。吾以汝爲誠實人也。汝乃以狂妄之徒欺余耶。余瞠不解。有頃。復問之。黃曰。余年老矣。余祇一女。今乃斷送徐某之手。可不恨哉。余訝曰。徐豈加無禮於女公子耶。黃出一紙曰。汝且視之。余視此紙。乃一信箋。右角祇有半行。其詞曰。『此蕩魂驚魄之艷詞。僕自謂偸香妙手』 余擲紙還之曰。卽此。亦不能證徐之罪。且不能證女公子之罪。黃怒曰。胡爲不

能。余今搜余女書案上固有蕩魂詞。驚魄詞兩書也。余曰君於何處覓得此紙。黃曰昨晚徐課畢外出。余之內姪趙雄才。在彼抽屜中獲得。持以示余。且謂余曰。姪見表姊書案上。固有此蕩魂驚魄詞也。余搜之。果然是非明證乎。余曰。今徐君何往乎。黃曰。昨夜余與之交涉。彼竟傲不爲禮。反脣相加。余逐之。今晨不別而去。然余女亦可恨。今夜當毆殺之也。

余既聞其事。覺情節不符。思與之辨。顧辨亦徒然。乃謂之曰。余恐。此中。必另有曲折也。余必。不信。徐之。輕薄也。乃拂袖而行。遍覓徐君。莫知所往。今晨余遂乘輪候君。不知昨夜其女之生死若何。更不知余友徐君。又在何處也。君其助我。君其助我。

楊語既畢。余曰此事。第一。先須。辨明。字跡之。眞僞。繼須。研究。何以。此紙。爲。趙。雄。才。所。得。今事已變。更僕至蘇。須先。覓徐君之。行蹤。然後。眞相。可得。楊頷首不語。

人聲喧闐。電火璀璨。蓋輪已抵蘇埠矣。楊招余至其肆中。夜膳方畢。忽一夥持報紙。授楊。且曰奇事奇事。先生且觀之。楊隨其所指而誦之曰。

失女得男之奇聞　富紳黃某之女。不知何故。於昨夜十二時。由其住宅後門。單身

出走。不意爲女之表弟趙雄才所瞥見。急起追之。殆至轉角處。該處有荒井。趙見女驀墮井中。當卽高呼施救。由一百七十八號崗警。聞聲馳至。設法將女救起。孰意救出者。乃爲一男子。自言靑浦人。李阿六。檢其身畔。有洋三百餘元。金戒金釧三四件。問其何致入井。則指趙將攔路刼奪。不得已向彼處奔逃。失足入井。嗣由崗警將兩造帶囘第十三分所。由所長鄭君。一再訊問。無如各執一詞。堅不承認。一面以電話告黃某。訊其曾否失女。亦云並無此事。現將兩造暫押候訊云。

楊謂余曰。事變乃如是耶。余曰。其女當已走失。彼云。並無此事。者。妄言也。今且眠休。明日余當晤鄭君。彼固與余相識者也。

次日晨起。余走訪鄭。鄭字建豪。徐人也。與余相見。頗現欣快狀。且曰。君得無又任偵緝事耶。余告之故。鄭曰。黃某爲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君愼勿冒昧往訪。余曰。然則奈何。鄭曰。余意此事。內容複雜。彼必有不可告人者。余曰。不可告人者。君殆指失女而言也。鄭曰。余意其女。確已走失矣。余曰。余亦云然。將安之乎。鄭曰。殆與徐君有關係乎。余曰。此必無之事。惟最可疑者。彼女夜走。趙雄才何以知之。乃於夜半追踪乎。鄭撫掌曰。然

哉。此著余未之注意也。余曰、余欲往押所中、詢此兩人。君其許我。鄭曰。可。乃付以證。

余至押所。先訪趙。趙曰。君將偵訪吾表姊乎。余曰。然。然余聞黃君自言。並未失女。不知何故。趙切齒曰。彼殆欲死其女耳。余曰。當不至是。余且問君。徐某果加無禮於令表姊乎。趙曰。余表姊守身如玉。決無越禮之事、彼徐某直妄想耳。余曰。妄想如何。趙曰。不過託諸筆墨耳。余曰。君殆。疾恨徐某之妄想。故以。其筆墨告知黃君。欲保護令表姊之名譽乎。趙曰。誠然。余曰。然則君何從而知令表姊。將於夜半出走乎。趙曰。是亦有故。余知余姨丈性極固執、既發現此事。必以人所不堪者加諸於表姊。余於傍晚時過其後門。果有搒掠號哭之聲、夜往聽之。乃無聲。既而途遇相識、邀入酒樓。酒罷已十時矣。忽見黃後門微啓。一人翩然而出。余急追之。轉角則墮入井矣。孰知救起視之。乃一不相識之男子也。噫。余姊今不知在何所矣、君能偵得否。余曰。君勿傷懷、且靜候之。趙曰。然則君於余一人有所置疑否。余聞之頗不解所謂。乃曰。烏有是哉。

余別趙而視李阿六。一瞥之下。不禁駭然。此李阿六。非他人。卽余。枕中秘。篇中所敘之劉金標也。彼見余已不識。余謂之曰。人心不古。宵小叢生。君幸遇救。否則殆已。余意趙

雖狡獪。苟屢加審問。彼必自認其罪。余固可力保君也。李曰。然哉。君殆律師乎。余曰。君且勿問余。第詢君囊中之物。果何自來乎。李曰。乃友人託帶者。余曰。君友爲何人。君自何處來。將何往乎。李曰。余友陳姓。在南翔業商。囑以此物帶往江陰耳。余曰。君膽亦太大矣。當此之際。乃囊金而夜行耶。李曰。吾何懼哉。惟……惟以他人之物。乃不敢有失耳。

余笑曰。余眞健忘。君友何姓。非在浙江乎。李曰。君問此物何自來乎。余曰。然。李曰。余在南潯受友人王姓之託。帶來也。余聞之不禁失笑。乃曰。君友中。有劉金標者。識之否。李大駭。顫聲曰。余……余不識也。余無此友也。余曰。不識亦常事耳。然君云此物係南翔陳姓所託。何以又云南潯王姓所託。究竟此物何自來乎。李曰。君言何咄咄逼人。余曰。此猶非逼人之語也。君苟不肯明言。余固識汝之眞姓名也。

李怒曰。何爲眞姓名。余曰。汝必欲余聲明乎。實告汝。汝曾卜居葉村。汝爲劉金標。李曰。在何時識余。余曰。温昭環。汝忘之乎。幸未爲汝焚斃也。李大恐曰。今將何以處余。余曰。前事已過。余亦不問。汝果英雄。則以實語告我。余當爲汝設法也。李囁嚅良久曰。余實

無罪。此物乃余師分我者。余亦不知何自來也。余曰。汝師何人。在何處。李曰。余師名王胖子。其地址余忘之矣。余曰。是安可忘之耶。不得。王胖子。汝罪不得脫。李曰。苟告其地址。余可無罪乎。余曰。然。李曰。去此八十餘里。有一荒山。此山在穹窿光福之間。路極崎嶇。山半有一土地廟。乃王集會之地也。余曰。廟中有若干人。李曰。人數約三百。惟此十日中。乃吾師休息之期。人俱他出。廟中不過三四人耳。余曰。足矣。今且別汝。

余既得兩人之實情。返身入分所。將及門。乃見鄭送客出。客爲誰。何黃周甫也。殆余入內。鄭曰。君有所得否。余舉以告之。鄭曰。殆矣。徐君之生命也。余曰。君言果何指乎。鄭曰。頃余招黃來所中。余細問之。方知其女實未失也。余曰。然則趙眞欲刼李乎。余不信也。鄭曰。非是之謂也。黃女以夜出。果有此事。女實夜訴其舅。今由其舅偕之歸矣。其舅馮姓。曾見徐屐舟。欲遊鄧尉天平穹窿諸山。而昨夜穹窿附近。有盜刼行人事發現。今如君言。則彼處果有盜窟。徐君又適往彼處。余故爲徐惴惴也。余曰。事不宜遲。余今日卽當探此盜窟。鄭曰。是烏可者。君知此盜窟之內容若何。乃欲以單身入虎穴。余不聽君也。且此趙李兩人。猶未判決。君以爲如何。余曰。此君自有權衡。余意趙言實眞。惟恐於

黃徐之冲突有關係耳。若李之言。直妄語耳。不足信也。鄭曰。然則姑繫之勿失。

余曰。余今將別君矣。鄭曰。將何往乎。余曰。余往訪楊君也。鄭曰。此亦聽君。惟願君勿冒昧往探盜窟。余笑允之。乃至楊肆中。楊適他出。余留柬於彼。約以三日歸。遂附進香穹窿之舟。竟往穹窿。遍訪徐之踪跡。余與徐。雖不相識。則就盜劫之事。遍詢之。亦均行商之輩。未嘗有讀書者。流忽忽兩日矣。余心已灰。余志乃決。毅然雇舟返蘇。舟將行。忽有人口操北音。身胖面黑。走近岸旁。自言隸籍某軍隊。知先生將有蘇行。懇便附伴。舟子有難色。余亦心知其非良善輩。然好奇之心忽生。遂允之。

彼欣然入坐。余詢其姓名。彼云。王其姓。福其名。彼亦詢余。余漫應之。余曰。君往蘇有何事乎。王曰。訪友耳。余友極多。類皆在蘇也。余曰。有劉金標者。君識之否。王訝曰。識之。君亦相識耶。余曰。相識有年矣。今方被累入警署也。王曰。此何日事乎。余曰。殆兩三日矣。王曰。此人性情鹵莽。動卽攖禍。余已屢戒之矣。余曰。劉君之友也。君乃有權戒之耶。噫。余知之矣。君殆王胖子耶。王一手伸入衣袋。厲聲曰。汝何從知之。速言。余曰。君毋然。余亦有槍也。君名。余知之久矣。天幸今日乃於無意中遇君。實余之幸也。

王大笑出其手曰聆君言殆同氣(卽同黨)乎余頷之余遂與之縱談王亦深信不疑最後王謂余曰余昨晚得蘇之報告云我黨近得一豬(卽人也)係富紳黃某之西席在虎邱附近荒村中得之囑余速往計將勒此豬以打黃之稻水也(卽勒贖)余曰今在何處耶王曰在瑞光塔左近某巷中余曰余可同行乎王曰可

一帆風順半日抵蘇余遂偕王行余密書地址於紙致之於鄭路過第十三分所余行略緩揚紙示門衞擲於地衞兵固已識我俟余過拾之而余行已遠矣

天漸黑行益速既達目的地入一小屋中中坐七八人王爲余介紹此輩皆雙圈黨也此地乃分部也余乃問曰豬在何所乎一人指東室曰在內也余曰試往覘之僉曰可

余入視之果一翩翩少年反縛於柱余見室中無人乃就其耳曰君勿懼余可救君出君得無爲徐名籌乎徐低聲曰然余大喜返身出與衆略周旋

余曰在此議事殊不安衆曰後樓如何余乃隨之上既謂王曰余與君有密談可隨余外出王信之余曰且偕余走出門外王曰何故余曰此間附近有同氣乎王曰不知余曰余實見有一家頗似之曷不往彼一偵王曰諾乃啓大門門乍啓余從後提其領直

擲之出不知門以外警士矗立乃無算蓋鄭已從余紙上之言候此久矣

王既被擒乃塞其口搜其身得手槍一先押之歸余乃命兩警入東室解徐之縛斯時鄭已率衆登樓第聞槍聲呼聲足聲歷十五分鐘始克成擒得八人盡押之返所其明日并李阿六槖案解縣也

徐既歸楊亦往所候之趙亦釋出惟不許其出警所余乃囑鄭柬招黃周甫既至鄭款諸人於應接室先謂徐曰君受危難矣地方不靖余之失察也徐曰是余之過耳隻身入荒村適當其衝耳余曰徐君之受危難以余視之實黃君之過也使黃君不面逐徐君何至輾轉遘此危難黃厲聲曰君言吾不願聞余之斥逐余固有眞理也余曰君之眞理可得聞乎黃曰余來時固已準備矣遂出一紙曰此徐之謬詞也出兩書曰此余女之罪證也余乃先檢其紙果如楊之言既謂徐曰君曾書此紙否徐曰此紙確爲余書黃曰如何楊曰君何意歟徐曰此紙實非余書黃呼曰遁辭也余阻之曰君勿怒余問徐君對於此紙得無有難言者在乎

徐曰否此紙爲余所書余肯自誓然玩此語氣余當日實未書此此誠令余大惑不解

者也。余曰。君書此半行。果爲何意。徐冥想久之曰。得之矣。余蓋寓書於浦枕流也。此紙殆書訣。故棄之耳。鄭乃令人招浦枕流。浦至。余問之。浦曰。余未嘗得此信也。徐曰。余三日夜未得安睡。且備受撈掠。故精神乃若是顚倒耳。余今憶及矣。余函中係與浦君論詩。余不知浦君住址。乃囑陸正良轉致之也。言未已。一警延一人入。徐撫掌曰。陸君來矣。

陸曰。頃余過此。見浦君忽入所。繼詢知此事。乃跟蹤而入也。諸君有何事乎。余曰。徐君有一函。囑致浦君。君奈何忘之。陸曰。是誠疎忽。今尚在余身也。乃取出以授浦。余曰。且勿啓視。余今將有以告諸君。

余乃起立。持前紙曰。此紙實徐君之書。然非完全徐君所書也。余意『此蕩魂驚魄之艶詞』乃爲半句。此字上當有他種字。若此『偸香妙手』四字。頗足研究。此偸字妙字手字。觀此三字。每字之筆墨。乃有濃淡兩種。諸君思之。爲有一字之筆墨有濃淡兩種乎。余故決此四字爲兩人之手筆。余視此四字濃墨所寫者。似係『川香少千』余聞楊君言。徐君之友。固有王川香吳少千兩人也。不特此也。若謂偸香妙手本爲川香

少千則連上僕自謂川香少千讀之則又不可解余意謂字似係與字總而言之必有人將謀不利於徐或致疑於徐故作此改換字畫之狡詭手段也今幸原函具在可由鄭君拆視之

是時徐起立將有言余禁之坐鄭拆其函共兩紙第一頁末行係不慣作三字連第二頁讀之則曰『不慣作此蕩魂驚魄之詞僕自與川香少千相交以來』余撫掌曰如何余固謂徐君非輕薄人也於是合座皆大欣喜

黃曰徐君之受寃余知之矣雖然余女室中之兩書果何故耶余乃持書翻弄而言曰此間暗不可辨言已即撤身立門首右手入衣袋握槍乃以左手揚書之裏頁示諸人曰且視此印章其文不曰趙印雄才耶是殆趙之書也黃君且問其是何居心乎黃未及發言趙突從座上起立欲冲門出余拔槍向之曰止趙乃立室隅曰余知罪矣黃直前毆之衆竭力勸阻逐趙出不復認爲戚黃乃別衆歸須臾柬招鄭及楊幷徐三四友余與徐亦同往黃極道歉開筵款客酒半黃謂徐曰余年老矣余女長矣今幸諸君咸座在余願以余女謹字徐君衆咸稱善徐起立曰承君推愛惟僕已有妻有子已

評曰。文字之禍。乃如是耶。幸而偵查迅速。事卽明了。否則大好青年。斷送半行字矣。吾趙雄才者。其人誠可殺不可恕也。僅僅逐出不認親戚。余以爲不足蔽其辜焉。

生髮油

知新布廠主人石業嘉。在其辦事室中。右手執筆。夾於中指無名指間。以筆尖向前直伸。而以食指徵撥盤珠。扼腕至再至三。左手橫據桌邊。猛撫其鬚。面色滯暗。雙眉緊蹙。眉峯以上。縐紋乃如層浪。倏起倏落。吁氣而言曰。乃如是耶。吾業其敗矣。吾廠其將破產矣。奈何奈何。

時余坐其室中。聆其言。苦無適當之解勸法。會見此宏敞堅鉅之布廠。損失日甚八日。不久當閉歇。實業界中又少一個。能不惜哉。有頃石曰。余邇日精神萎頓。遇事前言後忘。招君來。乃無一語相商。確余誠慢客矣。余曰。是亦無妨。惟余所急欲知者。乃在近頃之現狀耳。

石曰。現狀亦不過如是而已。余之規劃斯廠。迄今已八年。在廠女工。數逾五百。此五百工人。在通都大邑之中。固不足爲奇。而於此城市之間。已足雄視一切矣。此輩工人每

日所得。可三四角。所發之紗。以斤兩計。不以個數計。余曰。所發之紗。係指何種。石曰。卽布之緯線也。俗名御子。彼輩偸竊之物。首以御子爲多。若夫整疋之布。歲不過一二次。近且無敢犯此者也。惟御子雖細微之物。而每日所損失。約在五元以上。卽以五元計之。則一歲之中。可損失一千八百元矣。試問此一千八百元。噫非吾廠中之血本乎。

余曰。余聞廠中各工均有存資。彼輩不畏存資之收沒乎。石曰。是胡待言。余廠中發工資。均以八折算。其二成卽作存資。囊者有整疋布之盜竊。破獲後卽收沒其存資。彼輩咸知所戒。無敢再犯。然自是以後。竊物愈多。破獲則未見。余誠不知其下手。幷不知其若何運出余廠也。

余曰。出廠時。有權搜檢否。石曰。自發現竊布後。廠中乃設一女檢查員。余廠中又多一支出。然亦不得已也。余曰。自設檢查後。有所搜得否。石曰。有之。最初則囊中袖底履內腰間手巾飯籃。莫不有所搜得。繼則藏之於籃之底。飯之中。或拋出牆外。或塞入溝內。或擲諸窗洞。然皆易於破獲。不意事至今日。各工咸確守廠規。無一逾越。檢查者無法證其私竊。而所竊之紗。其數乃突過於前。不亦怪哉。

余曰。此輩女工。開招時有保證否。石曰。有之。然無所裨益也。余曰。是亦誠然。余且問其出產之地點。當其未應廠工之前。此輩有何恆業。石曰。女工雖散處不一。要以鄰近戈村爲多。當余廠未立之時。此輩皆應臼坊之工。以舂米爲業。自機器米盛行。此輩乃驟失所事。窮苦無聊。而余廠適成。招之卽來。究之舂米一日。不過得一二角之代價。孰若安坐織機。勞逸如天壤哉。又況所入更勝於前哉。余之廠不啻以工代賑。而彼輩猶不知足。不亦可恨乎。

余曰。歷來搜查犯竊之女工。是否出於戈村爲多。石曰。誠然。今廠中戈村人。固居十分之七也。余曰。戈村女工。有無標誌可一覽無遺否。石笑曰。是誠易易。君第檢女工之雲鬟雙疊者。皆戈村人也。余曰。彼輩亦趨時乎。石曰。想當然耳。余曰。所竊之紗以何種顏色爲夥。石曰。近者顏料陟漲。紅藍二色。値倍於前。而廠中所失。尤以紅藍二色爲多。余曰。足矣。今且別君。半月後當有以報命也。惟余有一事相懇。事或破獲。余當從根本解決。使此芸芸女工。不復再蹈故轍。幸勿以此事報警署。蓋女子以廉恥爲第一要義。彼輩竊紗。誠可恨。要亦爲貧所迫耳。或有他廠暗中指使。希圖破壞之耳。若一付警署。則

挺而走險後患正不可名狀君幸聽余言則余方能助君也石曰甚善余守君言必不致隕越余乃別之而行

自是以後知新布廠中恆有余之足跡顧若輩初未嘗注意也石亦或晤或不晤偶値相遇亦僅點首爲禮默不作一語蓋石已謹守余囑檢查者既不苛索一取放任主義而余之時來時往石亦任余自由如是者四五日余於黑暗幕中乃得一線之光明第以不獲確切之證據不能不暫守秘密余於廠中諸工之一舉一動莫不留意其尤足注目者即戈村女工之雲鬟雙疊也

邇來女界之奢侈其最足標奇立異者莫如青絲之變化無窮也就余所見者若蝴蝶髻若蜻蜓髻若蝙蝠髻若相打頭若散心頭若多花頭誠哉諺所謂黃頭毛細娘十八變然所變正不止十八也若夫鄉村女子以廠工爲恆業者晨雞乍鳴忽忽推枕而起淅米作晨餐復裹餘糧以備午膳有子女者更須喚咻其子女鐘鳴八下布廠門首若蟻已先後爭聚矣試問此最短最忙之時間更有何餘暑得修飾其鬢髮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本非爲此輩而言也以故曉露未晞朝霞乍上此隊隊之女工

莫不以青白之巾裹其頭部既免飄蓬又省膏沐此種妝點不啻為一般女工之普通習慣獨不意知新布廠之戈村女工乃一反其常年不論長幼貌不論妍媸覩其晨妝莫不作雙鴉雙鳳膏澤鑑人誠可謂女工之特色矣有此特色而余之注意較前尤甚久之余且變其方針以間接之法偵察之果也眞相一得而知新布廠之營業得以維持然余初固未之料及也

余今且敍戈村之大略矣村在西城之南雉牆相對一水瀠洄村中不下百餘家其人均力田雞犬桑麻別一景象村之周圍咸植楊柳南傍呂湖近岸皆蘆葦每當夕陽將下之時湖光蕩漾天宇澄清蘆未著霜蘆花已白雲霞眩彩覆映其上如鋪粉紅之絨毯奇妙不可言喻而水面雲光亦因風生羅縠紋反射茅檐竹屋間如錦如繡入夜則半浦夜歌聞盪槳一星幽火照叉魚又為村中人樂事以故男皆勤業女皆秀慧自知新廠開工後戈村之婦女乃競往就職廠中亦因其智巧利而用之

某日之晨村中忽來一丁當搖鈴之販夫手搖其鈴肩挑其擔口中更喚賣其擔中之物若手巾若皮皂若牙刷尤以生髮油為最廉最美顧自東至西自南至北走徧此村

中途逕了無一人向之購物。無他。此種用品。乃適合於少年女子。而非七八十老嫗所樂購者。村中婦女。既盡出而就廠工矣。其所孑遺者。不過看家之髦媼。垂髫之童稚而已。此輩不特無所應用。且有不識其品名者。而一般村童牧豎。乍見此販夫。僉以爲異。則赤其足。搴其裳。鼓噪而逐之。販夫亦不以爲意。幢幢半日。乃悠然而逝。

其明日。傍晚時。此販夫又出現於戈村。是時村中婦女。咸散工歸來。聞其聲。則趨視之。取値既廉。品物又佳妙。以視春秋佳日入城市所購者。相差天壤。於是此往彼來。擔幾爲空。移時。有欲購其生髮油者。販夫曰。此油爲中國自造。與外洋來者不同。現方初次發賣。祇願奉送。不願取價。於是一般村婦之貪便宜者。咸相與鼓掌。且問之曰。果如是耶。吾儕用油極多。此戔戔恐不敷供吾儕用也。販夫曰。是亦何傷。汝輩苟需用。明日吾當多備此油。以販汝等。惟油雖奉送不取一錢。不過汝等既用之後。須以一物相換。村婦乃競問何物。販夫曰。物更不値一文。乃汝等用過之油繩或油線耳（繩線爲婦女梳頭扎髮所用）村婦皆笑曰。此易事耳。明日吾即換新者。當以舊繩舊線與汝。

自是以後。一般婦女頭上。咸吸受此販夫之生髮油。而所爲舊繩舊線。均爲販夫續續

換去厥後繩愈少線愈多蓋村婦以換油爲重要之事扎髮之紅繩靱而不易舊不易舊則換油之目的不能速達於是盡用一種纖細之紗代此繩線其色或紅或藍販夫對此愈形歡迎并舊繩舊線而不收也如是者半月販夫得此細紗可以斤計而知新布廠之損失更勝於前矣

夫此販夫非販夫也蓋偵探也閱者將謂余之化裝耶非也余前已言化裝之術外國乃可行之若中國祇可施之於舞臺之上燈光之下觀之明知其僞而爲之況此戈村更在近城余未能遍識人安可保人之不識我然則實行偵探僞裝此販夫其非余之化裝也明矣不知化裝誠不可若更令一人僞飾販夫而間接偵探之事固易易也余今已敍明閱者當可了然矣蓋戈村之中自後并販夫之足跡而無之也

晨光曦微人影雜遝知新布廠之門方啓魚貫而入之女工已符其額廠主石業嘉鳴其會堂之鐘一般女工聞此鐘聲乃不入機房咸奔赴會堂而就坐石登壇朗言曰余廠中屢次被竊御子雖設檢查員而無補於事諸工須知人犯竊盜其罪至重諸女工出身雖微然顏面攸關一入公堂以後如何就事余故不願以此被竊之事報告警署

當日原計諸女工因而悔改。不再盜竊。得相安無事。孰知近今半月中。竊紗之事愈多。竊紗之術愈工。余直忍無可忍。業已托余友切實偵查。諸女工且聽余友之言。當知非余之苛責也。

余乃躍上講壇。續而言曰。汝等以爲竊紗之事。無一絲外露。汝等亦知近半月中戈村。內有一販物之人乎。汝等日以舊紗換其生髮油。不知此項舊紗乃爲余所收貯。言已出紗視之。且曰。此紗滿沾生髮油香味。乃以之扎髮者。實告汝等。當余初次入廠偵探之時。陡見戈村人類皆作雙雲髻。余因是起疑。繼見汝等扎髮者均爲細紗。且僅有紅藍二種。乃知廠中所失之紗。爲汝等隱繞於髻後。諒因一髻所繞有限。乃作雙髻以繞之。汝等心思誠爲巧妙。無怪檢查不能加注意也。

余既得見汝等繞髮竊紗之術。乃令人僞作販夫入村。換汝等之舊紗。以爲今日之證。汝等須知竊罪至重。況人贓現獲乎。不信。汝等試解髮一觀。雙髻之後。非皆廠中之紗乎。

於是一般非戈村之女工。揎袖掇臂。擾攘可十分鐘。咒罵涕泣。紛亂不可名狀。而扎髮

者果皆紗也余乃揚聲曰衆毋譁且聽余言汝等之所以入廠就工者皆爲餬口計也試問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一身十指勤勞終日所得之資僅供一飽則汝等一身固至重也以至重之一身爲鮮廉寡恥盜竊之事汝等亦太不自愛矣且余聞布廠未立之時汝等固以舂米爲業今者安坐而所入豐倍於前實汝等之幸也廠主設廠總以顧全血本爲要事廠能發達則汝等工人亦可永永無旣若競以竊紗爲能事使廠本日虧廠本虧則廠將閉歇廠而閉歇則汝等將安之乎方今機器打米盛行於時汝等將何從覓食乎廠主因舂米之事不便於時不忍汝等失業故設布廠以濟汝等之急以是言之布廠實於汝等有恩也汝等乃忘其恩而相率竊紗果何意乎諸女工聞余言乃大哭不已且有散其髮自擊其體者

余復曰竊紗之事罪誠至大情誠可恨姑念汝等一時愚昧不足深責余當勸廠主不以此事報告警署惟汝等自此以後須一秉至誠無貪小利則廠主當不加苛求也須知廠猶人身汝等猶手足手足不聽其身之運用循至飲食亦不能入口人身將疲倦不堪而手足亦同歸於盡使間區區之小利有足裨益否是時鐘鳴九下余退入他室

諸女工咸唯唯入機房。自後不聞有竊紗之事。而廠亦日以發達。一日。石謂余曰。余廠之有今日。君之力也。余笑曰。此生髮油之力也。

評曰。生髮油乃偵探良具哉。然余聞竊紗者。竟有以口涎加重紗之重量以欺人者。不知大偵探對此將用何法耶。

懆島

龍氏爲吾鄉巨族。良田數千。擁產絕厚。其先世類皆歷任首要。宦囊所積。迥非尋常紳士可望項背。余所知者。若龍閒齋者。尤爲龍氏之翹楚。有子四人。均出膺民事。閒齋居鄉娛老。出必八人肩輿。食必方丈肴饌。構園林。蓄姬妾。頤指氣使。鄉里爲之側目。睚眦之怨。不轉瞬而傾產矣。米粒之逋。不轉瞬而破家矣。無他。勢力雄偉。來爲邑宰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以故朝出令而夕成。暮投函而晨聽。一般劣訟土棍。吮痔餂癰。如蠅附膻。奉之若皇帝。而龍遂不可一世矣。

無可滿運傾頹。共和建立。龍之勢於以少衰。然而徵歌選舞。靡夜不聞。粉膩脂香。老而彌篤。八月下旬某日。余方閒坐熊游珠警長之辦事室中。熊顧余曰。君今日何閒暇若

是哉。余曰。余豈願閒暇哉。但無事可爲耳。熊曰。安得無之。言已。出函四五通。授余曰。此龍閒齋送來。囑余輩偵察者也。余授而展誦之。前後四五通。類皆恫喝之詞。不外汝擁巨資。余乞借數千等語。審其筆迹。則出一手。郵局銷印。則爲十九廿一。廿三廿六廿七。皆總局印也。

余讀之既畢。卽還之於熊。且曰。以余視之。不足研究。其目的。不在於函中語也。熊曰。是亦有見地。然余已令李童戚偵之矣。彼云。似係北方劇盜之所爲。吾輩當以全力注意之。余搖首不置答。

熊曰。君固執己見。乃如是耶。余今且不問君之意見若何。君第爲余偵之。互有所得。則互相印證。互相輔助可矣。余曰。警長乞恕。余性誠固執。余亦自有意見。今警長不以此先示於余。又欲既示於人。而仍任之。余余恐雖偵之。亦無禆益也。熊曰。君誤會矣。此數函。余未嘗不欲先令君讀之。無如此函爲閒齋自携來者。函未達余所。閒齋已先告之童戚矣。童戚直前索余此函。余烏從匿之。余曰。然則余誠誤會矣。惟余未嘗求助於人。亦不願助人偵事。熊曰。此亦祇可聽君。設有萬難之事。君不妨助余偵之。余曰。是倘可

暫允余遂別熊而出臨行且乞熊以一函付余余乃懷之而行途遇吾友冷生遮道而呼曰君速至吾家余有所奉告也余允之冷生者冷其姓自號曰冷生其名不可知其籍貫不可知其家世亦不可知自言曾隸軍籍言語音調似中州人孑身來吾鄉構一宅亦小有園亭能詩善畫健談嗜酒年約四十許力舉千斤騰躍迅疾居恆讀書斗室不與社會交接春秋佳日則山涯湖上均其寄跡處風雨悶損則蹙其雙眉繞室而走繼之以狂歌繼之以痛哭與余交最密問之輒不語守屋惟一蒼頭亦能執巨梃如莛草每遇上元天中中秋重陽諸令節則張筵待客客俱蒼髯赤面握拳奮臂來不知其所來去不知其所去酒酣耳熱則翻桌碎器叫囂不可止冷生視之了無所忤轉以爲快也余曾密叩之冷生則泫然曰是不可告君者要而言之余一失意人耳故其居處若匾若額尤足眩怪題中門曰是非門題書室曰愁室題小軒曰昏軒園有池池中有小邱曰憔島室有樓樓曰恨樓而署其大門則曰百姓家

余允冷生之招入其愁室冷生曰廳中近有何事發生乎余曰無之冷生曰君欺吾哉頃者余過龍氏門前瞥見李童葳逡巡於彼俯首細察見余則倏然而逝君以爲何如

余曰。彼殆有所銜命乎余則無所聞冷生曰。此余不能信。以余視之。此事殆君聞之而不願爲耳。余曰。君於何見之。冷生曰。君於無事時行路迅速眉宇軒昂今君自謂無事矣何以行路之時眉宇沉肅右手時時撫衣襟余估君必有不願爲之事或身中挾有重要之件故步履若是其濡滯也實告君余與君交已兩年君有所需余當效力且君之職務。余叵曾身任之者所不與君早言者。一未知君之情性。一虞君之不我信耳。余曰。如是亦甚善。世俗淺陋。固無足識君者。余承不棄。乃交數年矣。今敢以余之事奉告。余遂告以顚末。并以函示之。冷生展讀之曰。此迴非刼盜之流所能爲也。余曰。此余亦已料及之矣。特未知何等人所爲也。冷生曰。君曾徧檢郵局銷印乎。余曰。余已檢之。均總局印也。冷生曰。是可知矣。大凡刼盜之流。既爲此匿名函矣。則其投函之時必預防人之熟識。故必今日東門投郵。明日西門投郵。又明日而南門北門。又明日而城內城外。既達函中之目的。則彼必有所挾而使失主不敢聲張。今聞君言。其投函均在總局。試問十日之間。投函至四五次之多。人烏有不識者乎。且此函固匿名函也。匿名函必不敢假手於人。不敢假手於人。則必自投之。自投至四五次。而不畏人。其爲非一般

盜賊可知。且此信箋信封。及其筆迹。亦極整飭。決非粗莽之夫可同日而語。余意此或與龍氏家庭間另有關係。而非尋常盜賊焉。余撫掌曰。快哉君之料事也。余得益多矣。然則李童戚之誤。將不知伊於胡底也。余遂與冷言別。而留函於冷處。

電火既明。涼雨乍歇。余入書室。執一卷書。銜一枝煙。徙倚於藤榻上。勞勞終日。惟此片時乃爲我有。風送窗帘。颯颯有聲。和之者。惟壁上之鐘。錘叮噹之音。似爲風聲之節奏。忽焉電聆震耳。余就而聽之。則冷生也。冷生云。此函大有研究。惜祇有一函。君能并其四函取來否。余曰。且俟明日。君所云研究者若何。冷生云。箋之角。余以水潤之。乃顯八字曰。須有膽力。事尙可爲。余曰。然則龍之家庭。必有關係也。冷生云。余固云然。今將睡矣。余置筒亦熄燈睡。一枕曹騰。晨雞乍唱。余忽爲電鈴警醒。披衣聽之。則熊游珠也。熊云。有要事。速來。余不得已。急整衣履。齧餅乾數方。忽忽赴署。

未入熊室。卽聞室中李童戚呼曰。電碼電碼。速譯之。迨余入視。熊以一紙授余。其文曰。

22　93)　7　15.　20　15　14　97　8　200

余曰。此奇詭之文字。君於何處得之。熊曰。得之於龍閒齋之大門耳。余曰。誰發現之。熊

曰。大約爲龍之婢僕發現。龍以電話報告。余令李童戚往抄得者。余曰。龍之。婢。僕。乃。能。發。現。奇。字。可。謂。奇。矣。余語未畢。童戚曰。余得之矣。此七一五〇者。隴字也。二二九三者搶字也。二〇一五者。慄字也。一四九七者。島字也。噫。慄島。慄島。非冷生家池中小邱之名。乎。噫吾知之矣。冷生平日之友朋。大半行蹤詭秘。彼殆垂涎龍之富有而圖一搶也隴。者。龍之隱語也。安知吾輩中國福爾摩斯。亦不亞於西方名偵也。言已大笑。

余曰。冷生。余友也。其人誠不可思議。余決其與此事無關。且彼方研究投函。別有所得。安得以此讕言傷之。李曰。君受欺矣。此種函詞。彼竟別有研究。益足徵其與此有涉。日昨余在龍氏門首。見彼行止。呈荒張色。余固知其有異也。警長速發逮捕狀。勿令彼圖逸也。余曰。君言毫無秩序。卽使冷生與此有關。試問此一個括弧與八二〇〇。將作何解。電碼中固無此字也。李曰。傎哉。君也。此卽彼眩人之技。明知電碼中無八二〇〇一字。故弄狡獪。書之於尾。使人苟譯之。見無此字。則亦已矣。余曰。然則一個括弧。又作何解。李曰。此非括弧也。乃表明初三月也。其事必發生於初三。其目的乃在一搶字。其會集地點。乃在慄島。慄島者。冷生園林中地也。孰謂非冷生主其事哉。余曰。冷生旣主其

事矣。曷爲書此白粉字於龍之門。而不書於冷之門。李曰。此正冷之動員令耳。君毋袒冷。捕之可耳。

熊曰。捕冷尙非其時。且俟初三。余當飭警。徹夜包圍龍之宅。而不使龍知。且不許一人近龍之宅。如是則卽使盜案發生。亦易於着手矣。盜既捕。冷生不畏其遁也。李無語。余曰。冷生既云函可研究。余意并彼四函盡付於冷。待其研究。余可乘間偵之。余爲此言。非賣余友也。余實恨李之神昏。恨熊之自信。欲藉冷之力速破此魔障以塞李之口。脫冷之罪耳。余乃出鉛筆。抄此奇詭之文。并彼四函持往冷生處

余訪冷生。竟入其書室。冷生方伏案作書。見余至。招余坐。仍俯首構思。有頃。謂余曰。君知龍氏門首之奇字乎。余曰。余正以此問君也。君烏從知之。冷生曰。自余願任君事。遂日往偵之。今晨六時。余緩步向彼處行。時龍之大門尙乍啓。忽有一婢出外取水。及返乃注意門上。移時入門去。余趨視之。卽見此一行之奇字。出筆抄之。乃行。迨由路口轉角。瞥見此婢又偕一婦人出觀之。余恐其見也。卽急步行。歸而審之。則尤足研究矣。

余曰。是誠足研究。然童戚已解釋之矣。冷生曰。彼能解釋乎。彼作何解釋耶。余曰。彼之

解釋尤奇。且與君有不利也。冷生曰。是誠奇事。君且爲我言之。余曰。彼言此爲電碼293爲搶字。冷生曰。誤矣。既曰搶則彼竟以盜案論矣。余曰。誠然。然更有奇事在彼言7150爲隴字。20015爲慄字。1497爲島字。冷生撫掌曰。然則余犯嫌疑矣。余曰。然事將奈何。冷生曰。聽之可耳。余何所畏也。事苟明白。彼亦坐誣告之罪。今茲余已研究明晰。余與君當守暫時之秘密。以覘其變。

余曰。此秘密若何守之乎。冷生曰。今且勿言。君持四函來乎。余曰。余已攜至。即付冷生。

冷生出小瓶一。注水於信箋無字處。移時白字盡現。冷生即錄之如下。

第一函。　須有膽力。事尚可爲。

第二函。　苟不速決。後路茫茫。

第三函。　兔窟已營。勿再猶豫。

第四函。　函未達耶。術已忘耶。

第五函。　事在眉睫。速決速決。

冷生曰。余因言此函爲龍氏家庭之關係。而非盜賊之所爲也。今觀第一函語氣。似係

敎促。第二函。則出於要挾。第三函。則爲之設身處地矣。第四函。乃見一二三函之末有覆音。迫而爲此。術者。卽指發現紙上白字之術也。大約。此函雖致之開齋。而另有第三人。讀此。文字。不虞。事之。中變。開齋。未嘗。離。手。也。其第五函。乃直接門上之奇字也。更可論者。開齋於五函之接得。均報之警署。獨於門上之奇字。乃發現於一婢。不亦奇而又奇乎。雖然。吾於此中。秘密。已得。之。矣。今以一紙。付。君。君讀之。且爲余守秘密。余遂受而誦之。繼謂冷生曰。乃如。是。耶。冷生曰。然。明日已初三。晨九時。乞過我一談。將有以告君也。余允之而別。

明日。余如期往晤冷生。冷生曰。可以行矣。余曰。行將焉往。冷曰。往警署。余曰。去將何爲。冷生曰。余非受嫌疑乎。余欲自白余寃。余非往警署不可。余曰。卽訴亦何補於事。彼童戚方眈眈注目也。冷生曰。惟其如是。余此行益不可緩。君第爲余介紹足矣。餘事吾自爲之。余不得已。乃偕入署。且爲之介紹於熊。冷生先言曰。警長乞恕冒昧。余欲自拔於罪。不得不先自首。余願警長許余之請。容余寄跡署中。以待事之變幻。熊曰。君不過文字之嫌疑耳。君雖自首。奈法律無此規定何。冷生曰。余既來此。苟事不白。余亦不願去

也。熊曰。是亦甚佳。君且入彼室。午餐時余當與君共桌也。

是日已初三矣。夜十時。余往龍氏附近閒步。且欲觀熊之布置。果也。各警持槍峙立。包龍宅之四五街口。竟至斷絕交通。余欲越道而行。警士竟力阻之。且曰。警長有命。此間只許人出外。不許人入內。余不得已。乃繞道歸。路人觀此戒嚴。亦皆以爲異。聚而觀之。紛呶莫可名狀。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人叢中忽有呼余者。余矚之則童咸也。興高彩烈。自語曰。明日之晨。君必來署。一觀余之手段如何。余笑應之。

次晨七時。余忽忽入署。童咸與熊。均倚案而坐。呵欠頻頻。似代表其一夜未睡者。門啓處。冷生含笑入。謂余曰。如何。余曰。誠然。冷生曰。今可宣布矣。余謂熊曰。昨夜二時二十分。曾有自龍宅出外之人乎。熊曰。有之。余問彼何爲。彼曰某姨有疾。出外延醫耳。冷生曰。余決其必爲一年在二十左右之婦人。手提一竹籃者也。熊曰。然。余曰。龍固富有者。婢僕如林。足供驅使。何以深夜延醫。乃令一年輕婦人任之。冷生曰。不特此也。深夜延醫。不過欲醫之速至耳。何以復帶此竹籃。不憚累贅乎。余曰。君撤隊時。乃在六時。曾見此婦及醫生來宅乎。熊曰。未也。余曰。然則謬矣。李曰。此事與本案無關。毋足研究也。余

曰是不然不明此事吾友之嫌疑終不釋今請以吾友所研究之奇字供警長觀之且令吾友一伸論可已

余乃付紙於熊熊置於案冷生進而言曰李君凡事不可執一己之見君謂此種奇字爲電碼不可謂非君之心思過人然余猶怪君之自信太深幸而電碼中僅有倮島二字嫌疑及余若使電碼中有游珠二字君將疑及警長乎一言以蔽之曰是非電碼蓋以數字代英文也

童咸曰英文耶冷生曰君且聽余言君謂此一個括弧乃初三月之代表誠不能佩君之富於美術思想茲且不論君盍思此電碼何不寫作 7150 2015 1497 8200 四段反作 7 150 20 15 14 9 7 8 200 乎於此卽知其非電碼也余以英字字母之次序代之果得英文 Go to mght 一語譯言今夜行也余以是而知括弧之上決非英字蓋以次序論之 22 爲V而 93 將作何字乎卽彼語尾之200亦爲 20 之變體彼誠與童咸君表同情欲湊足十六碼欺人爲電碼也且彼 7150 乃作 7150 此0字與o字有別簡言之蓋 7 與 15 也 7 與 15 非G與0乎君抄錄

時誤以0爲0。故不可解也。彼以0爲點。而君未之知耳。童威曰。括弧內之字。究如何。

冷生曰。此 22 93 寫作兩段。蓋言九月初三。二時二十分也。恐讀者之連誦不可解。故以括弧斷之耳。

童威曰。子誠細心矣。不知前之五函。有無關係否。冷生曰。余有研究函中密語。抄出之紙。君請視之。可了然矣。李視之。不語。警長拍案曰。吾知之矣。蓋逃妾也。余未及語。電鈴大震。就而聽之。既竟。返身曰。閒齋。囑我將五函還彼。不必研究矣。

其明日。李童威辭職。代之者誰。冷生也。

評曰。閒齋一養尊處優。聲色貨利之徒耳。不足責也。悖入悖出。本理之常。富貴者閱此。當知所戒矣。彼自命大偵探之李童威。作者將其種種醜態。曲意寫出。讀之眞可發噱。

文明結婚

結婚。無所爲野蠻也。亦無所爲文明也。晚近婚嫁。多襲取西土之皮毛。美其名曰文明。結婚。其初不過憾世俗之結婚種種繁瀆。欲求其省儉而行。此半西俗之結婚禮。嗣則

日事研究爭相踵華於是此文明結婚四字遂爲俗尙所必須矣。

其最可笑者。此文明結婚四字。既風行於世樂爲之者。類皆新進少年。若夫老師宿儒。老嫗耋媼。聞此四字。咸相顧駭詫而絕對不肯贊同。其尤反對者。則一般六局四項與夫從役。既無些微之利益。又不能厠列其間。以圖一飽。於是創爲兼收並蓄之舉。以爲補救。彼新郎新婦之儀從有可觀。已先之以國旗。繼之以秀才迎入學之五色綵旗。隨以軍樂一隊。紅黑帽一隊。軍隊一隊。鼓手一隊。軍裝之頂馬。清道旗鑼。然後花轎殿之。此新舊合璧之大略也。

結婚既用所爲文明矣。禮成告退。復入後堂。參天拜地。送入洞房。晝燭雙輝。笙管洋洋。此又一夫一婦一日之內。一時之間。文明結婚。野蠻結婚。同時並舉之怪現狀也。

至於結婚時之文明。尤達乎極點。余今不暇先述。余第敘余友結婚之駭詫事。民國二年冬十月某日。余友何公懷。畢業於海上某講習所。一紙證書握於手中。歸乃遍發白柬。招親戚朋友。柬上之字。即文明結婚觀禮劵也。當此之時。邑中維新之子。開通之女。行此文明結婚者。已不下十餘輩。無何婚期至矣。余允爲其證婚。依時而至。至則文明

氣。象。煥。然。一。新。矣。

大廳之前後左右。遍懸五色國旗。前檐更架彩棚一座。以五色電燈綴之。場之東爲軍樂。臺。場之西爲音樂亭。廳之中。以木板架一臺。約三尺高。臺上一案。案鋪紅錦。雜置鮮花球百餘枚。幷雜色之錦條。如燕尾。如桃荇。藎以分綴職員胸前者。而此結婚證書。亦置於此案也。

案之兩旁。及其上端。亦以五色布扎成一亭。上以電燈綴禮堂二字。廳之東。男賓雜坐約三四十人。口啣。紙煙。蓬蓬。上。升。與燈光。籠罩。如幛。廳之西。女賓雜坐亦四五十人。胸各。懸。珠。球。手腕。之。上。更。御。約指。及金釧。雲髻。之上。一望。雪。白。間有。金黃。之色。與珠光。融洽。一。氣。廳中鋪厚呢毯。更置兩風琴。男女。相去。之。地。位。不。過。兩風。琴。爲。之。間。耳。然而。目光。接。觸。欬吐。遙聞。幾幾。乎。居。西。土。文。明。之。上。若。是。言。之。中。國。文。明。固。如。是。其。文。明。也。

殆夫彩輿臨門。中西音樂。並奏。萬頭攢動之中。新郎着大禮服。革靴橐橐而來。新娘着紅。錦。衣。首覆白紗。帘。目非近視。偏帶青玻璃鏡。冉冉而至。贊禮未及啓齒。此百餘之男女。賓。無大。無小。無疏。無親。不約而同。齊向其所坐之。或椅。或机。一躍而上。陡。幻。長。人。宛

若羣峯矗立。歡呼叫笑之聲。破口而出。轉覺軍樂臺上。大鼓之逢逢。喇叭之嗚嗚。不能敵其聲浪也。

歷四五分鐘。糾儀者。弊其脣。破其喉。譁噪聲。乃稍稍止。贊禮者。兩目注紅紙摺。按句呼之。若交換信物。若宣讀證書。若蓋印。若簪花。應有盡有。忽聞砉然一聲。衆俱駭顧。而余所立之高臺。亦因之特別震動。移時方知男賓席中一人。由椅顚下。幸未受傷。須臾禮成。兩新人轉入後堂。行所爲野蠻結婚禮矣。而此禮堂之上。更無秩序之可言。人由高處躍下之時。翻椅壓脛。傷睛觸額。如蟻盤如蜂衙。爭相奪門而入。余於斯時。撤身入他室。而受享清新之空氣矣。

無何。野蠻結婚之禮成矣。新郎出謝諸客。男女賓亦有於此時續續辭去者。鐘鳴十下。後堂開筵。將宴新娘。惟陪新娘而旁坐之四人。須預選未出嫁之女子。而行輩尤須小於新娘者。公懷之母。於此事早有預備。正料理間。忽有一女。遍覓不得。蓋桑姓女也。繼由衆僕尋覓。乃得諸書房之中。電話之旁。兩目垂淚。啜泣不語。爭詢之。則曰。覓其母不得耳。頃以電話詢之。亦云未歸。吾母果何往哉。衆聞其言大駭。相率携之入內。命僕婦

等統一宅之中前後覓之終不得無何而新舅至矣新舅者新娘之兄弟行也殆夫新舅既至一般男僕大事奔走前此禮堂之上若几椅若高臺須全後拆除方可開筵宴新舅不意木板甫掀赫然有一盛裝婦人伏臥於下衆僕大呼叫客亦爭趨視內堂諸女客亦聞警出觀忽一女郎趨扶之曰是吾母也乃在木板下耶此婦經人扶起面目黧黑髮蕭散氣息極微目亦呆定余呼曰此中毒也速以冷水噴之衆如法乃醒爭問之則曰當男座驟發巨聲時余覺有一人在余身後以手巾撲余鼻余嗅其昧乃冥然無覺不知何以伏此板下也噫余之手釧余之珠花珠帽乃何往哉

是時衆口紛呶不可嚮邇余急呼曰遇竊耳且入內靜養余當偵之公懷亦以爲然乃令諸僕姑從事開筵使余得徐徐研究之余曰然返身欲行瞥見地上有小磁瓶一枚余俯身拾之人亦未知余爲何事也

余乃撤身往覓一較靜之地以左手食指緊按左鼻孔而以右手出所拾之小瓶去其塞近右鼻孔稍嗅之果也濁氣直由鼻孔上腦際令人昏眩余急撤瓶去左手吸空氣乃覺稍清余恍於瓶中所貯之末藥爲一種猛烈之迷藥逆計此種妄徒於大庭廣衆

之中。敢一試其手段。其人衣服必華而且麗。方可混入客席。卽彼男賓之由椅墮下。恐亦其同黨約而爲之者。余正冥想。忽有人拍余肩曰。入席矣。余回顧則公懷也。

余當此回顧之際。見彼書室之南。有假山一座。山之後。乃有一人。翩然而過。余行踟躕。公懷曰。入席矣。君請速行。余曰。客盡在外廳乎。公懷曰。然。余曰。余適腹痛。欲於此間少息。君且治事。毋與余客套也。公懷允之。乃先出。

余既託故誑公懷外出。乃躡足竟向假山附近覘之。瞥見一人。兩手抱樹。猱升而上。口微嘘氣作聲。牆外亦有嘘氣應之者。樹巔之人。乃出一小包。拋出牆外。既畢。卽援樹而下。方轉身。余驟按其肩。彼出不意。倒身下伏。余突從其後。力梏其兩手。且謂之曰。汝何人。所拋何物。彼曰。余客也。所拋者。喜果耳。余曰。此讕言也。客方入席。汝乃在樹巔飲酒耶。所拋者果何物。汝速言之。否則於汝不利。其人曰。所拋者果爲何物。余實不知。余第受人之託耳。余曰。汝受何人之託。其人曰。卽牆外受物之人也。余曰。汝果何姓何名。其人曰。余馬四也。曾學銅匠。今失業矣。午間在途遇朱桂。彼令我同入此間結婚時。彼授吾一包。囑吾於天黑時。拋於牆外。吾依其言行之。實未知包中有何物也。

余曰朱桂現住何處馬曰吾亦不知惟今日見其在陸家巷李姓屋內走出耳吾固不知其所得何物也吾固無罪也余曰汝且止於此苟稍動余必有以苦汝馬唯唯余乃出覓一僕囑彼監之余則以電話達警署須臾兩警來押馬去余乃入席暢飲便中更與公懷耳語并乞其轉告桑婦明日勿偵求余得之倘易易也

酒筵將半余見一警便服自外來掠余身後而過密以一紙遞余余暗示之其詞曰李姓爲鬭蟋蟀之地確有朱桂其人君速來署余出鉛筆劃卽來兩字僞起他望與前來之警復返身略食饌品乘主人之不見翩然而出逕赴署中警長江夏瓊顧余而笑且言曰君請一日假自以爲消閑矣不虞案之卽出於足下也余訝曰君疑余耶怪哉江曰非也足下者足之下也余曰余亦知之惟君知朱桂果何種人物江曰曾業銀肆半途輟學遂流蕩不可救一年前忽不知所往頃方初歸也余曰殆學成矣江曰所學何事余出小瓶示之并告以故江曰進步何如是之速哉君於何處得之余曰余雖不能以此物決爲朱所有然聆桑婦之言似非余之臆斷大約朱於匆促中失此瓶耳所惜余未識朱桂之面貌雖知其地址余不能冒昧從事江曰余固識之今茲且研究此藥

物之用法余曰甚善卽以其人之藥還捕其人之身此易事也略操藥於巾之中央諦視旣眞直拂其面可耳江如余言余亦按法置之而懷其瓶鐘鳴十下余與江率警四人往陸家巷

迨至李姓門首已見諸人續續出江瞥見一人身細小躍步上前將執之其人返身走入門各警高呼衆俱驚散余亦入其門見其人已倒地江曰得之矣速押之歸言已出巾拂其額汗執意巾甫着面江亦砰然一聲應手倒下余急扶之起目定神昏一如文明結婚木板下之桑婦蓋怱遽中以有藥之巾拂面而中毒也

事出倉卒余又覓冷水不得一警曰僕有冲天散在此不知可解否余曰姑試之藥入鼻噴嚏隨出神氣卽清惟乏力耳乃命兩警扶之歸署明晨鐘鳴七下江如例訊所獲之賊賊神志已清亦冲天散之力也江問之曰汝爲朱桂乎曰誠然不識何罪乃捕我至此江曰汝向爲何業對曰向爲喜慶婚喪之紳宦家臨時雇用昨在殷姓作工殷姓卽與何公懷先生文明結婚者僕本愛蟋蟀昨略得工資故入局耳江曰汝以何時至殷宅對曰以上午七時入以下午八時出未嘗稍離江曰曾至何宅否對曰僕承値內

書房一步不曾離。不信。可以電話問之。

江令之退。乃以電話問殷姓。果然。余曰。且問其朱字如何寫法。江曰。何故。余曰。朱桂素。行。既。不。端。決不。至。能。爲。人。値。書。房。江曰。姑試之。再問。江應之。復曰。桂字如何寫。江又應之。投簡頓足曰。謬矣。乃言者諸。富貴之貴也。今誤捕矣。奈何。余曰。是亦不難。不如直告之。有人用其嫌姓嫌名。竊取貴品。將嫁其禍。今釋汝。汝速自偵。以昭汝罪。江頷曰。善。遂依余言釋諸貴。

余謂諸貴曰。汝且外出。稍食息。以下午一時來署。余當有以命汝也。諸曰。諾。遂出。江曰。事已至此。將若之何。余曰。幸有一線光明在。余尚有所爲也。江曰。不如提馬四而鞫之。余曰。不可。馬四之被捕。外間尚未有知者。若提署訊問。路人皆矚目矣。其黨必因之驚散。余意不如往押所一詢之。江曰。若是則余且往。君於何時來署。余曰。一時可耳。否則當以電話達君也。江曰。君之所謂一線光明者。果何指歟。余曰。無他。即此小瓶耳。江曰。小瓶乃足研究乎。余曰。然。此種小磁瓶。爲藥肆中通用之物。自余與君視之。固無所辨認。然苟視之藥肆之夥。彼必有一。種。習。慣。之。特。別。記。認。余視此。瓶之。瓶塞。尚。新。必購之。

未久。購之。未久。則瓶塞之。記認。必便利。余將乘此閒暇。往藥肆中一偵之。君以爲如何。

江曰。是亦聽君之便耳。

余遂別江。竟往藥肆偵之。歷經至第五家。肆名六如者。肆主與余本相識。謂余曰。此瓶有何關係乎。乃勞君之研究乎。余曰。然。此種小瓶。君能識別爲何家之物乎。店主曰。此瓶各家通用。余無此眼力。足以辨別也。余聞此言。嗒焉喪失。既謂之曰。君能辨此瓶中之藥爲何物乎。乃以藥末。稍操於桌。且戒之曰。君勿輕視此藥。嗅之能令人昏眩。店主曰。昏眩乎。藥雖不知何品。余肆中今固有此品也。余笑曰。君不知藥之品。何從合此藥。店主曰。頃有一人。持一種粗藥末。來肆。囑余研細。貯瓶。堅囑勿嗅。入鼻嗅則昏眩。余問彼何用。彼云。外科割症之所需。余曰。君曾試嗅之否。店主曰。是烏敢嗅。今藥已研竣貯瓶矣。余曰。且付余觀之。可比較也。店主出瓶。及藥。與余前出之藥。比較色澤。如一。余曰。君識其人否。店主曰。不識其人。其人有何關係乎。余曰。盜也。賊也。昨已犯巨案矣。店主曰。乃如是耶。君殆將偵緝之乎。余曰。然。店主曰。來矣。余回首。見一人。身長腰細。年約三十許。余曰。君付藥時。試一問其姓名。言已。即出藥肆。其人則縱步而入矣。

余出肆門。見諸貴方從彼處來。余揮手招之。諸近余身。余告以故。諸覘之。亦不識。余聞店主問之曰。君何姓乎。其人曰。余姓朱。諸謂余曰。朱也。眞犯矣。語未畢。朱已出。余兩人遠隨之。行行重行行。乃入一茶樓。余與諸亦上樓啜茗。與朱僅隔一桌。朱同座更有甲乙兩人。甲曰。如何。朱曰。已準備矣。乙曰。君今將何往。朱曰。余將往南城外。約半時必再至此處。君等務待我來。方可同行。甲曰。余將覓彼處較靜之座。朱曰。可。遂下樓。余囑諸出茶樓。呼一崗警來。警至。余立甲之身後。攫之。直提至警旁。蹴翻之。警竭力梏其手。乙不知何事。上前勸阻。余亦捕而梏之。囑諸守此樓。俟朱來。卽追蹤勿失。

余與警押此二人入署。江正俯案讀一紙。蓋桑姓之失單也。綜其値約二萬金。余曰。君往詢馬四如何。江曰。無效。直與昨夜之語無一異也。余曰。余今又得兩人矣。江喜曰。如是甚善。乃正犯耶。余曰。正犯今方出城。移時當可得。君速訊之。

江乃如例訊問。甲曰方九。乙曰季松。方曰。余業成衣。與朱桂本相識。彼於今晚將往申。余故與之茶敍。季曰。余有事託朱在申購物。故與之同坐耳。余謂方曰。然則汝云如何者何事。方曰。彼向他友措資。吾問之。彼故云已準備。余曰。朱桂今何往乎。季曰。殆購票

耳。江乃命警押之。江曰。君視此二人爲如何。余曰。眉宇晦黑。目露凶鋒。必非善類。忽聞電鈴振振有聲。余急聽之。則諸也。諸云。朱已至。……其下已不可辨。余意諸必急不可待。故語氣不完。然諸果在何處耶。余乃搖鈴詢電話局。此電何自來。則以已忘對。余無如之何。返身坐。須臾押方季兩人之警歸矣。警謂江曰。奉命押方九季松入所。路過陸家巷西口五十九號。彼二人各仰首大嗽。樓上亦有微嗽聲。余曰。汝知陸家巷李姓距此五十九號幾許乎。警曰。李姓在東口。距此甚遠。余曰。知之矣。汝且退。

江曰。君對於此事將若何。余曰。五十九號必彼輩之巢穴。余意速往偵。君速準備。俟余以電話招君。君卽依余言行事。江曰。諾。余遂挾槍實彈。忽忽行出署。數武忽遇一人。則董瑤清也。董爲押所之駐守員。彼方將入酒肆沽飲。余曰。君何閒暇耶。所中有可恃之人否。董曰。君行君事可耳。余自問經驗固優於君也。余知此人性極驕傲。遂不與之語。竟赴陸家巷附近。以公共電話囑申輪可緩開一時。孰意天助余輩。輪機毀損。今日將不及啟輪。余大喜。返身向東行。將近五十九號。見諸貴立於彼處。與一小販閒話。見余至。則低語曰。朱在後樓。樓上有七人。余曰。汝速往巷口。以電話告警長率警來此間。聞

余警笛則破門衝入可矣諸乃別余去

余乃叩門。有應者。門啓。不作一語。導余登樓。樓中闃無一人。導者曰。君欲訪余主人乎。余曰。然。導者曰。君新來乎。余曰。然。導者曰。主人方治事。請待片刻。余允之。

余今以此間時。且一敘江夏瓊警長。江自余行後。卽準備十警待發。忽有押所之警一人。怱怱來告警長曰。奉命將方季兩人提署審訊。何久久不歸。故來此一詢。江駭曰。余未嘗提訊此兩人也。警曰。向例奉命提訊人犯。必俟駐守員蓋印後。方爲有效。今此提犯之票。董固蓋有印章也。江曰。若是則受欺矣。余何嘗提訊哉。汝見董瑤清乎。警曰。駐守員今方他出。江曰。彼出外時。曾扃其辦事室否。警曰。未也。彼固有僕在內也。江曰。汝且往覓董瑤清。勿告以此事。令之來署。若余他出。囑彼待之可耳。江乃以電話囑所中他警。扃董之辦事室。并押其僕至署。江語畢。置聽筒。鈴又振。就聽之。則諸貴也。江乃率警。懷槍。逕赴陸家巷。以五人抄入後街。嚴守之。

是時。余已閱守半句鐘矣。室內除桌椅外。了無長物。余乃出有藥之巾。俟諸門後。須臾。導者入。曰。主人來矣。余頷首。且揮之曰。汝且退。履聲軋軋。朱昂首入。余陡以巾撲其面

朱側身倒余立扶之不使有聲出械梏其手與足置之壁隅余轉身啓前窗招手令江入江乃率警叩門門啓卽聞呼聲其人蓋已被捕矣

江率五警入後樓諸惡徒被捕者三人餘由後門出亦被捕得二人由警陸續拘入廳中江顰蹙謂余曰君知方季已逸乎余詢之江告以故余曰董固在酒肆中也江曰可恨哉余曰朱已被捕可無恨矣乃命二警扶朱出以冷水噴之別以警五人前後狂搜孰知樓上下除桌椅廚竈外固無他物也

時朱已清醒見狀乃不語余搜其身得一槍幷藥一小瓶江曰方季二人汝以何術刼去朱曰第問董瑤清可耳巨價之珠釧固在屋中也江乃命警押此七人入署余與江及兩警竟往酒肆中乃見方季正在沽飲余卽以藥巾撲之命警押之行更與江入押所破辦事室門於牀後得一小包包中卽所失物也江與余持包歸署提此九人幷前獲之馮四分訊之乃知朱桂爲實行者主持則董瑤清也餘人皆其黨耳僞提方季亦董之謀彼蓋不虞余輩偵查之迅速更不虞偵得五十九號之巢穴也案既明晰贓由事主領去重賞諸貴罰諸人如法而董則逃匿無蹤或曰江固知之礙於薦者之顏面

故縱之耳越日文明結婚之何公懷復治筵招余及江以酬余輩之勞

評曰邇來俗尙奢靡一般出風頭婦女恆以眩其所有爲得計而況男女雜坐一堂謔浪笑傲如文明結婚之禮堂哉吾故曰世界愈文明禮教大防愈不文明是篇所述猶其淺焉者也若董瑤清以駐守員而通匪刼物警長竟礙於薦者之顏面故縱去則中華民國之警察內容誠有不堪言矣

火柴

醫生而懸銅牌者春申江上數數見之無足怪也若在褊小之城鄉市之區則未嘗見也余居家之後巷有所爲東巷者巷中醫生不下七八輩類皆各立門戶風行一時就中實有學問以濟世爲懷者固不乏其人而徒負盛名務以眩惑爲主者亦大有人也某年春一家醫生忽有一橢圓之銅牌懸出其文曰DOCTOR. T. Y. R. 一時鄰里爭觀羣以爲異而莫知其詞之云何有識者譯其文曰DOCTOR者醫生也T. Y. R. 者章雄倫之短寫也於是章先生與銅牌之名忽焉大著同巷諸醫生雖亦有非笑之者無如門上一紙冷金箋迴不若此銅牌之輝煌奪目令人過此銅牌一接

其。眼。簾有病者。無。論。已。卽無。病者。亦莫。不。願。入。門。而。一。思。診。治。也。

章之魔力。既如是其大矣。彼又。飾爲種種。款。客。之。法於是。方桌。則。紫。檀。也。几椅。則。花。梨。也。湯盤。孔。鼎位置。東西書畫。碑。銘羅列。牆壁。左則。男。診室。右則。女。診室。庭前。排列。名卉。檐下。分。排。湘簾。登其堂者。但覺清芬。四。襲。爽氣。撲人。每一。星期則折柬。邀。邑之。巨紳。豪商開筵。品酒。又或。乘。診治之時。備留聲機。以。悅病者。之耳。夕陽初下。則與二三。知己。品竹。彈。絲。調遏行。雲。路人。咸駐。足而。聽。

且也。章之診金。又特異也。無論門。診。出。診。清晨。半夜。苟有。求。治。酬不問。多寡。悉却之。問之。則曰。吾以濟人也。非衒。術也。惟其。輿金則較之。通常醫生增加四五倍

至若閒。暇之時。又必乘其肩輿。招搖。過市。一般倚櫃之商人。咸指之曰。章先生。過矣。章聞。之。喜。悅無。量。默識。之。吾。奇技。於此。售矣。電火。初明。天猶。未。冥。則更。以。巨。燭燃。燈。乘。輿。復。過市。然後。入酒。肆。沽。酒。既。醺。乃歸。

章有妻李氏。梅村人也。生二子。能權子。母。蓋章。氏。自。此。漸。贏。矣。章有。姊。嫁而。寡。恆居章家。主持門戶。外則有李氏之姪李小方。應接病客。兼理掛號諸事。或往來之電話。蓋章

已。電話及電燈也。

三月某日清明。余在北郭謁祖塋。歸途乃遇章。及其妻子。問之則曰。將往梅村。羈留尙有四五日也。越六日。余眠未醒。忽爲電鈴聲驚覺。持筒聽之。則章雄倫也。第聞其言曰。君速來。余家失竊。其下乃不辨何語。想其急遽萬狀也。

余本不願身任其勞。徒以章爲余近鄰。今承其信余。而招余。在理余不得辭。至今思之。余深悔此行也。使余偵之。而無所得則已矣。偵之而有所得。則亦已矣。偵之而案不能破。寃不能伸。正犯不能逮。余偵之。余深悔之焉。

既入章之門。首迎余者。李小方也。肅余坐。探囊出紙煙。幷出光華火柴。授余。余劃火而吸之。有頃章出矣。謂余曰。僕眞不幸。乃被巨竊。君速爲我偵之。余尙當信任君。而惟命是聽。余問之曰。君於清明日攜眷下梅村。家中留守者何人。章曰。外則有李小方。內則家姊。及廚夫王三。新雇陸嫗。外此無他人也。余曰。茲數人者。宿於何處。章曰。李小方住廳之左室樓上。余內屋共五間兩廂。家姊宿於右內室。傭婦本宿西廂。以乏人。乃移住右外室。王三本宿於大門內。前夜囑在內屋中間設榻也。余曰。君言語乃極有次序。足

見名醫態度之不同也。

章曰。君言詼諧君有所詢否。余曰。余烏得無所詢。余意君夫婦當住內屋左室矣。章曰。誠然。余夫婦住於外左室。兩子住右外室。卽今陸媼暫住之室也。失物之處。卽左內室。余曰。所失何物。章曰。余有細帳在此。君且視之。余曰。君開單何迅速。余意君或預書者。章曰。然。幸君視之。而守秘密。余聞此言。頗疑慮。意章所失者。爲違禁物耶。展而視之。則駭詫不置。蓋此失單。非失單也。乃章之帳簿也。所載均爲某年月日。由某某交來利息若干。估價若干。何年月日取贖。儼然一押店帳册。要而言之。章直一重利盤剝之徒耳。至其羅列之品物。尤爲奇絕。若曰大珠花幾朶。若曰小鑽花幾朶。若曰金釧金環金戒金鏈若干若干。若曰屋契田契幾張。統計數量。要在三萬金以上。余約略視之。則問之曰。盡失耶。章曰。所失不過十分之一。余用筆點出矣。君盡視之。余乃重檢視。忽一老婦在屏後轉出呼曰。弟且來。章乃舍余而入。余知此婦。卽章之姊也。

須臾又有聲發自屏後。則呼小方也。於是小方亦入。余獨坐中庭。無意間忽聞啼哭聲。怒詈聲。繼又截然止。余正凝佇。而章出矣。招余曰。君且入內一偵。余隨之入其內屋。卽

詢之曰。君下梅村。曾扃門否。章曰。余且加鎖焉。賊固撥門而入。故鎖未嘗毀損耳。余領之。隨之入左外室。室內佈置極精麗。上懸電燈。燭光竟達一百枝。鋪地以厚毯。履之無聲。繼入內室。則繞壁均衣笥。北窗一木櫃。卽失物之櫃也。

余阻之曰。君且止步。人多則足印亂矣。今晨幸有小雨。故君夫婦之足印。余尙能辨之。君若再入行之。則余無能爲矣。章唯唯。余遂徑入至木櫃前。啓蓋視之。則皆布疋之類。小皮囊一。中已空空。餘則了無所異。顧室雖前後有窗。而南北有牆。於此燃燈外室及中庭。均不能見。於此而知賊竊物時。固從容有豫也。所可怪者。撥門時。廚夫何一無聞耶。

余至此。乃檢視地板。則有燃餘之火柴三四十枚。余遂逐一檢起。夾於手册中。中心頗快。卽返身出。殆及中間。而哭聲又縱矣。章妻聞聲。急入西廂。章則眉緊蹙而不語。促余外行。余故不之理。會細細察其室。余故作驚訝曰。異哉。賊豈由彼處入耶。言未已。卽走入西廂。章攔阻不及。頓足不出一語。

余旣入西廂。中眞令余腦海如狂。咋舌不敢聲。但見一男子。手足攢縛。如豕弔於梁間。

一嫗。則反兩臂牢縛於柱。面部靑腫。如生荔。余問曰。此胡爲者。章曰兩人者。賊耳。此嫗本新來今晨忽言辭去。余疑而掌責之。彼竟肆駡。故縛之。此人卽廚子王三也。用之多年。乃漫不關心任賊入吾屋。吾故呼之曰賊也。章妻曰王三作賊。吾不敢斷。吾意且放下。彼固不能遁也。章曰。不可。姑令之受罪。章妻曰。既不能斷爲賊。罪烏可令之受。言畢。卽解繩縱之下。章瞪目無語。

是時。小方忽呼曰。警長來勘矣。余急走出。警長已見余。卽曰。君亦在此耶。余曰。余來已久。下午一時。當造訪。今且別。警長曰。諾。謹候台從。余遂行。

彼警長之如例勘驗。拘人審訊。種種文章。余不問也。余歸。晨餐既竟。卽研究此火柴。量其分寸。審其長短。視其焦灼。黏之於紙。列爲一表。鐘鳴一下。余挾之赴警署。

警長面色微慍。問余曰。吾不圖君之願偵此案也。余曰。聆君言。似有不豫者。果何爲耶。警長曰。烏得不恚。事變至此。法律無所用矣。余方審訊未畢。而章已具稟法庭。今已全案移去矣。余曰。奈正犯未得何。警長曰。余烏知之。余與君固無裁判權也。余曰。否。法律上之裁判。余固無之。若精神上之裁判。余固有此能力也。警長曰。何爲精神上之裁判。

余曰。今且勿論。君知王三陸媪寃否。警長曰。陸媪或寃。若王三。乃在可疑之列。余曰。君所謂可疑。得勿因其宿於中間。而不聞撥門聲耶。警長曰。然。余曰。此可疑之點。雖案中所應有。然不能以此定王三之罪。且王三之罪。有甚於竊物者。第與此案無關耳。

警長聞余言。茫然不知所措。余遂以所偵所見者告之。警長曰。若是則章一野蠻人耳。彼王三必確知竊者而不能言明。余曰。余亦以爲然也。警長曰。然則正犯何人耶。余曰。余已知之。第不能捕耳。警長曰。捕則如何。余曰。捕則章妻當憤死。王三或發狂。章則名譽墮落矣。余安忍哉。余故曰。當令正犯受精神之裁判。而隱消其案。此非法律之法律也。警長曰。是必與承審者一言之。余曰。然。今請覘余研究者。

余卽以所列之表。奉之警長。展而示之。

火柴有紅黑兩種。今就黑色者言之。

A 完全之火柴。自首至末連藥約長密達五寸二分。

B 此爲怱促劃斷者。其斷處約二寸六分。藥未開裂。卽棄之。 劃火有三種。一爲直擦。一爲橫擦。一爲斜擦。直擦爲普通者。橫擦則用於受潮之火柴。斜擦

則一種謹愼修潔之人方遇之。

C　此亦有二種。凡藥鬆散者。爲受潮之火柴。藥分裂而未燃者。則匆促之證也。

D　此亦有二種。藥已全去。而枝上無焦黑者。則受潮也。若無藥而焦黑。亦匆促不燃所棄。其長短亦約爲五寸一分。

E　此種爲最普通者。其長爲四寸。已燃去一寸二分。吾人燃燈吸煙。苟供一人之需。其燃去者。必不逾此數。

F　此種長僅一寸四分。確爲以火柴代燈之證。其梗燃去竟達三寸八分。歷時可至二十四五秒。吾人尋常用火柴。必無如是用法者。

G　此種長短不一。然有半面黑半面白者。乃以兩枝或三枝同時共劃以取光者。

警長曰。君眞細心哉。余願一聆君之解識。余曰。余於章內室木櫃旁拾得此火柴不下三四十枝。歸而檢視。以F一種爲最多。B種僅二三枝。C種一枝。D種十餘枝。G種五六枝。A種一枝。E種竟無有。且此火柴均棄於櫃之右。想見俯身覓物。隨手劃火隨棄。

去之也

警長曰僕聞命矣賊入室乃無聲乎余曰烏得無聲警長曰有聲王三何不聞耶余曰王三烏得不聞警長曰王三聞之矣何不呼之余曰烏敢呼警長曰是何故歟余曰余敢告君章雄倫受制於其妻章妻受制於王三王三則受制於行竊者使王三而呼阻也則行竊者必有所表於雄倫雄倫而竟以行竊者付法庭則章妻必有所不利於雄倫余聞雄倫有兄數年之前猝死於舟而雄倫襲其產其秘密之事惟章妻知之而章妻之新秘密惟行竊者知之行竊者王三知之雄倫亦知之互相箝制不得一發章故以行竊之罪加之王三且以洩其憤猶恐人之議己也故益以陸嫗此種鄉曲老嫗淫威所及何事不從何言不出余故曰欲加行竊者以法律裁判難矣

警長愀然曰余不圖人心道德乃墮落至是也特不知行竊者果何人乎余曰實告君非行竊也警長曰然則無所爲賊無所謂竊案也余曰誠然實告君君等入內勘驗時余固未行也蓋余已偵得所失之物固有人寶而藏之也警長曰是何人歟是何意歟余曰何人且勿論至云何意則余所謂箝制也彼知是種物皆雄倫重利盤剝之品取

而匿之雄倫必不安彼或另有所圖或眞爲章妻之舉動不平於心故作此事而使雄倫究治王三要之此皆題外之事余且不必論最要者先得此匿物之人使受精神之裁判俾將所匿之物披露庶王三陸媼得免受寃而一般貧困押款之人亦得相機取贖也余意如此警長以爲然否彼雄倫家庭之歷史余不願言也

警長曰此匿物之人吾知之矣殆李小方也余曰明鑒哉君言實獲我心也余首遇之人即小方彼探囊出紙煙火柴與我而桌上固有紅色火柴也彼乃不之取可知彼心胸中時時存有火柴在身四字而無意中發露耳警長曰然則若何可使之來余曰此可出之游戲矣君且勿問第令雄倫家附近之崗警注意章之門前有街頭口角者拘之入署可也警長頷首曰余知之矣

夕陽將下飛鳥陣陣集樹巓東巷有一人年約四十許手持畫眉籠于于而來殆至章雄倫門首則仰其銅牌曰此章醫生也噫余識英文矣惟時階上立一少年忽焉鳥籠墮地年長者身仆少年被壓於下相將起立互詈不休崗警聞聲立至詢之年長者曰余覘銅牌目光爲其所射眩而側身仆初非有意也少年自承爲李小方指此人有意

使之傾倒警曰然則皆隨余入署李不肯警曰使彼而曲也則君不能不一證李然之遂入警署警長在室中見此二人年長者自認過願具結取保李乃無言警長曰君勞矣姑略坐李允之警長乃以紙煙授李李探囊出火柴燃之警長口中亦啣捲煙若將覓火者李即以火柴授之警長稱謝既燃煙則曰此光華火柴也君眞愛國哉

余是時由室內走出大聲曰君愛國乃不愛家耶李返顧曰君亦在此耶余曰在此候君久矣余問君王三陸媪寃否李囁嚅曰陸媪寃王三余不知余曰君何以知陸媪寃李曰彼住在右室中也且新來烏知櫃中物耶余曰然則君與王三固非新來者也固知物在櫃中固知櫃中有物也李曰物爲余姑所有余烏得不知余曰惟其知之故君有權代儲也李面赤曰君言吾不解余曰君之心甚熱余誠佩君代儲兩字余特爲君創出實爲君日後之計也且爲君一洩其忿也今忿洩矣君亦可以已矣李吁氣不語余乃以火柴之研究表示之且曰此皆櫃旁之火柴也亦即君夾袋中物也君以爲秘密矣自余視之不値一笑所可惜者君一片熱誠而終以竊賊兩字加之己身君不爲名譽計君豈不爲君之父母計乎李聞之淚如雨下斷續言曰然則奈何警長曰人孰

無過過而能改斯無過矣況君之所爲乃屬於義憤而不得謂之過所惜自陷於不義耳李曰事已如此余甯受法律裁判不之悔余曰若是則仍無補於事也君且歸密以所匿物蔽之秘密處而君得間發現之斯得之矣須知君之來余以術招之而君之歸也亦當謹遵余言速速行之門以外偵者羅列更不虞君之或遁也李唯唯遂行

越日喧傳章雄倫於水缸中得所失物又越一日章具稟銷案王三陸媼得自由陸媼章以金錢補救之王三則不受而去又越一月夜半一時忽聞呼聲震天地紅光澈宇宙余啓門出視則云章雄倫家不戒於火及旦視之僅餘一片焦土而煊赫之DOCTO R.T.Y.R.之銅牌亦爲祝融攝去矣

評曰醫者所以濟世救人也外員濟世救人之名內有重利盤剝之實名醫云乎哉可憐一炬誰實爲之此所謂天道也

白萏菡香初過雨

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此非放翁得意之作乎今著者擷取其一句以爲吾篇名閱者必以吾爲運用心思懶構一題耳不

知此七字中於事實上竟無一字挑空古今合轍不奇乎然亦亦著者斷章取義而已閱者又不可不知也

余既憚城市之囂塵每遇盛夏必卜居於湖濱短籬數尺高樓一楹左右修竹風奏琊玕如聽清歌如吹笙簧簷前芭蕉數叢映案成碧北望則山翠撲人雲影移換山態倏忽萬變南望則湖光耀目風簇練紋水容淡蕩無際無淪熱中之客利心之徒至此延佇亦當生出世之想

尤可愛者樓之西種蓮數頃瀲灩翻紅高低掩翠晨光纔現香氣盤空傍堤一隅白蓮尤夥胭脂失色翠袖掩護而無塵寶相眞空紅雲紛飛所不到六月某日驟雨乍歇夕陽在山萬柄搖香蓬勃有生氣捲簾倚檻延爽披襟遙望峰廻路轉處有戴笠着屐而來者

伊何人歟乃余之至友陳醒秋也醒秋避暑前村去余小樓不半里惟時新月一鉤已現雲際花光人影活現生香余乃啓戶延醒秋入相與置酒對酌縱談積愫酒釅人醉抵足而眠一枕懵騰揉眼而東方已白矣

醒秋呼余曰。君速起。余問之曰。何事。醒秋曰。荷香襲人。朝露未晞。速持甕盎。漉取荷蓋之露。歸以煎茶。的是奇品。余大喜。如其言。啓戶沿堤行。第見荷蓋中。如走盤珠。如弄晶丸。捲其兩邊。瀉露於盎。移時。得半器。余曰。可以歸矣。醒秋忽曰。且覘之。彼處何以有足印。豈有雅人。先吾輩而來耶。

余隨其所指。果見沿堤一帶。有人履印。傍水者。爲女子之皮履印。足尖向白荷花開放處。右足深陷。左足僅着力於足尖。醒秋曰。是易辨者。必有一人探身於此。間殆折花一柄耳。余頷之。返身見垂柳之旁。又有足印。二深凹。有半寸。許。乃弓鞋印也。余訝曰。是處當爲又一人久立於此者。醒秋未及言。忽見余等來時路。亦有兩革履印。其部位與前所見者相同。惟斷定爲男子耳。余曰。歸去休。吾輩本來避暑。此煩瑣事。可置之不問也

醒秋笑曰。在余則不以爲然。余恐此必爲極有意味事。會當肩余兩人也。余不之應。逕返戶。燃火煮露。煎以碧螺春茶。須臾茶熱。相與品此天上之泉。顧而樂之。頃所見者。已不置諸腦海矣。

晨飧既竟。醒秋忽謂余曰。頃見之足印。君曾研究否。余曰。余已置之矣。君猶未忘耶。醒

秋曰。君之意吾未解。余意。多一研究。卽多一經驗。多一經驗。卽多一精進。君胡爲以此淺淺而疏略視之耶。余笑曰。然則余當謹聆君之高論。醒秋曰。高論烏敢當。君知此革履之女子爲何人乎。余曰。是烏知之。醒秋曰。余意必前村周姓女子也。余曰。佩甚佩甚。君之偵探術。乃勝我萬倍。一覘足印。卽能知其人姓氏。不可佩乎。醒秋笑曰。君勿嘲人。君自不思耳。君試思鄉村之中。着革履者有幾人。況女子乎。余知前村有周翁者。生子女各一。皆肄業某校中。革履之着。亦當然之事。彼男子之足印。殆其兄乎。柳下佇立者。必其母也。余曰。君未見發現男子足印之堤畔。有竹篙痕。近水之草亦偃。余意必有一舟。傍岸而泊。男子殆由舟中出也。此間去城里許。觀荷破曉。正不止余二人也。醒秋曰。是論亦有理。特不知柳下之婦人。何爲佇立久久。任令彼革履女子探身折荷而不扶持哉。余曰。君於何見婦人之久立乎。醒秋曰。君不見纖印之獨深乎。余曰。然。

余於前日忽得一定武本蘭亭。至此乃啓篋置案。與醒秋共觀之。較其肥瘦。論其眞贋。日已亭午。忽聞叩門聲甚急。須臾。蒼頭引一女子入。回廊響屧。固儼然一革履女子也。

醒秋謂余曰。如何。余不語。視此女子。年約十五六。面色蒼白。雙眉緊蹙。一似重有憂者。顧余曰。余爲周婉兒。住於前村。與先生爲近鄰。先生乃有客在室耶。余曰。無妨。是爲余之至友。周頷之。余乃延之坐。

周欲語者再三。輒吶吶不出口。余曰。女士倘有見教。卽請言之。周曰。事屬秘密。顧醒秋曰。不知能共守否。醒秋曰。令尊殆周崧山先生乎。周欠身曰。然。先生乃識之耶。醒秋曰。余聞名耳。余有友在雁蕩間。乃與令尊共事也。周曰。余有危急事。欲假助於先生。余曰。請女士言之。余當謹聽。周曰。余母吳氏。生余及弟兩人。今余弟年十五矣。余則長弟兩齡也。余年九齡。母乃見背。余父以中饋乏人。乃娶繼母淩氏。嗚呼。余兄弟自繼母入門後。竟不知人間有樂事矣。余父取繼母三年。又添一弟。繼母自此以後。待余姊弟兩人。其慘酷不可名狀。余父又就幕衡陽。旣乏親戚。更無叔伯。總之。余兩人之困苦達於極點。余今亦不願盡言。以暴慈親之短也。

余年十一。以父命偕弟入吳門某校就學。越一年。繼母又令余輟業。獨留弱弟於校。其學費均由余父匯來。去年冬。余弟已由初等畢業。今春入高等。繼母馳函於父。謂琳兒

（其弟名）入高等矣。學費余當任之。且可省匯費也。余父覆函來。亦允之。孰知僅付十元。一切衣服。書籍。雜用。概置不問。余目覩余弟之困難。乃以余母賞賚所存。變價充之。今暑假將滿矣。余弟就學期迫。而資無所出。問之繼母。漫不置答。余計無復出。乃訪諸鄰村陸姓之閨友。

先生須知此閨友。卽余母在時。爲余弟所聘之弟婦也。陸翁祇此一女。名韻蕙。與余同校。余輟學而彼竟成學矣。余弟因是亦奮勉不怠。余知韻蕙固富裕者。乃就而訪之。告以困難。韻蕙一諾無辭。援筆草一函。密封之。媵以金約指二。幷謂余曰。後有空乏。儘可問余。余極喜。稱謝而別。此昨日事也。噫。孰知返家而事出意外矣。

余甫入中堂。乃見繼母踞坐。詈余曰。汝不弄針黹。乃在外閒蕩耶。汝弟太無賴。欲索金錢。余安有閒款。供彼浪用耶。余今已斥逐之已。余大駭。掩淚入室。而余弟竟不知所之矣。

醒秋注茗於杯。令之飮。周立而授之。飮訖。復言曰。余於此時。乃登樓眺望。冀余弟或隱匿野外。以待余顧。杳不可得。傍晚時。一賣油老人過余家門前。佇立喚賣不去。余怪之。

乃出而覘之。老人常來余家賣油。愛余姊弟極篤。見余。即以手招之。袖出一函曰。二郎。(卽其弟)囑致汝并問有無。余卽拆視之。其詞曰。母怒汝當愼。余不歸。姊有函可置之北堤白荷花蕊中。須自西向東。數石欄之柱。第十三。弟當自覓。先生。此實弟之大錯。亦余之錯也。余於當時。不難以物付之老人。或使老人覓余弟而與之。今已矣。

是夜星光閃爍。月影一鉤。余澈夜不眠。未曉。余私啓後門。如弟之言。數石柱而以函及金約指。置之一白荷蕊間。此蕊猶未放。強納之。入忽忽歸孰意天明而余弟在樓後田畔。作聲驚余。余俯首觀之。弟以紙書字。裹石塊。擲入樓中。余拾展之。則曰荷蕊已失物未得也。嗚呼。先生知余經多少風險。志欲助余弱弟。今若此。將奈何。且余猶未知韻蕙函中作何語也。言已。掩泣不止。醒秋曰。女士且勿悲。余今問汝。汝母之履。非舊式弓鞋乎。周曰。誠然。余曰。然則汝母昨夜固隨汝出也。周曰。然則奈何。怪底今晨覘余而笑也。余誤弟。余誤韻蕙矣。

余曰。是尙無妨。余恐汝母尙無所得也。今請余友送女士歸。女士可偵察。汝母室中有無。零星之荷瓣。若有之。則汝母必隨汝而出也。汝弟觀之。汝母若詈汝。則此事將另行

設法若待汝無他則必無所得也汝忖度情形繕一簡單之函余友伺於樓後汝擲付之余可着手矣

周唯唯稱謝而別醒秋則徐徐隨之行余俟醒秋行後乃取石膏一握向堤畔覓男子之履印幸未爲他人所踐得完好如初乃以石膏印其足跟須臾範成取之歸置之日中俟稍乾則以朱泥印於紙上視之則一象皮根英字約略可辨爲美利堅貨中有飛馬商標門忽啓醒秋歸擲紙示余余誦之則曰荷瓣紛裂置案上往謁無遺言如何醒秋曰余目固未盲也今若是將奈何余曰余決其未得也此輩潑婦無事尙生非爲有見此密函而不興風浪者余意暗隨婉兒而出折荷而無所得也醒秋曰然則彼有物之荷蕊又焉往余曰當於此飛馬牌象皮跟上求之也醒秋視之曰難矣

余曰事固不易然余輩不可灰心今請君與余各持一紙入城就履肆偵之余計履肆而售革履者僅十餘家無論有無所得晚九時必相會於培風軒培風軒者余輩輟茗之所也醒秋曰諾遂偕余行入城而分道也

天下之事人力能爲而天下之事人心固不能料方余範得此象皮鞋跟自謂心思獨

造孰知歷訪八九家了無此同樣者無何電火明矣鐘九下矣不得已乃至培風軒猶冀醒秋必有佳音報我也孰意甫入而醒秋至搖首不語一望而知爲失望也並坐片時乃相率出城及余門見一童子垂首立階前醒秋曰是間有周嶽山先生者汝識之否童子曰是吾父也先生問之何爲余曰汝殆卽琳兒耶琳兒曰然余乃告以大略延之入室琳兒年雖稚然長厚如成人醒秋告之曰汝既乏資就學曷不函告汝父琳兒泫然曰揚母之過傷父之懷重姊之苦兒不願爲也余頷首曰是兒不愧純孝矣今夜且宿於此汝姊余當告慰之琳兒曰諾余仍乞醒秋設法告婉兒

晚膳既畢琳兒已酣眠余謂醒秋曰余意陸地不能達目的祇可問諸水濱醒秋曰得無徧叩舟子乎余曰然醒秋曰是更困難矣君試一計城內外之舟數乎余曰余亦知之然余思此間爲西城外余第就城西一帶問之可已醒秋曰甚善今且眠明旦各竭其力可矣所可慮者得其人而不得其荷或得其荷而其物已失耳余曰是不足慮婉兒不言荷蕊未開強納入乎大凡荷蕊第一日則半開第二日則全開至夜則必收縮余意此蕊至明日方全開則事猶可爲焉醒秋曰然最妙折取荷蕊而蕊不開則內容

不致爲人所悉矣。

明日余囑蒼頭善侍琳兒。偕醒秋怱怱行。偏叩城外舟子。前日有無買舟觀荷者。歷數處。無所獲。乃入城。就泊舟處徧叩之。觀荷者不下七八艘。然皆非一人者。最後得小舟一。自云前日有人曾泊舟西門外。荷堤畔。人則不識其姓名。所着之履。亦不憶其爲革爲布。第聞其行路時閣閣有聲耳。余思靴有象皮。必不能有聲。乃問之曰。是人特觀荷而乘汝舟否。舟子曰。非也。先一日。雇余手提一照相具。縱覽山水。夜泊湖濱。晨歸時上堤觀荷。折白荷一柄。乃入城。付資登岸去。醒秋曰。此人若再見。汝能識之否。舟子搖首曰。是不能矣。

余促醒秋行。醒秋曰。纔得一線光明。又墮五里霧中。將奈何。余曰。光明尙在。君自不知耳。舟子不云手携照相具乎。余輩可往照相館中覓之矣。醒秋曰。然。遂與之歷行笑山輝映神彩諸館。均無所得。醒秋曰。盡於此乎。余曰。余憶西靑巷中有丁姓者。亦嫺此術。第彼時作時輟。不知今開館否。醒秋曰。姑往偵之。至則館主丁某。方治其所攝之片。沉浸於水中。翻弄不已。見余入。點首而已。蓋彼正手不暇給也。

醒秋。忽。俯。拾。一。革履視余曰。君欲。購。革履。此式。頗。佳。余意。會。就視之。其象。皮。跟。果。飛馬。牌。出紙。密。較。之。無誤。余返身謂丁曰。此君之履耶。丁曰。否。此吾友殷君之履也。醒秋曰。令友乃在何處耶。丁曰。申友耳。彼亦業照相。來此已一星期。昨午始去耳。余曰。彼來殆攝吾鄉好山水也。丁曰。誠然。彼雇舟徧攝吾鄉好山水。今當現於海上已。醒秋曰。夏日。佳。景。當推。西。城。外。之。白。荷。不知。令友。曾。攝入。否。丁笑曰。烏有不攝之理。彼更偸取一朶以歸來也。予詢之。彼乃置吾瓶中。余昨日所攝片。生色不少。余曰。白荷耶。今當謝矣。丁曰。余昨。晚。恐其。不。開。養之。缸。中。不意。爲蠹。奴。沒水。所。損。君觀。彼。缸。中。非有。許。多。之。碎。瓣耶。

余就觀之。果然。而花瓣之下。有一。小。方。紙。包。雜浮。其間。余拾。之。諦視。中。間。隱隱。有。字跡。遂。注。目。缸。底。則燦。然。兩。枚。金。約。指。也。

是時醒秋亦已見及。乃走謂丁。囑其攝影。丁乃爲之佈置。而余。乘。此。隙。覓。小。竹。竿。篩。取兩。金。約。指。幷此。函。包。之。手。巾。中。余蓋。藉。手。巾。之力。將以吸乾其函也。須臾醒秋攝影畢。余與之奮步行。

不十分鐘。抵余小樓。以物還諸琳兒。而告以故。琳兒再拜謝。有頃曰。余行矣。余將告諸余姊也。余乃送之出。醒秋曰。足印。乃有如是之用耶。余曰。是亦驟雨之力也。醒秋曰。余將詠白菡萏香初過雨之句矣。余亦笑和之。

評曰。蘆絮之慘。乃如是耶。何物琳兒。偏有此種奇詭思想。彼韻蕙。誠不愧一熱誠女子也。余將敘其事。成一新穎之俠情小說。

开

城東修潔平坦之途。允推萬正街爲最。此街自東至西。長約半里。居民極寡。不過十數家耳。街之東口。南達北字巷。北通綉錦坊。街之西口。南聯九千戶街。中部南接中風巷。巷作環形。轉西而接九千戶街。是種街頭巷口。均設有崗位。日間固行人寥落。至夜更闃寂如墟墓。

十一月某夜三時許。有第七分所之長警蔣祿生。披厚呢大衣。躑躅衝寒。自繡錦坊迤邐向南行。彼之職務。蓋以稽察崗警之勤惰耳。是時繡錦坊南（卽萬正街東口）之崗警。爲一百三十八號。見蔣至。則如禮致敬。蔣更西向行。經中風巷北。則有七十二號之

崗警。向之行禮。蔣問之曰。汝之時計準乎。警曰。準。今方三時十七分。余換班至此。僅十二分也。蔣頷首不語。移步仍向西行。不三十步。其右經一荒場。蔣以手燈燭之。見有一人。眠於草際。蔣即鳴笛告警。七十二號之警。聞聲趨來。共燭之。但見此人浴血下伏。俯之。冰矣。

蔣曰。是人想已被害。汝且守之。余當往報總署。七十二號唯唯。佇立面西。目覩蔣之行。未嘗少動。一生一死。共此荒場。七十二號不寒而慄。彼雖謹守長警之命。令彼尤膽怯而不敢移其跬步也。

是間離總署極遠。蔣既達九千戶街南。即與崗警二百五十六號語。囑勿令人過此崗位。繼即投署報告。警長沈新民聞報。即偕四警馳赴萬正街。七十二號見沈至。即以所經歷者奉白。沈本少年。對於偵查事件。自以爲極能注意。遂以燈燭死者。約三十餘歲。衣粗布衣。袴亦布製。兩履已敝。且無襪。喉間受刀傷。血續續出。少腹亦被刃兩處。委係受傷身死。沈乃以燈徧照地上之痕。果有血跡。似凶手於死者身旁。踐血逃遁向外者。

沈問七十二號曰。汝於發生此事後。曾他往否。七十二號曰。余寸步未行也。惟余至此。

爲三時五分。不知前警有所見否。沈不語。循此血履印向東。不十步至街燈最明處。貼近牆根。仍無所見。沈至此。乃茫然左右前後。瞻顧殆徧。毫不知凶手乃往何所。無已。至北字巷北之崗警。問之。此警卽一百三十八號。則對曰。自長警過此後。未嘗有人行此巷也。

移時。天已明。彼被害之屍。已如例驗訖矣。而沈之進行正未已也。既量此血履印之長短。又模繪其圓尖之狀態。其血印之出發及終點。亦草地圖以計之。獨坐室中。竭其腦力。以研究之。果也。會心不遠。奇思橫生。案中要點。忽然發現。無他。卽血印至牆根而止一語也。夫既至牆根而止。其人乃往何處耶。使於此處凶手越牆而進。吾將何從而覓其血印乎。思之不已。門啓處。乃來一警。報告曰。頃據萬正街居民范佳元之僕徐松認明死者爲巫四。係江北人。其居處職業。均不之知。沈曰。范姓卽斜對荒場者耶。警曰。然。沈曰。知之矣。汝且退。

有頃。沈率幹警六人。直往范姓。叩門而入。陡見南牆擱有一梯。梯傍爲陰溝。溝中乃滿貯血水。范佳元者。余友也。見警長突至。頗以爲怪。繼經其詰問血水之所自。則對以僕

人徐松所爲。須臾。徐至。沈曰。此溝中之血水何自來乎。徐曰。今晨宰雞之所遺也。沈曰。梯上之血何來。徐曰。傾水時濺及之耳。沈曰。汝何從而識死者姓名。徐曰。去年余在城南茶肆中。見巫與多人鬥毆。聞人呼其姓名。乃知之。沈曰。汝所宰之雞在何所。徐曰。今在竈下。猶未洗也。沈曰。汝引余觀之。至廚下。一雞已宰。置桌上。旁一尖刃。血汚狼籍。沈曰。汝以此刃宰雞耶。徐曰。然。沈乃持刃於手。呼警曰。捕之。徐大駭。范亦狂呼。沈曰。汝輩勿喧噪。此殺人犯。余不能狥汝之情。范欲置辯。沈不顧。曳徐去。

其明日。報紙上。乃有東方福爾摩斯之標題。發現首敍發生事件。繼敍沈之種種研究。終則敍其破獲之迅速。其於血印至牆根而止七字。則以大號字標之。末更進之以諛詞。一時社會上。均受其特別感動。而沈亦蒙上峯之贊賞。然而徐松苦矣。

時余養痾之江。忽得余友范佳元之電。第云求助速歸。余知范爲仁厚君子。彼必有不得已者。故發此電。遂乘火車至滬。抵蘇。趁輪回里。忽忽往晤范。范以報紙付余。觀既竟。問余曰。君視此有所疑否。余曰。疑點正多。第不知君有何事託余也。范曰。無他。即余僕也。徐松用之有年。人極忠懇。萬無有殺人之事。禍在告警以死者之姓名耳。余曰。牆上

之棟果誰置之范曰是不能憶及矣蓋已置之兩三日矣。余曰。徐之供詞。如何。范曰。文明。法庭。淫威。所及。何患。無供。哉。

余曰。此事關係極重。而覆雜殊甚。余意今日不必晤沈。余且與長警蔣祿生相晤。夜闌更深。此間。就燈光下一覩當日狀況。范曰。曷不先往荒場一偵之。余曰。余亦作是計也。

余與范徑至荒場。第見衰草離離。瓦礫塊塊而已。最後。於近牆處。見有拭穢之碎紙二方。余以足蹴之。忽見一。紙。頗。潔。且有字跡。余俯。拾之。中。部。乃有尖形之。血跡。兩行。范曰。此乃足研究耶。余曰。君且。視。之。死者。爲。尖。刃。所。傷。此。非。尖。刃。之。印。乎。范曰。然。余曰。且讀其文曰。

八十六　付开。　一百二十文。

此字作何解。余曰。此字余亦不識。余視。此。紙。係毛。邊。似從。帳。冊。撕。下。者。獨怪當日何不搜剔及此耶。可矣今得一綫光明矣余且往晤蔣祿生范曰夜膳余候君君余允之。

至第七分所。訪蔣祿生。蔣適在所中。見余。至則問曰。君近數日往何處耶。余告之。蔣

跡不見君之行蹤。否則巨案發生。舍君又焉能着手。余曰。君勿過譽。然余今日又矣。蔣曰。警長已破獲矣。君來太遲也。余曰。君視徐松寃否。蔣曰。此余不敢言。實余相識。余敢保其不至有殺人之事。余曰。敢問當日七十二號與一百三十八今在何處。蔣曰。適均在所。余當喚之來。須臾二人至。余肅之坐。余謂蔣曰。余更之前。兩崗位係何人。蔣曰。是不能記憶矣。七十二號曰。余憶之爲九十七號。余何處見之。七十二號曰。余至中風巷中。彼已立待。彼云腹疾。欲速歸。大約離崗鐘矣。一百三十八號曰。三時之前。係余替代他人崗位。余蓋連續六小時也。余曰。汝曾離崗否。一百三十八號曰。二時五十分。北字巷有婦人在途口角。余往勸之。曾離崗約十分鐘。余曰。若是則九十七號亦正於此時離崗。犯事處之東部。乃無一警。使於此。時有人在繡錦坊。赴荒場。君等固不及見之也。僉曰。然哉。君之特識也。

余曰。警長注意於血印之起迄。余則注意於血印之先後。余問蔣君。發見死者時。曾見血印否。蔣曰。未也。余更問七十二號曰。君聞蔣君告警後。曾見血印否。七十二號曰。未也。是處燈光尚及。余實未見也。余曰。然則血印何從發現乎。七十二號曰。自警長來。方

發現也。余曰。蔣君令汝立於何所。七十二號曰。死者頭南足北。余立於死者足部。面西而立。歷一時許。未嘗少動。余曰。君殆膽怯耳。七十二號曰。誠然。余曰。汝曾回顧或他矚否。七十二號曰。未也。余曰。使於斯時。有人從草際緩行。向東。君當不之知也。七十二號曰。是或然也。余曰。實告蔣君。君發現死者時。凶手實伏於草中也。待君西行。乃由此君身後。徐徐而遁。故血印乃現於發現後也。蔣曰。快哉君之論也。余於當時惜未一搜之。坐使凶手逃逸耳。一百三十八號曰。余於君言。乃有一疑點。余與九十七號。確於三時前離崗位。凶手及死者由東而入。余等或未之見。若三時以後。余與七十二號。既見蔣君經過之後。確未見有他人過此。彼凶手果何往乎。余曰。此語不能不佩君之慧敏。然余已得有一線之證據。幸而破獲。君自知之矣。余乃別蔣而行。

逕晤范佳元。與之夜膳。并告以偵查所得。且曰。眞相已得。夜間不必觀覽荒場矣。余將往候沈警長也。范曰。余亦願往。余曰。甚佳。鐘鳴九下。余已入沈之辦事室。沈顰蹙曰。君來太遲。余已了如指掌矣。余曰。君乃坐令徐松受枉耶。沈曰。枉字似不當。余曰。君所視爲證據者。非血印至牆根而止一語乎。沈曰。誠然。余曰。此卽君之誤點也。沈曰。君有辨

論否。余曰。君且聆余言。余聞范君言梯足之血跡爲雞血所誤濺。而君因血履之印直指梯上之血爲同類。此誤之一也。凶手既以足踐血印地有痕。何以登梯之後。梯之橫木乃無一絲之血。而君竟以爲凶手登梯而遁。此誤之二也。蔣祿生自東而來。未嘗見有一人。彼凶手何從登梯而遁。卽登梯矣。梯今置於牆內。彼牆外之梯。何人爲之運出乎。如凶手先運梯於牆外。則崗警何一無所見。使另有一人待凶手圖遁之時。由牆內運出。何以范君之牆上。乃絲毫無損害。試問木梯之重量若何。牆內之人由梯登牆。復運梯出牆。待凶手由牆外自梯而上。復運梯於牆內。二人魚貫而下。種種舉動。乃能使牆無損害乎。君不於此思之。其誤之三也。不特此也。吾人運梯倚牆。其貼地處必離牆二尺以上。乃能上升。更無傾倒之虞。今血印既貼近牆根。梯既不能直立。凶手焉自而上升。而君以爲凶手上牆而遁。其誤四也。綜此四誤觀之。徐松焉得不枉乎。沈聞余言。面赤不語。有頃則曰。君蓋爲徐辨護耳。余曰。是又不然。徐雖爲余友之僕。余雖受余友之託。苟徐果爲眞凶。余亦不願爲之辨護。所可恨者。眞犯逍遙法外耳。沈曰。眞犯果何在耶。余曰。今尚未知。余遂以第七分所中之談論告之。沈曰。若是則余眞誤矣。余曰。萬正

街衢形頗直發生事件之荒場固縮入二丈許也否則燈光所及、崗警烏有不見哉、沈曰。然則凶手果何往乎。余出有血之紙示之。沈曰。此字義。余不解。余曰。余初亦不解。今因。路。經。一。地有所。感。觸。而。解。之。矣。其理俟明日相告。余意明日。正犯必可就獲。今請以所獲之尖刃示余。沈如言。付余觀之。余以之比較。則此刃。視。血。印。稍。尖。小。一望而知其不合也。余遂與范。別沈而出。至九千戶街口。余辭范而返家。

其明晨。沈來余家。余問其何事。沈曰。昨聞高論。實獲我心。惟君言凶手自七十二號警身後逸出。未嘗由梯上牆。何以血履印適至牆根而止。此點君幸以告我。余曰。此易解也。街。燈。之。光。不。能。照。及。荒。場。彼。凶。手。自。黑。暗。中。逸。出。固。未。知。足。踐。血。痕。迨。至。牆。下。光。亮。之。處。始。自。覺。察。彼。必。一。時。無。措。惟。脫。去。其。履。而。行。則。不。復。慮。血。履。之。印。出。也。沈撫掌曰。然。哉。余愧未能思及之也。余曰。誠。能。於。此。偵。獲。血。履。則。兇。手。猶。可。就。獲。也。沈曰。血履焉從覓之。余出有血之碎紙指开字曰。此字。已。告。我。矣。沈笑曰。此何字乎。余曰。余不願以不確之事。先告君。君請行。余將出門治事矣。沈憮然別余去。

北字巷北口。有一肉莊。肉莊之西。有一小茶肆。鐘鳴十下。有一客。穿布衣。帽深沿覆額。

口操北音。獨坐室隅。肆主戴三。亦徐人也。與客娓娓語。客詢其生意之若何。茶客之多寡。戴以其同鄉。亦隨意語之。既而客將行矣。戴忽曰。先生肯爲余開一帳册面乎。客曰。是烏不可。惟今非年非節。汝曷爲易此帳册。戴曰。無他。舊册日前爲一人撕去兩頁。吾鑒經商以信義爲重。帳册有撕裂痕。易受人責。不得已。易之。客乃援筆書其面左曰。流水。右則年月。中署三記。既竟。揭示之。不過收付帳耳。然有一字。足爲客之注意。則开字耳。此开字幾於每行皆有。客曰。撕破帳册者。何事耶。戴曰。非他事也。間壁肉莊夥陳六。夜半如廁。強撕帳册以拭穢耳。彼不顧惜字紙。誠可恨耳。客曰。陳六乃住宿汝肆耶。戴曰。否。客曰。然則陳六夜半何從至汝肆中。撕帳册。戴曰。余不自行寫帳。乃託陳六書之耳。夜付晨歸。率以爲常。不圖彼之撕去也。余曾問彼。彼乃自認也。

客聞言。久不作語。以手摩膝不已。戴謂客曰。君有足疾耶。客曰。三年矣。曾訪名醫。云須以少年而多近油膩之舊履。煎湯洗之。病乃可愈。年來以新履易人之舊履。已非一次。治之固有驗也。今者出門日多。乃未及治之。故病復發耳。戴曰。君眞肯以新易舊耶。客曰。是焉得誑言。戴曰。若彼肉莊夥之陳六。固年少而近油膩者。不知彼之舊履。可用否。

客曰。佳甚。顧余不相識何。戴曰。余且呼之來。無何陳至。面黑。眼爆。齒露。鼻凹。戴告以故。陳極願曰。余卽往取來。顧一履。已爲猪血所漬。不知可用否。客曰。是更佳。陳去取履來。客持視之曰。佳甚佳甚。乃付茶資。謂陳曰。余當於九千戶街。購履遺汝。陳喜甚。持履隨客行。至九千戶街。南客驟摑陳肩。陳出不意。仆身於地。客出梏械其手。呼崗警捕之。并兩履。入署。客者誰。何不待言矣。

鐘鳴一下。沈警長如例審訊。茶肆主戴三。幷以撕破之帳册呈驗。一時觀者雲集。徐松則保釋。陳六付法庭。而范則治筵欵余。并候沈同席也。茲先錄陳之供詞如下。

陳六。湖南人。年二十九歲。向爲鐵匠。嗣失業。投北字巷肉莊爲夥。由死者巫四介紹。巫四亦業鐵匠。失業後。曾在萬正街戴姓茶肆挑水。去年春。因有姘婦口角事。被巫毆傷。屢思報復。未遂。出事之夜。由某處賭局。與巫同行。過繡錦坊。崗警不在崗位。遂走過。巫欲如廁。乏拭紙。當卽返店。撕戴姓帳册兩紙。計思此時荒場中。大可下手。乃卽持殺猪之尖刀。逕赴荒場。繼見一紙有字。乃留之。而以一紙付巫。巫如廁畢。卽用尖刀猛戳其喉。巫倒地。復戳其小腹兩處。卽用前紙拭刀。忽聞人語聲。乃蹲伏草際。

既見一警走過。一警立巫旁。渾身發抖。趁此機會。輕步走出。直到牆根。看見鞋下血印。遂卽脫鞋在手。同店假睡。(下略)

此案之眞相也。席間沈謂余曰。敢問此开字。果作何解。余曰。此開。水。之。開。字。乃社。會。上。應。用。俗。體。也。相。與。鼓。掌。不。置。

評曰。聰明可誤用乎。沈警長自恃聰明。幾寃殺徐松。探案誠不易言也。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探案亦當作如是觀。

雙十節

中國令節。以月日並著者。上巳則三月三也。天中則五月五也。七夕則七月七也。重陽則九月九也。載籍所記。社會所尚。惟此而已。自民國肇興。共和成立。而後十月十日之雙十節。於以發現。然此十月十日。乃就陽曆而言也。余今所記。乃爲中華民國之第一雙十節。是時四海之內。方喁喁望治。人民歡欣之情。莫可嚮邇。於是雙十節之盛舉。遙遠居乎習俗之令節矣。

先此雙十節之一星期。若行政機關。若自治團體。莫不發文告。印傳單。宣布此如火如

茶之創舉上而紳商學子下而販夫走卒莫不燈懸於戶旗飄於簷而一般水陸軍警商團學生均鮮明其服裝精麗其燈彩拂袖彈冠歡呼高蹈以俟此雙十節之速屆而一宣其欣快之情

且也繁盛之街市均高架彩色之錦棚大小之店肆亦鑲裝熗麗之屛幛其旂幟之上咸綴以斗大金字若曰共和萬歲中華萬歲民國萬歲懸於兩旁者更各出其心思撰以長聯夕陽乍下人影漸增四五里間百數巷內萬燈綴彩儼若明星之熠耀尤盛者則以軍樂時時奏之街頭巷口萬頭攢動路人側身而行有歷一時而不能行動寸步者

今余敍邑中之富紳矣全邑八十萬人在滿淸中葉富且貴者計四人月卽龔彭湯鼂是也龔彭今式微矣鼂族本不繁人亦不經意惟湯則人夥支煩其同族幾遍全邑其擁貲亦遠居乎三家之上此四家者類皆於淸室位列通顯以故共和告成若輩子弟咸願效忠淸廷屢設詭謀希圖反對繼見天心人事之不可以力抗乃以保存豚尾爲第一要義雖然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一般年將就木者無論已其或成童弱冠之靑年

襲其遺世或父兄之遺命保持髮辮冀清廷或有一日恢復必能立躋權要而博忠君之令名無如盈庭廣衆之間驟見此怪物必有從而非笑之嘲詈之此輩青年不堪其苦則亦有自斷其辮者然其一種富貴驕人之態至死不可易也似此開國以後第一雙十節凡有血氣莫不歡忻鼓舞一出於至誠惟此四大家則白幡掛庭粗蔴懸戶如喪考妣人或訝而詢之則曰吾爲清室持喪也孟子有言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若輩富翁之舉動幷幾希而不得矣

然而事有不可逆料者余前所敘四富之一若湯氏固首先反對共和者也力不能逮計不能就則惟有施之於一家一室之內於是老爺大人之稱謂花衣翎頂之服裝如傀儡如劇場時時逞其陋見效其愚忠搬演種種怪象自誌其悲哀自寓其快樂要不敢出門一步不啻以大門爲雷池也無如若子若孫伏處其專制政策之下固不敢不聽而其女其媳乃欲脫絆離羈不復受其籠絡夫然後余儕之心思手腕大受其苦矣大凡擁貲鉅厚之流其心思才力每有大背人道者知有己不知有人爲一般富翁之惟一要義自眩其多財則強人之貪而以金錢爲孤注余草此篇固深惡痛疾此一斑

銅臭兒余亦深惡痛疾此惟利是圖之警長

警長齊姓名川孫號子精是日爲十月九日余以恆例晤齊寒暄既畢齊謂余曰君甚勞苦余甚感君今而後有以報君矣余曰此職所應爲耳烏足以言報齊曰余非空言報者也君且坐試聆余言余應曰諾

齊曰有湯北祥者君識之否余曰知之而已齊曰是公於十數年前出守九江余曾蒙其屢次賞拔得任關卡優差四五次其人擁產絕厚天禍中國清室不振彼乃解組歸田優游林下余與彼過從甚密君知之否余曰未也閱者諸君須知此未也二字余已忍氣應之矣齊又言曰昨晚余又謁湯公彼謂余曰邇者十月十日非有提燈之舉乎共和共和乃輕僅爲提燈二字作標準余固無心觀覽也余有幼女年二十矣嬲余再三必欲一觀爲快余思街頭巷口奸宄叢生雖有婢僕亦難保護況余女有珠扣針一具乃余生平第一至寶苟非愛女亦不與之此珠普天下尙不復有其二余前在漢陽民間有一爭產案得余平反彼勝者乃以此珠相贈余配以兩鑽以赤金鑲之成一扣針今余女將於夜間觀燈且御此珠針余思苟非特別保護使珠針或有意外則余女

必亦有意外蓋余女與此珠針不啻第二生命也君之部下探隊本極有名余願以三千爲賞賚品苟得珠針無恙必以此數奉君不幸失而復得則半數亦不靳也余聞湯公之言如是頗以爲快自信余署中諸偵此事固優爲之安坐而得三千金余固不敢獨享也今君適來故以此奉告

余曰若是而言設警設探乃僅爲富家女子保護珠針乎齊曰君又固執矣湯公在清室位躋通顯且苟不棄乃以此瑣事見托安可辭哉余曰此固警長與湯之交情耳齊曰君非受雇於余乎奈何不聽余命令乎此事非君莫屬余敢以非正式之使令囑君一助君其許我哉事成當以半數奉酬

余曰若是則余更不願聞君欲之君取之可矣或頒之諸警可矣余獨不願受彼守財虜半文也旣承委托請君約湯北祥於午後一時携珠針入署與余一談

齊曰君亦欲賞識此珠針乎余曰然彼之所爲寶貴之珠針余固未之見也余未之見余烏從而保護之今且與君別余將出外布置矣齊曰君之助手得敷佈置否余曰足矣惟署中有裴子巢者今在何處齊曰裴一珠寶商耳在此亦備員耳君乃欲與之謀

耶。余曰。裴爲人。極精細。此事。余將付彼以重任。齊曰。是亦聽君。齊乃按鈴。須臾。裴入告以意。裴許可。乃隨余行。至署門外。余曰。汝以一時半至余家。勿遲誤。裴曰。諾。

鐘鳴一下。余又入署。湯北祥已來。鼠鬚。戳脣。豚尾。垂背。坐於椅上。搖膝不已。齊見余至。則爲余介紹。湯略領首。漫不經意。齊乃申余前言。湯遂探懷出一小匣。匣以錦裝。精彩絕倫。啓視則珠針在焉。針作一字形。兩鑽夾一巨珠。鑽之價。每粒不過五六百金耳。若此巨珠。既圓且光。値當在萬金以上。誠至寶也。雖然。寶則寶矣。無如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寶之者。誠不知是何居心也。余曰。女公子將於何時出門。其行坐之處有定點否。湯曰。有之。乃下午五時半。在轅西民國藥房內也。余曰。偕行者有幾人。湯曰。兩婢一僕婦耳。余曰。僕聞之矣。敢問。君持此珠針。來署時。曾否於途中。遇友朋。談及此事。湯曰。然。曾遇兩友。問余何往。余備告之。余曰。敗矣。君何荒疎若是耶。湯曰。君疑余友耶。汝誤矣。余曰。非是之謂也。君與兩友相遇時。僕亦在旁。而君之身後。固有數人。竊聽君言者。彼輩因不知君之珠針。藏於何所。故怏怏而去也。不信。請君掀外褂之內襟一觀之。湯如言。乃見其內襟之小袋。其底已爲利刃。劃一洞。湯大驚曰。若是其殆哉。

余曰君等出身富貴履厚籍豐固不知世路之崎嶇君有寶物君自知之惟欲以寶眩人斯禍患不旋踵而釁至湯曰君言未嘗不是而余女必欲如是余實無法阻止也余笑曰此殆君之家庭敎育趨於極端耳湯面赤不語齊曰君且勿作閒論珠針在此君將作何佈置

余謂湯曰君以保護之事責諸余輩然所指乃在寶物不能被失於女公子之身也今寶物在君身中途幾幾遇險余實無能爲力君今將歸使寶物或失去明日余將無從保護矣君之此行無乃險乎患在君之於途中告人耳湯曰然則奈何余曰余有一法不知君肯見信否然舍此固別無他法也

湯曰然則余一意聽君之指揮余曰請君以珠針付余余以身監之明日下午五時余當親賫君處直上諸女公子觀燈既畢余當再詣君也湯曰是亦無不可余曰然則請君於此珠針之後作一暗認湯如言乃付珠針於余余別之而返家裴已候余五分鐘矣余招之入密室歷半時許裴別余而去不半時裴又來至余密室中移時余令裴另至一室扃其門於是裴被余禁錮矣此種黑幕讀者於篇末處或當窺見斯時余實無

暇敍及也。

無何而雙十節屆矣。雙十節之盛。既如前言。余亦不贅。一言以蔽之曰。至夜而更盛耳。

余於五時半。持錦匣馳赴湯氏。是時湯之女公子。已佇立中庭。狀甚焦灼。見余至。作獰笑。余覰其裝束。乃大駭詫。下襲白裙。身着青衣。兩鬢後垂。綴以妃紅之緞結。紛膩其面。非此不足以呈其白也。脂塗其脣。非此不足以露其紅也。余不得已。啓匣出珠針置諸案。女乃取針扣於胸前。顧盼自喜。叱咤一聲。婢僕隨之而出矣。

余於此時自處極難。余不能自掄於紈袴子弟輕薄少年。追隨此富家女。余又不能任此少女。僕僕道途。使其珠針或有意外。雖然此女一出門。余方擔心憂慮。恐保護之不力。孰知余出門望之。誠令余百思不得其故。轉令余責任頓爲之輕者。其故何哉。蓋個人經行之處。固已有數十少年。衆星拱北辰。浩浩而去矣。嗚呼噫嘻。富貴驕人。乃如是耶。

是時衆火齊燃。萬燈盡明。店鋪中之婦女。如列羅漢。街衢之軍警。腰俱佩刀槍。均上刺。擠挾於人叢。排肩而行。各區之軍警商團學生。亦續續而至會集地點。中間又有肩輿

之停頓起落飯肆之單食壺漿此往彼來呼聲上徹天宇然提燈固未成行也余乃繞出轅西至民國藥房前見余所派之助手八人或作學生裝或作僕人裝或賣物者或觀會者逡巡退縮不逾此數丈地余之助手均得余之特令余曾謂之曰今夜之事本屬創舉警長愛金錢余欲保名譽物失苟不可得余任其咎賊或逃逸無蹤則君等任其咎諸助手咸心會余言故民國藥房前八人者川流不息在彼偵察其意蓋欲不令一奸究者停留於此間也

移時提燈隊來矣路警攔行人作一狹弄店中來觀者咸起立桌上先之者爲軍樂繼之以高等學生又繼之以各區之商團各區之保衛團以後則三十一區之初等小學生矣各區學生數皆在五十以上其年齡大者約十五六小者約七八齡校衣寬大拖地蹣跚而行類皆鼓聲鼕鼕喇叭嗚嗚吹之者面漲如皮球面赤如林檎帽章燦然互相輝映眩人眼目爲教員者亦全武裝佩指揮刀擦地錚錚作聲口呼一二一二以調其步代是時人聲轉覺靜穆觀者兩目注視不復作一語

無何第二十三區已行盡矣不意第二十四之校旗忽被一店招所撞擊彼搴旗之學

生兩腕乏力旗遂右傾隊中有一便裝之教員直伸其臂橫抗之旗又反傾直趨至民國藥房欄干旁欄內即湯女之坐位余知事出非常必有人從而播弄果也校旗矯正開步向前而湯女之珠針不翼而飛矣

湯女兩手俯胸嚶然作聲呼余領之轉身見一青衣作學生裝向前疾行道路狹窄相去僅數步不能躍上會有一助手自彼端來余促令擒之瞬息被捕彼亦不拒惟兩眼頗注意第二十四校之校旗余乃令拘此人向就近警所暫留余則隨此校旂向前忽値轉角旗又兜一人面猛掣之旗直而人不知何往矣

余返身欲向原路行人乃如潮湧而至寸步不能移蓋燈隊已過人人思歸故有此種現象焉余遂繞冷僻之街至第九分所果也余之助手拘彼奸徒在此余謂助手曰汝約待半句鐘押此人至署余今且歸晚餐也

晚餐方半齊已傳話促余赴署余投箸而行至則湯已在齊曰三千金湯公已携來今珠針已失女公子痛不欲生君將奈何余曰毋妨賊已被捕矣會當至署也須臾助手裘子巢至則曰頃於余肆中捕得一誑人賊請警長訊問余揮之出曰汝且待之不移

時。而前之助手所捕之青衣者。亦報至。余曰。可矣。

警長乃出庭審訊。由余先述曰。余奉令在民國藥房前監視。會二十四校之校旗傾側。入欄。余見此人將女公子之珠針攫下。余返身追之。以路狹人多。不克及。幸余助手自彼端來。此人於未擒之時。先以珠針扣於二十四校校旗角。余見彼已成擒。至轉角處校旗角上之珠針。又爲一人取去。齊曰。汝何姓名。汝聞之否。其人曰。余爲王四。吾亦受人之指使耳。齊曰。受何人之指使。王曰。其人蓋陸二也。齊命之下。令裴子巢陳述。裴曰。余受君命。待於肆中。九時許。果有人以珠針來問值。余即捕之來署。余曰。汝頗精細。今且少休。齊命陸上。陸承認不諱。湯時在旁觀席。覩狀大喜。

余乃謂王陸兩人曰。汝曹程度亦太下矣。汝亦曾偵知此珠之眞僞耶。余語甫畢。即拾石一塊。搥此珠。珠立碎。余呼曰。此僞珠。僞鑽也。汝等乃認爲眞者乎。湯大呼曰。僞耶。今碎矣。奈何。齊乃判押二人如法。

齊偕湯及余。幷裴子巢歸室中。齊曰。若識此珠爲僞乎。余曰。僞也。湯曰。惟余女確以爲眞。今君碎之。將奈何。余曰。烏得不眞。齊曰。眞珠乃一椎即碎耶。余曰。碎固僞者也。湯曰。

然則眞者安在余曰君知僞者何自來乎齊曰余不知也裴笑曰僞者實僕在鄰室中所爲者也余肆中此種僞珠固甚夥也湯曰豈余女今晚所御者乃僞珠乎余曰然實告君眞珠針固在余身也余乃探囊出一銀裝之匣啓匣以針付湯曰君且以昨日之暗記視之不知符否湯喜曰原物也余曰原物則請君收之余遂收余銀匣於囊立而言曰謾藏誨盜冶容誨淫君其識之余遂行返家鐘鳴十二下余笑曰今尚在雙十節也

評曰一珠耳乃勞大偵探如是用心如是費手如是佈置甚矣偵探之不易爲也然而無恥之警長固已安坐而得三千金矣

箱中履印

吾鄉習俗婚嫁之繁甲於蘇省嫁女者必置辦妝奩以媵壻家妝奩之內容若衣服金珠田畝廛屋傾家之半博壻之歡感若夫外觀之物則若衣櫥衣箱妝臺几椅之類不一而足其最不可缺者卽此衣箱箱爲木製其高約二尺對徑亦一尺七八橫約三尺啓之非易運之亦重大無倫晚近有門自直面啓之者頗似小櫥鎖亦用暗裝與前較

爲便利矣。

凡此妝匳所用之木具。列有專門之肆。肆中羅列各具。任人觀覽取擇。南城之內。業此者不下十餘家。尤以謝姓爲最。謝之牌號曰端豐。肆中人兼理木工。細小之具。均能自製。余友屈俊坡者。擁產頗巨。有一女。字於同邑許姓。婚有期矣。於是余友之足跡日徵逐於妝匳肆中。既而各具粗備。獨此巨大之衣箱。尚未購得佳者。

某日之晨。屈往謝端豐肆中。覓得最佳之大箱二隻。價亦不巨。遂得成交。先付其値。肆主付以取物之證。臨行諄囑。明日喚僕來取。肆主允之。執手而別。返身。適撞一少年。身

屈大驚。少年因兩屬無心。一笑置之。

屈既歸部緒一切。傍晚時。忽見二人舁此兩大箱來。且索取物之證。屈曰。余約明日自來取。今胡爲舁之來哉。二人曰。店主今夜將下鄉。三日後方歸。恐尊處來取時或有差誤。故屬僕等先行送來。屈大慰。付以證。并給銀一角。二人稱謝將行。屈呼曰。箱之鎖匙在何處耶。二人曰。噫忘之矣。匙爲店主所儲。俟其歸。再行奉上。屈曰。是亦無不可。二人遂忽忽去。

此巨大無倫之兩木箱。固安置於屈之內堂也。若妻若女若婢僕。遠親近攜。咸嘖嘖稱羨其新奇緻密。屈亦自誇其選擇之精良。其明日。屈起甚早。曾一箱之旁門啓置於地。屈恚曰。肆主亦太不經意。箱門乃未上鎖耶。昨日舁來時。竟未墜下。亦云幸矣。

忽聞樓上有疾呼聲。聆之。其女也。屈登樓問何事。女曰。失竊矣。屈曰。所失何物。女曰。金珠首飾均置壁櫥。而嚴鎖之。今櫥門洞開。中已空空無所有矣。屈大驚。忽見北窗大啓。走視之。則窗檻有青布一幅。連續兩匹下懸於地。此青布乃為運妝時絡置器具者。不圖反為竊賊之軟梯也。

右之所述。皆為吾友在余書室中所語。余既聞其言。則曰。如是。余姑偕君一行。屈唯唯。導余至其家。至則男女僕嫗。鬨聚一室。叫囂奔突。莫可名狀。甚或涕泣咒罵。余謂屈曰。現象若是。烏可偵查。君速命僕人等各事其事。毋令喧擾。余方可從事檢察。屈如言呼其僕。須臾耳根清淨矣。

余乃登樓觀之。誠如屈言。壁櫥空空矣。余曰。所失僅此乎。屈女曰。否。余之衣笥中。凡值錢之物。亦一掃而空。余已開一失單於此。先生請觀之。余約諗其所失約二萬金。乃闞

其室門。曰。此門夜閒若何。其女曰。闔而未閂也。晨起則門闢矣。遂察其北窗。收其布而觀之。布上之鬆浮處。均緊伏。下注。余曰。此賊。自門。而入。自窗。而下。可無疑。矣。余且下樓觀之。

余既下樓。繞入樓後懸布處。壁上乃有一足印。余謂屈曰。此即賊自布瀉下時。以足抵牆取力之處也。屈曰。將焉遁乎。余返顧見竹籬拆毀丈餘。余曰。籬外何地乎。屈曰。荒場也。場外則通衢矣。余曰。賊由此遁也。雖然。賊又安從入乎。

屈曰。或亦從籬外入乎。余曰。苟使從籬外而入。則此斷竹。必不棄於籬內。然余觀籬外足印。參差淆不可辨。賊不止一人也。惟入內者。祇一人耳。今姑至外室一勘之。

余至中堂。忽見牆隅有兩巨箱。一箱之門已啟。余偶留覽箱內。係未加漆者。箱底乃現兩履痕。余呼屈曰。試觀之。此箱底之履印。非與懸布處牆上之履印相同乎。屈曰。果然君意以爲何如。余笑曰。賊蓋由箱中闌入樓上者。屈曰。惡是何言歟。箱中烏得有賊。余曰。君購此箱時。曾啓視否。屈曰。余因欲檢視鎖鑰之完好與否。曾命肆主啓視。閉門而懸匙於鎖門。昨晚舁來。余索鑰未得。彼許送來。遂亦置之。余曰。適令此時。賊匿於箱君

胡知之屈曰賊匿於箱今晨何以箱門置於地余曰此即賊匿於箱之明證也舁箱來時鑰固未得今晨更有何人能啓之乎然此箱鎖自外啟之固非鑰不可若自內啟之固以指撥之可矣屈曰然則何取乎有鎖余曰箱所以儲物也非所以藏人也鎖製如是斯亦足矣

屈曰肆主余素識安有匿賊而盜余物者余曰舁箱者君識其人乎屈曰余不識也余曰君能知其果爲店夥乎屈曰即爲店夥余亦不識也余曰若是則可疑矣大凡店中之夥惰者恆多安有約定明日自取今日先送來者乎是必奸人之詭謀矣屈曰肆主安得受欺乎余曰君不言肆主下鄉乎君且報警余往肆中一細偵之

余至謝瑞豐訪其店主果於昨晚受人之招乘舟下鄉去繼問其兩夥昨日有屈俊坡君所購衣箱曾來取否僉曰未也余曰請導余一觀之夥疑余之欲購焉欣然導余觀之入其內堂於大小木器之中轉折而入一夥左右探望驚呼曰箱往何處耶一夥曰昨日固在此今日未來取果何往哉

余乃示以偵緝之證且謂之曰汝勿懼箱已失去然箱固仍在也汝第告我店主於何

時動身汝等曾離店否一夥曰店主於下午五時行余等於六時因有一醉漢入店喧擾余等逐之出店向南數十步顧此醉漢殊可恨竟袗余臂不釋幸旁觀者勸阻乃返店中一夥曰余憶之矣余憶當時見有二人舁箱怱怱向北行余意同業之夥故不加意也

余正問詢間店主自外歸余告以大略彼曰余受欺矣昨晚有一少年在余店前逡巡行適余送屈君出屈與此少年無意間相沖撞屈君向之道歉少年極瀟落一笑而去須臾又來向余問屈君之住址及姓名余問之曰君猶耿耿耶少年曰否彼殆近視眼耳余第問之耳余乃以住址告之少年自陳汪姓為南鄉白港人去城不過三四里一水可通且言性耽古玩昨由友人處借得一白玉觀音其座為紫檀所製偶一失手將此座跌損鄉人無能修補特請君一治之并出銀一元立促余行且曰舟已雇矣愈速愈妙明晨余將還諸友人也少年語止此余整頓各物隨之行出城果有一舟彼請余先行登舟下鄉自言乘馬而來也

余曰君至鄉又何如店主曰六時許已抵白港徧詢無汪姓者余大詫不得已返舟行

至則城門已閉乃付賚宿旅館中追余將入城瞥見邀余之少年從彼處行來余急呼之不應追追之則又疾足而去今憊矣余不知其何故欺余也

是時店夥以失箱對店主曰將奈何余曰君勿慮箱固在屈君處也店主曰是何意歟余曰賊匿箱中舁入屈君家竊物而遁矣店主曰鑰固在余處也余曰彼輩啓箱固有妙法若必原鑰則眞下乘矣

時則警署已查勘畢余入面警長仲英漢君正談論間忽見一人入年約四十許恂恂儒雅余識爲徐海籌君某校教員也仲欠身迎之徐曰僕有秘密事奉告警長今晨余聞屈俊坡家失竊事初本不以爲意忽於用僕室中見有謝端豐與屈俊坡君取箱之證據一紙大爲怪事余今持此紙幷令此僕隨余來乞警長一詢之仲大喜曰君眞顧全公益哉君且退休徐乃就別室坐移時徐僕入室警長訊其姓名則以汪福對仲以收證視之且曰汝此紙從何來汪福曰此紙非余所有今早在茶肆中見一曾爲人僕之殷六同桌啜茗殷臨行棄此紙於地余因存惜字心故拾歸之將以付一炬也余曰汝勿疑慮汝拾此紙汝實有功也仲曰殷六之家汝識之乎汪曰識之

仲乃令警四人偕余及汪同行。既至殷門首。汪叩門呼之。門內有應之者。汪曰。此卽殷也。門啓殷出。見警大駭。然已不克拒。以一警守之。餘則入內。東室復有兩人。一則翩翩少年也。既就逮。余問屈姓之物在何處耶。一人指牀下。余飭警取出。果屈所失物。蓋分贓猶未遂也。

桎梏三賊至署中。屈俊坡及謝肆主人均已至。余更令屈僕舁箱來。少年曰。薛壽卽誑店主及撞俊坡者。箱中之履印與殷六適合。薛誑店主出城。殷乃獨爲醉漢擾店誘夥外出。薛與其同黨李二舁箱行至僻處。啓箱令殷匿入。薛與李共舁至俊坡家。夜則往籬外守之。初不料殷之留履印於箱中焉。

評曰。娶婦以財。昏姻之道。苦矣。幸而箱中之賊。不過胠篋之流。得物失物。一轉瞬耳。否則吾爲屈女危。已有女待嫁者。倘其愼之。

鬼影

天之下。地之上。人與物已全占其位置矣。萬不容所謂鬼者再雜其間以與人物競爭。若是而言。則鬼之一字。吾人不過於字典中解之。理想中得之。盛倡無鬼之論已乃以

余所聞若吾友金僎公所言者則又異是。

僎公之祖若父。均爲粵之巨商其祖愛吾鄉山水。乃構鉅宅於積善鄉之西村。前隔溪水。後闢果園廳堂樓宇。備極崇宏其祖目覩斯宅之成功。以年老而仍歸故鄉。遺一僕馮榮。守此宅。閱數年。金之父便道來此。曾一入其宅不半月又去。是時。馮已娶妻生子矣。如是者。三十年。人第知此宅爲粵商所有。而馮與其子。全已完全改其土音。人亦不復以粵人視之矣。

距此五年前。余以事旅居海上。晤所爲金僎公者。金諗余鄉里名。乃告余以其祖與父之經營。余亦以所知者告之。金曰。若是則吾得友朋矣。苟得便。余必卜居於積善鄉。以承祖父之業。今年夏。僎公忽造訪面有憂色。謂余曰。僕來此一星期矣。余宅鬼怪突出。不能處也。余笑曰。烏有是哉。君特膽怯耳。金曰。君勿大言。使君身受之。乃信余言之不謬也。余曰若是言之。君眞有所感觸乎。金曰。豈僅感觸之謂也。余今告君一切。并將有求於君。一破此疑團。余曰。甚善。君且坐。爲余言之。

金曰。余襲祖父之遺產。均有簿籍。而積善鄉之宅。更有一細圖。并注經行之路程。以故

素不履行之地。余亦能按圖而行。不煩嚮導一星期前。余已抵貴鄉。本擬先訪君家。再往西村。嗣因好奇之心。梗於胸中。不期徑至西村。至則訪馮榮。彼已頹然老矣。彼告我先世經營之非易。爲子孫者。宜保守勿懈。余亦告以余父之狀態。及余祖之遺命。以爲印證。彼乃深信不稍疑慮。繼以其子馮全見余。全亦有子。年數齡矣。彼遂啓門導余觀全宅之屋宇。并以一書室爲余置臥榻。并曰此宅幾經人問余租賃矣。余以老主人所遺。及余之身。必不願他人居此。歷年後園果木生植極繁。老奴藉此得以餬口。若屋宇頹壞。老奴亦歲歲修葺之。老奴年老矣。犬子馮全乃不肯謀生。日夥余租屋於人。以取賃利。老奴不願爲也。是夜余遂宿於書室中。

余以舟車勞頓。寢寐極安。天將明。馮榮已起。爲余備晨餐。余盥漱時。馮榮娓娓與余語。并問夜來安眠否。晨餐旣畢。余遍遊宅中諸屋。若廳若堂若書齋迴廊。若後園。園中徧植桃梅杏李柿柑枇杷等。園廣三四畝。最後有樓三楹。繚以高垣。門則嚴扃。余詢馮榮內貯何物。馮榮云。大約爲藏書之所。自余祖手加封識後。未嘗一啓。然余父亦未嘗爲余言。余思此事不難問之余父。余爲子孫者。得祖父之庇蔭。得安宅而居之。則樓中之

物固爲余所應覺。早綏固無所異也。

余所臥之書室。在大廳之西。室與廳之間。夾一長弄。弄北可達後堂。南則包大廳之庭。直抵大門。前後均有戶。第二夜。時計針正指十二下。余因繕函。上之余父。函中備述一切。并以樓門深扃之故。乞余父指誨。正封函間。忽聞吁然一聲。出余書室之庭。芭蕉打窗。颯颯作響。余搴幃視之。殘月一鉤。照窗如銀白。余突見芭蕉之下。有一物焉。毛茸茸。人立而啼。面黑。口中火星。續續出。余駭而號。繼思此庭。四面皆牆。不知從何而入。然物既在內。余不妨嚴扃前窗。拔關呼馮榮。余計已定。冒險偏扃前窗。余見此怪物。已冉冉向牆隅而沒。余膽稍壯。心亦稍定。乃啓余書室。從此長弄。向南行。足未移寸。怪物已從彼端趨來。余計無所出。乃縮身入書室。闔門加閂。聽之。怪物彳亍而過。撼余門。余以身抵之。狂呼不已。繼而寂然。余乃以桌抵門。鋪枕被於桌而臥之。晨光曦微。怪物乃不復見。余即移去諸具。啓門向外行。

余之來西村。承父命也。父雖經商於外。然未嘗不念余祖掇業之艱難。故命余至西村。因舊屋而家也。故余住此宅中。余固主人也。夜來雖經恐懼。雅不願以之告馮榮。使彼

笑余之無膽。晨餐既竣。余乃扃余室門。啓窗踰欄。躍入庭中。余思怪物以夜出。今此日光之下。余當不蒙其禍。顧此庭中方僅二丈。雜以花木繁植。陰森逼人。余搜微剔隱。了無所得。最可怪者。此庭並不通長弄。不知此怪物何從向外。抑內外各有一怪物耶。探索久之。廢然而返。

是夜。余乃置備手槍。挾之身旁。燈火既明。余即返室假寐。既而月上矣。人靜矣。鐘鳴十二下矣。此時此際。正昨夜怪物出現之候矣。余不禁毛骨竦然。久之久之。乃無所見。余乃啓行囊。出書一册。倚枕觀之。忽聞砰然一聲。似有重物從屋上墮下者。繼即嗚嗚作響。如婦人小兒之哭。繞余室而行。余乃滅燈。執槍。就門隙窺之。突有一縷冰冷之物。從門隙直射余面。余不虞。從後直退。身撞書桌。桌幾翻。余遂劃洋火燃燈燭之。怪哉。余面所沾者。乃鮮紅之血也。

面既淋漓。照鏡大駭。白衫亦如桃花之點點。余不得已。就水盥之。并易余衫。余思磁盆中之紅水。不如棄之。免致明日爲馮榮所知。遂啓窗持盆棄水。不意怪物已抵余欄外。水所潑處。怪突起立。余不禁棄盆窗外。閉窗不敢聲。囊中之槍。已忘用矣。是夜。余又不

寢天既明。余檢取窗外磁盃。餐後。謂馮榮曰。余今日將作長函。汝勿入室。實則余蒙被而臥也。日午。余醒。馮榮適叩門。促余午膳。

午膳既畢。馮榮徹食具去。余乃研究今夜之如何準備。傍晚時。馮榮入余室。余遂問之曰。余家此屋構造宏大。汝乃獨處於此。有所畏懼否。馮榮曰。中心坦白。老奴何所畏哉。若夫宵小之流。老奴室無長物。更不必留意及之。公子年事方少。端宜廓張膽量。勿作婦人女子態。余笑應之。

無何。日光將下。晚鴉歸樹。暮雨蕭蕭。秋風習習。而余之心境。又入愁煩矣。乃事有不可逆料者。是夕竟無變動。直至昨夜。則事愈劇烈已。余以連宵得安眠。乃極快慰。枕上聽秋雨冷滴芭蕉。處室悄黑。伸手不見指。忽見余帳之前幅。陡現一白光。初視之如銀幣。繼而光愈亮。圍愈大。終乃徑尺。至此余已起坐。默覘其異。第見此白光中現一人影。面目不辨。惟見為一男子影耳。髮蓬蓬。吻張翕不已。余揭帳視之。無所獲。回顧則此影已映入牀後。余奮身走下。驟覺光線眩目。不可逼視。乃退而伏行。迨及室門。此光倏隱。正逡巡間。室門砰然開。蓋已破門而入矣。余情急智生。伏匿桌下。第見此怪物直撲余牀

榻。余乃乘間逃入長弄。至大廳。久之。見此怪物出書室而入後堂。余遂躡足行。隨其踪。緩緩近長弄之北門。見怪物已遠。乃輕闔其門。返身至廳。力運桌椅多具抵塞之。果也。怪物斷其歸路。乃從中央之垂花門。(卽塞門)直啓而出。余急遁入書室。仍閉其門。仍以桌抵之。就枕下出槍。啓前窗。以槍向天。是時書室門已爲怪物力撼。余卽扳機猛發一下。怪物呼然叫。已而寂然。然已東方漸白矣。

余經此數夜之恐懼。却鬼無方。不得已。走訪君家。乞君一蒞西村。一覘其怪。余笑曰。余非鍾進士。固無食鬼口吻也。然聆君之言。詭幻奇妙。頗似天方夜譚。余意此毛茸茸之鬼怪。當係動物。蓋談鬼者。從未聞有噴血射人者也。今第問君此染血之衫。不知曾浣濯否。金曰。未也。余曰。如是則甚善。余可多一研究品矣。大凡廣宅之中。久無人居。則甡狸狐鼠。得事盤踞。一旦以人居之。則此輩必力圖抵抗。事誠有之。無足怪也。若夫空屋作奇異之聲響。則有眞實虛妄兩種。眞實者不易多覯。往者曾聞人言。海上梵王渡某校於草創時。其課室中夜必作砰訇之聲。詰朝視之。則桌翻椅倒。不一而足。後有膽大者。伺其發聲時。躍入觀之。則諸具暫不移其位置。迨出。則又變更矣。歷半載餘。典守者

莫可如何終得某國博士某勘驗爲強烈之電流所致爰用種種器械收去此電氣乃得無事然此爲余所耳聞而未嘗目覩者也

至若虛妄之聲響余則屢逢不一次矣大略於空屋久曠之中爲最多日間了無所異夜既深人既靜則廣廳或高樓或長廊等處驟有多人足音出入不定甚或呼嘯號叫方桌則拖之使行几椅則曳之使倒於此喧嘩聲中猛以火燭之則聲響倏寂一無所見桌椅之位置絲毫未動人恆疑此種聲浪爲鬼怪不知實留音之發露也大約此種空屋於最初建築竣工後人於其中作種種搬物行動之聲材木既新遂感受此聲浪留入梁棟榱題之腠理歷年既久聲浪得他種感動而流出則怪聲作矣譬諸近今之唱戲留音機吾人固玩弄而不之加疑矣使於向無怪聲之空屋中開機發音而令從未見留音機之愚夫深夜聽之彼有不疑爲鬼怪者乎余固曰空屋中虛妄之聲響乃留音之因感傳布也今聆君言長弄所見之鬼怪能含血噴人明明眞實而有物質決不能以虛妄論之余意當是一種動物而無鬼怪也至若帳上所見之圓影似另一問題不能與此相提並論也今且問君來余家時曾告之馮榮否金曰未嘗與之言余曰

如是則君且歸。余當於傍晚時。訪君。今夜當與君共榻也。金唯唯。移時別余去。

余家去西村不過二三里。第一城之隔耳。馮榮與余亦相識。鐘鳴七下。余挾槍實彈。手一皮囊。忽忽赴西村。馮榮見余。大欣喜。且曰。先生乃與吾家主人相善耶。若是則公子得良友矣。言未已。僕公已出迎。款入書室。相晤之下。馮榮以茶甌進。幷導余觀前後諸屋。僕公以後樓深扃之門。指而示余。彼以爲奇異之點。余則了不以爲怪也。余隨處考察。突於假山石傍。拾得走獸之毛一小方。略似皮衣所墮下者。余夾諸手册。金固未之見也。

無何。夜膳矣。十下鐘。金肅余仍入書室。而闔其門。歷舉所見所聞之地點。告余。余請其以染血之衣示余。金啓箱檢出。余就燈下觀之。則此潔白之外衫。肩與胸各滿染鮮紅之色。余以水稍潤之。紅即爛漫暈出。余乃以舌略舐之。現一種特殊之酸味。一望而知其非動物之血矣。余謂金曰。君對於數宵之經歷。有所感念否。金曰。余聞君言怪物爲動物。余深信不疑。今夜若復觸目。以一槍了之可耳。若床前之鬼影。余至今尙不能解。余曰。余前亦以爲動物。今更決此動物。爲兩足者。床前鬼影。余本擬爲另一問題。及今

思之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金曰。君言吾甚不明了。余曰。今且勿論此。且研究今宵之佈置。余擬君先安睡。俟余夜半思睡時。再喚君起。苟有發現。互相招呼。金曰。甚善。遂去外衣。欹枕而睡。余倚桌而坐。左手執一卷書。右手納衣囊而握槍。金鼾不動。簷鐸無聲。所可聞者。余與金兩時計。嘜嘜之音耳。

久之又久之。出時計覽之。一下矣。余頗倦怠。金亦醒。問曰。如何。余曰。余意君或言之過甚耳。金曰。奇哉。彼亦畏生客耶。君且來睡。余請代君守望之責。余如金言。俟彼起立。余就榻而眠。一覺醒來。天已大明。金曰。君醒耶。余曰。然。金殆無所見耶。金曰。余初願不及此也。余曰。余睡已足。今當起坐矣。

早膳後。金謂余曰。君對於僕之所言。及昨夜之景況。有所見疑否。余曰。余深信弗疑。惟見解與君稍有區別耳。金曰。區別乃在何處耶。余笑曰。是不可告君。今且與君相約。余今當歸。晚餐後。余當再來此間。惟有一事相斟酌。余若再來。不願爲馮父子所知。君於七時。佇立門外。見余至。則調馮榮與其子他往。余隱匿入君書室。君能允余否。金曰。此易事也。惟余不解君之用意耳。余曰。君且勿論余之用意。乞閉室門。余將探索此小庭

金如余言。扃其門。余乃躍身窗外。但見芭蕉老梅。天竹丹桂。叢雜蔽目。近窗欄處。忽又見。獸毛。數縷。余亦。拾而。貯之。搜剔移時。亦無他覯。惟見。水電燈所用之。電石一小塊耳。余返身出。啓門走入長弄。以指。輕推。其牆。果也。書室之南。有一。小門。門砌以牆。而不通。擊之。聲如木板。用力推之。乃呀然。啓視之。卽書室之。小庭也。余謂金曰。君知此門否。金曰。未也。余曰。此卽鬼怪匿身之路也。余乞金覓兩大釘。從庭中堅釘之。使不能啓。騰身自窗踰入書室。且謂金曰。君諸事秘密。七時余當來也

七時。余如約往。金果佇立門外。見余至。招手令余入。余從之。逕至書室中。金闔門低語曰。君已晚膳否。余曰。膳畢。余方來也。君且治事如常。余匿榻上少休息。十二時再起值之。金唯唯。購燈攤書。朗誦不已。忽馮榮自門外呼曰。公子。夜深矣。可眠矣。金曰。然。余將眠矣。汝亦去休。馮乃去。

移時。人靜更深。金解外衣。出槍。余則已準備。忽聞嗚嗚之聲。自遠而近。金搴幃曰。來矣。將奈何。余曰。君勿懼。且來眠榻上。勿作聲。余當啓視之。使鬼怪可誤認爲君也。金以槍付余。蒙被臥。余乃以帽沿覆下。外衣擁頰。稍暗燈光。倚桌坐。側耳而聽。覺有一物自長

弄北面。輕步出。驟聞軋軋之聲。蓋已達余釘斷之門矣。余遂滅燈去室門之門。以兩手重抵之。身立於側。長弄之怪既不得入小庭之門。乃返顧此室門。口中吁吁。連身直撞余。倏其用力既足。倏鬆兩手。門啓。怪物直仆於室內。余以足猛蹴之。右手扼其頸。左手出電筒照之。果似一毛類之巨獸。獸爲余踐面部。忽墮下一物。余視之。假面具也。余知有異。呼金起燃燈燭之。人也。金怒曰。此馮全也。胡爲獸其皮。余乃梏其兩手。推之牆隅。余曰。汝不特獸其皮。直獸其心也。乃造作鬼怪以侮主人乎。金尤怒不可遏。操梃扑之。全涕泣不語。

金曰。君之膽識。誠過人也。余曰。此卽由眞實虛妄兩項所剖晰而審知之也。余既審知此鬼怪爲眞實。後樓假山石上及此欄外。又拾得獸毛數縷。視之係皮衣所脫下。而非活獸所脫下之毛。於此遂確定爲人類僞造之者。惟不虞爲馮全耳。馮爲君家三代舊僕。何故出此卑劣手段耶。全曰。乞赦余。余知罪矣。

金曰。然則彼鬼影又何說乎。余曰。是何待言。亦此惡奴之手段耳。余於庭中。固拾有電石一小塊。試思此庭中。烏有是物。非彼遺留。又誰遺之哉。彼直以幻燈恐君耳。金叱全

曰。汝何來此幻燈。仝曰。曩在海上。曾與演幻燈者相識。得其斷片耳。惟機器則無術購置。以電石燈照之耳。金乃覓長絙。縛仝於廳柱。閉室門與余少憩。

天旣明。金往呼馮榮來。告以故。榮見狀。亦不怪。蹴仝曰。汝自作自受耳。返身則長跪於金前曰。老奴無狀。不能敎子以道。願公子幷老奴治罪。亦不怨也。余見狀大駭。扶之起。慰之曰。汝勿恐。汝子殆有心疾耶。榮曰。否。僕固言吾子不肯謀生也。第不能與公子言明耳。老奴奉公子之祖及父。管理此宅。每年花果所得。悉以修葺房屋。殆奴子長成。輒以主人不知何日歸。欲暫賃於人。而得其利。且與老奴分花果所入之款。而不許老奴修屋。如是者非一日矣。自公子歸來。彼日間則眠。夜間則起。問之則曰屋大人稀。公子膽怯。余當徹夜深護之也。老奴信其言。遂聽之。不圖裝此怪狀。以嚇主人也。獨是奴年老矣。舐犢之情。亦不能免。公子倘哀而憐之。倘其推恩。勿使入警署。金曰。今且釋之。余當告余父也。余曰。是亦良佳。馮榮大泣不已。仝亦泣。厥後。遂爲父子如初。

評曰。鬼之權力大矣哉。苟無大偵探具此却鬼手段。則高大宅第。將斷送於鬼手中。然鬼之寃亦甚矣。鬼何嘗侮人。人自假鬼以侮人耳。人歟。鬼歟。人而鬼歟。不可知也。

爆竹一聲

余語方畢。余友秦竹汀怫然曰。烏有是哉。君其患神經過敏之疾歟。余曰。君以余言爲不當耶。抑過慮耶。竹汀曰。皆非也。直誤耳。余曰誤在何處。君試言之。竹汀曰。君所答者皆非余所問。余惟知其誤耳。不知其誤在何處也。平心論之。此事首宜視爲盜竊。否則余父或將此物遺失於他所。而自忘之。卽就君所言者言之。或墜諸池中耳。若謂竊賊有兩人。同時着手。而以爆竹爲先聲。余未之信也。余曰。先聲二字。君又誤矣。余蓋謂爆竹與竊賊同時並進也。竹汀曰。余終不肯信君之言。余曰。是亦聽君耳。余則舍此更無他法也。

有頃。竹汀曰。君言爆竹與竊賊有關係。君知爆竹。果何所用乎。余曰。以俗尚而論。除夕。元旦。固最普通者。若夫送竈。接財神。遷居。慶壽。構屋。婚嫁。莫不用之。君家雖近城而固村市也。其用當不若城中之繁。第有一事。村中人恆用之。卽茶肆中之講理屈者。必以爆竹爲伏罪之證。余意此時既非令節。又無應用爆竹之事。村中突有人購爆竹。人必注意之。若詭言與人伏罪。乃用爆竹。則賣爆竹者必不致疑。君家屋後。均山地。於此施

放。人誰研究之。今午後。余將造君家偵查此賣爆竹者。曾否。有可疑之人。面來購爆竹。如其。有。之。則事。易。爲。也。

竹汀曰。偵得購爆竹之人。於失竊安有關係哉。余曰。君至此猶不明余意。余固言爆竹。與竊。賊。同時。並。進。苟得購者。或施放者。竊賊不難就捕也。且君不言門上之鎖匙乎。賊既得目的物。更有餘暇。解此鎖匙。懸於門上。可知其得心應手。行所無事矣。竹汀曰。是不難知。彼蓋知余父之不良於行也。惟余所疑者。賊之去路耳。余曰。是何待言。由大門而出耳。若余所疑。乃在賊之來路耳。竹汀曰。何故。余曰。君家門臨池水。其闊當在一丈以外。而君父之書室。前窗洞啓。窗下之牆。與岸如鏡之平。彼竊賊何從駐足乎。言頃。鐘已十下。竹汀乃辭余去。

竹汀之父。名石。自號曰秦石老人。老人年逾七十。精神矍鑠。所可恨者。兩足痺痿。不能自由行動耳。然室中緩步。固亦無妨。其所居在北城外。傍山而棲。有屋三楹。左爲老人臥室。及讀書之所。中置什物。右則其子竹汀所住。竹汀任城中教職。晨出晚歸。率以爲常。老人耽詩書。悅禪理。故其居處亦極修潔。東西及後。植瑯玕千株。環以竹籬。南檐傍

水。澄可鑑人。蓋澗泉也。右屋之南。通一小木橋。達彼岸。徧種花木。亦以短籬障之。大門在焉。

老人自奉極廉。生平所愛。書與畫耳。然有一珠緣金表。爲其老妻遺物。老人篤於伉儷。覩物懷人。一日未嘗去手。行則貯囊。眠則置枕。坐則置案。昨日下午三時許。老人伏案治事。案臨前窗。日光照水。藻荇紛披。風來水動。則折其光。上映簷際。如簇練紋。老人時執其金表視之。蓋盼其子竹汀之歸也。

正凝視間。忽聞屋後爆竹一聲。老人驀然驚。置其金表。回首聆之。起立。疾步向北窗行。夫老人之所謂疾步。不過視余儕之普通步也。老人恐有人竊竹筍。故啓北窗視之。乃並無所覩。返身俯案。恚曰。誰作惡劇。來賺老人。伸其左手。將握金表。杳不可得。遂探囊中。回顧北窗及諸案。均無所覩。老人不得已。啓其室門。呼僕。顧門已下鍵。繼思覓鑰。乃憶及鑰與表鍊相繫。表失去。則鑰亦同往矣。是時竹汀適歸。老人呼而告之。竹汀曰。大門已開。僕人往何所乎。噫鎖匙乃懸之門上耶。遂啓門。助老人共覓之。終不得。僕聞呼聲。亦出視。竹汀曰。汝在何所耶。大門洞啓。汝乃不之知。僕曰。余閉門而入後園。

聞聲而卽出。未有多時也。老人曰。然則奇矣。竹汀曰。得無墜入水中乎。老人曰。烏有此理。卽使墜。不水固清冽。不難矚及之也。竹汀俯首視之。果無所覩。

今日之晨。竹汀遂走告余。余獨注意於一聲之爆竹。如約往叩老人之門。老人見余至。接待頗殷。且曰。尊論已由余子代達矣。識理透闢。余深愧思未及此也。余謙謝。遂入其書室。老人一一指示。備及詳密。余曰。昨日曾啓窗乎。老人曰。四扇均啓。余覩其窗之下部均有泥指印。惟模糊不可細辨。旣乃繞行對岸短籬下。探首窺室內。歷歷皆在目。余謂老人曰。余知之矣。賊由前面短籬越入也。竹汀曰。是則余亦知之。敢問室門未啓。彼何從而取室內之物乎。余曰。是有三說。其一則賊旣入籬。預携一長竿。鈎取金表而竊之。然此說不能行也。余觀此池水。乃有一丈三尺之闊。彼長竿之力。必不能逮。其二則涉水而過。然水深五尺。窗檻離水面亦五尺。賊立對岸。可見室中之具。賊立水中。卽身長一丈。亦不能見室中之物。故此說亦不能行也。其第三說。則余之理想也。賊定由前進。伏於草際。先約一人在屋後施放爆竹。逆知老人必驚而走視。賊乃由彼岸一躍而過也。以左手援窗之下部。右手攫金表入囊。復以右手換左手。以左手復握近門之窗

以左足踏中屋之南廊身得直立乃鍵門懸鑰從容上小橋出大門去君觀此窗之下部正面有四小指一大指之泥印反面亦如之近門之窗其下部正面有一大指泥印反面有四小指泥印苟使人握窗而懸其身萬無有五指在一面得力者非其左右手換力之証據乎若手指而有泥痕則越籬時所汚者也獨是池闊一丈三尺躍過又須以手懸窗其人之技可爲能矣余故曰爆竹與竊賊有關也

老人曰審理明晰令余心折今茲將若何着手耶余曰此余之應盡之職也無煩老人矣余遂問老人及竹汀出遊近地并抄至老人屋後冀有脚蹤之發現忽於林中見一徑寸之碎紙黃其地紅綠其花其一邊有萬盛發客四黑字嗅之作硫臭余恍然知此爲爆竹所爆裂之紙遂走入市中暗偵諸店鋪之牌號祇有邢萬盛雜貨之市招再偵他家更無近似者

余遂假購紙烟爲名入店少憩瞥見架上乃有爆竹數枚余心有所觸乃問之曰余觀汝店生意頗佳店主曰生意至今日眞有難言者紙碎須換烟潮須換一日之間不過賺數十文耳余曰若架上之爆竹既售去當無換之者店主曰換雖未見還固有人也

余笑曰。余不信也。店主曰。余向不欺人。昨日有張勤者。來購三枚。移時乃來還余二枚。正不知其何意也。余笑曰。殆搶親耳。（鄉俗搶親放爆竹一聲）店主曰。先生乃亦知此俗。第彼張勤。乃江北之賣技者。恐非搶親之謂也。余曰。彼賣何技乎。店主曰。彼能斬文武戲法。其同道曰夷司中。善走索攛刀門等。余曰。如是則甚佳。余家主人明日壽辰。頗愛觀此種技術。彼在何處。余將招之。店主曰。自此向東近橋處。彼泊舟於岸畔。汝立茶肆中呼之。或尙在岸上也。

余如言至茶肆中。呼張而夷亦至。余詭言如前。張索値僅三四元。余曰。値不必論。余主人最愛觀跳躍之技。汝輩能演乎。夷曰。余能橫躍一丈五尺之闊。余曰。可矣。噫。今何時乎。夷以手探囊。既而出其手曰。大約四時矣。余頷之。側耳細聆。夷之身畔。唧唧有聲。余曰。余將入城矣。汝二人乞隨余面主人。可先付定洋。僉曰諾。

余偕之入城。呼岡警捕張而夷。則余先加以梏。索其身。果得秦石老人之珠緣金表。解署審訊。悉如余所料。越日竹汀至署領表去。歸途來訪余。余問之曰。如何。竹汀含笑不作一語。

評曰獨居荒僻之區偏用珠緣金表老人亦未能免俗耶竊表者以爆竹爲行竊之助殆會研究心理學者思之不禁一笑

塒中石

是篇所述乃屬於法律性質矣初無所謂偵探也雖然著者固不諳俗尙之所謂法律也不特不諳法律抑且痛惡法律考此痛惡之理由實由於大法律家大半爲目不識丁之流讀幾册法律講義便自詡爲大法律家足以保障人羣透闢眞理迹其所行所爲不過錢債之關係耳繼續之爭辨耳充其所至較之淸季之惡訟劣幕爲尤甚無如社會之蠢鄉曲之豪趨之若鶩奉之若神於是大法律家意義日益高簧鼓日益盛囊橐日益贏循至賭博之勝負代之以上控敗訴之名徵逐之品評附之以目的權利之語若茶樓若酒肆若旅館若輪舟汽車一有若輩混跡其間則脣吻所翕張耳鼓所感觸無非法團物權義務解決送達諸醜語聞之必作三日惡嗚呼法律天下假汝之名以成罪惡豈淺鮮哉

吾非眞惡法律也吾蓋痛惡夫俗尙之所謂法律耳使俗尙之所謂法律果可保障人

羣。果可透闢眞理。則吾今所述之事。亦可不必費吾筆墨。無如法律自法律。而非法非律之事。因殺然爲之。不僅殺然爲之。且爲此非法非律之事。卽爲講法律之人。若是而言法律。果可保障人羣透眞理。吾不信也。

是故讀余此篇者。其人不必深明法律。其人必須尊重公理。其人必須注重道德。其人必須契合良心。然後可讀余書。然後讀余書而知余之痛惡法律之眞理。由蓋余之痛惡法律。乃余之法律也。余之法律。卽此篇之命意也。命意惟何。證據而已。證據非法律上應守之名詞乎。

大凡人類之惡果。社會之孽障。其所以造成種種怪狀者。初非人類自爲之也。亦非社會自釀之也。此中蓋有兩大魔力。足以轉移造化。挽回天地。而非人類社會能與之抵抗者。其物惟何。一則金錢魔力耳。一則官爵魔力耳。屬於金錢魔力者。簡言之曰富。屬於官爵魔力者。簡言之曰貴。雖然。富與貴不可同日語也。有先富後貴者。有先貴後富者。有富且貴貴且富者。以余所見所聞。一般富且貴貴且富者。大半爲其祖若父之遺蔭。愼則流長。惰則流短。一言以蔽之。曰貧與賤之先聲耳。不足道也。若夫先貴後富者。

以城市之中爲多。其富也。不過位列通顯。職任邊要。宦海歸來。囊盈篋滿。買田置宅。娛聲怡色。頤指氣使。魚鄉肉里。爲子孫者。更不知稼穡之艱難。悖入悖出。如是而已。至彼富且貴者。則以鄉里之土豪爲屈一指。金旣贏矣。錢旣充矣。彼金錢固不肯戀家也。於是捐納爲顯官。苞苴賣金紫。畎畝鄙夫。立可上躋廷陛。富日以富。貴日以貴。鄉里之間。一日不可居。乃卜宅於城市。以與一般縉紳相抗。其志乃遂。其願乃償。今余所述。卽富且貴者。與貴且富者。因一牆之爭競。幾至喪家亡身。而余尤恨法律之不足以保障人羣。有確切之證據。而不能援法律以闡眞理也。

去余所居不下半里。有街名白荷塘。一水縈帶。兩橋相通。其地雖未見有所爲白荷。然平坦修潔。綠樹陰濃。每當炎夏之時。夕陽擱山。一縷丹霞。穿此碧蔭。如覆異錦。如發奇花。令人於此留連不忍去。入夜則淸風徐來。水光融洽。避暑者恆有攜藤牀竹榻。徜徉其間。月落參橫。尙有未歸人也。

街之東北。轉爲慶星街。乃冷僻之地。四五年前。固爲一片瓦礫堆置之所。今則非復昔比矣。吾友有平紫甫者。其祖若父。固余所爲貴且富之流亞也。顧紫甫之爲人。乃一反

一般富家兒之習慣。余曾見其於十年之中。破其家產之半。誠可難能矣。夫子。孫。能。破。其。祖。宗。之。遺。產。者。非。善。事。也。余胡爲表而彰之哉。蓋紫甫之。所。爲。破。產。者。其。識。見。之。宏。遠。志。趣。之。高。尚。要。非。尋。常。人。所。可。望。其。項。背。統計紫甫於十年之中。經營慘淡。一日不少懈。兢兢焉以不克破產爲恨事。迨至共和告成。民國肇建。紫甫走告余曰。今而後。余可告無罪於祖宗矣。余已破余產之半矣。余聞紫甫之言。亦深慶平氏之有人。爲之撫掌不置。

紫甫曷爲而破產乎。紫甫嘗言。余祖若父。歷任要職。德政在民。口碑莫泯。無如世俗之僻見。必以余家擁有巨貲。泰半爲祖宗造孽中得來。余欲湔除余祖余父之寃恥。不能不破余產。而一爲祖宗伸氣。是故十年之中。若赤十字會。若醫院。若學校。若一切公益事。若鰥寡孤獨之窮而無告者。有求於紫甫。無不應者。迨至光復軍興。紫甫又統計其十年所爲之出入。核其應餘之款。彙而充入軍費。於是紫甫之心願以償。紫甫之家產已破其半。而紫甫之名譽。亦日甚一日。名。譽。高。而。嫉。妒。者。隨。之。矣。

居恆聞年老者言。紫甫之宅。尙在淸代道光初。向某姓購得者。故其屋制。皆低淺。大門

若窗扉至紫甫乃重構增建宅後更闢地治小圃圃中略蒔花木。建樓三楹。爲讀書之所。繚以高垣其東偏傍景星街者造數屋以備竈井柴廁之所。屋之後。牆之東。治雞塒以棲雞。樓之北。牆之西。浚小池以養魚凡是種種位置其地乃向曹氏購得其初亦瓦礫堆也曹地極大紫甫第購其半耳此宣統初年事也

距今一年前。景星街頭。忽有鍾貢棠者出現。鍾固東鄉人也。其人格。卽余所謂富且貴之流也。自貢棠卜居景星街。紫甫之厄運至矣。貢棠爲東鄉方池村土豪。其先世皆治田。自食其力。久之。得貲充積。兼并席有。一躍而爲富翁。於是襏襫鄙夫。漸臻爲紈綺膏粱矣。不數年。納貲爲典吏。其子若孫。善夤緣。熟於諂媚用世之術。得其大吏之覆翼。遂出而爲令。又數年而貴不可言矣。無何。淸祚云亡。萑苻徧地。鄉居者惴惴有戒心。白璧黃金。貯藏乏術。於是退而思及匿迹城中。以爲眼前之庇護。貢棠亦入此潮流。遂購景星街曹氏之地。榜其門曰方池鍾氏租棧。此租棧二字。若何命意。外人不得而知。揣其心。不過曰此爲鍾氏收租之屋。鍾氏固方池村人也。在此不過暫居耳。棧者。旅館。棧房之謂。棧房非暫居之所乎。

無何。鍾氏大興土木矣。其建大門焉。若教堂。其建大廳焉。四面玻璃。若種花者之花房。其建後樓焉。若車站。其建書室焉。若崗亭。其建竈突焉。若電燈廠。其建倉廒焉。若監獄。一宅之內。怪誕不可言喻。而貢裳不爲怪也。其命名尤足令人發噱。大門卽余所云六字。命其大廳曰殿楮堂。蓋自詡楮墨之會。達殿廷也。命其樓曰麥充樓。蓋以登樓觀稼。自擬也。命其書室曰藝透室。蓋言造詣藝透澈也。會有辯給之流。過而誦之曰。堂名田鼠。樓名陌銃。室名泥腿。彼將自呈履歷耶。貢裳聞之。敢怒而不敢言。

自貢裳大興土木而近地之居民。受其苦者。更不可言喻。此如山如阜之瓦礫。必令畚局舁之鄉間曠野之區。然當移運之時。泥䃲狼籍。瓦粒載途。適逢細雨。行路者沾足沒脛。時被顚蹶。向之言論。輒怒目不問。加之木材起運。更驅逐臨河洗衣淅米之婦孺。毀岸損牆。槪置不顧。窮民切齒。路人側目。無如富貴貧賤。階級九天九地。莫敢誰何。惟有飲泣而已。

然而貢裳之雄心猶未已也。貢裳於大廳落成之日。徧招城內之鉅紳及大腹賈。先數日。更裝電燈十餘盞。似此巨大之第宅。戔戔電燈。似不敷用。不知彼因電燈公司之無

電表不能察其電量彼已隱向春申江上購百支燭光之燈私自布置開筵之日輿馬盈門而余友平紫甫亦與焉夫紫甫非畏其貴也亦非慕其勢也徒以近在一牆之隔則睦鄰之誼自不能全捐不知一飯之飽受其隱禍不復淺鮮此固紫甫當時不及料抑亦閱者諸君所不能料也

越一二日貢裳以道謝爲詞造紫甫家辭意撝謙備極親善將行矣忽言曰僕廳之南牆與君家相比未知然否紫甫曰然貢裳曰彼處爲內室乎抑書齋乎可否請導觀之紫甫曰是爲僕讀書之所不妨寓君之目遂偕貢裳入後園略事觀覽而出明日貢裳遣其司帳者管庶鈕往謂紫甫曰敝東與君爲近鄰君又爲謙讓君子敝東因大廳南牆太高塲又狹小夏時南風不易吹入未免嫌其炎熱敝東擬雇工將君家之牆略事折低其所費之値均由敝東擔任此事諒君必能許可也紫甫聞其言不禁失笑既而曰是殆鍾君之戲言也余牆造於前君家構屋於後余之牆固非他人所能干預也管曰不聽亦由君意余家固非善與者紫甫曰是何言歟余不願聞君之言也拂袖而入管乃逡巡去

臘鼓送冬去。爆竹迎春來。觀燈節後。紫甫方擬與余作鄧尉之遊。無何法庭之通知書送達矣。諦視之則紫甫被控矣。原告何人。鍾貢裳也。所控何事。則竟謂紫甫恃勢佔地擅建高牆。破壞風水諸款。末更云。公民備有地址丈尺。立有四址界石。懇請勘驗。不確情甘反坐等語。紫甫閱畢。不禁大怒。乃念貢裳之觀後園。庶鈕請拆牆。均爲控余之先聲。無如余固購自曹氏。今曹氏尙有人在。契據完全。余何懼哉。乃與相善之法律家謀具詞法庭。力辨其誣。此時之紫甫。固自謂操必勝之權矣。

余與紫甫相交有年矣。彼有事必告余。獨於此事則未嘗見告。是非紫甫之薄余也。正紫甫之厚余也。彼蓋知余之不諳法律。不願以余素不研究之事。強屬余研究之。無何。批示矣。批示云何。則勘驗定期也。

此着在紫甫本無所懼。然初亦不之料。紫甫自問良心。無絲毫虧損。我不佔人。亦不虞人侵我。是時法庭之推事。爲王青恆。王與紫甫亦相識者也。門前輿從喧闐。法警擎槍峙立。此神聖不可犯之推事王青恆。率其所部。如期而來。其勘驗之次序。則先鍾而後平。入鍾之門。紫甫固隨往也。牆之東西。各豎平姓之界石。繼又入平姓之宅。鍾亦偕來。

迨入後園覓鍾氏之界石。無有也。

王謂鍾曰。汝稟詞中。爲立有界石一方。今乃無有。豈爲平所私拔也。平欲置辨。鍾攙言曰。公民原圖。載明界石立於牆之東南隅。離牆五寸。今東南隅有雞塒一所。盍勘驗之。紫甫曰。敢問推事。勘驗界石乎。抑勘驗雞塒乎。王曰。汝勿言。且候余勘驗。飭役揭去雞塒之瓦。推其矮牆。此其中。有何物乎。則矗然界石也。其文曰。鍾殿楷堂界。貢棠撫掌曰。如何。吾固知其鬼蜮技倆也。紫甫覩狀大駭。幾至發狂。陡聞伺候一聲。推事歸去矣。

紫甫目覩衆人之陸續出。迷惘久之。不作一語。佇立庭中。忽有拍其肩者。紫甫回顧。喜而言曰。君于何時來乎。余何未之見耶。余曰。余來久矣。紫甫曰。余其敗訴矣。余曰。是不能逆料。余覩推事王君。頗多疑竇。彼於塒中界石。若早有把握。入門即注目於彼。余敢問君。君於塒中之石。有所知覺否。紫甫頓足曰。寃哉。余購此地。尙在光緒三十年。後彼貢棠之建宅。乃在去年也。烏有未購地而先立界石者乎。卽使有之。余之爲人。亦不肯作此狡詭技倆。余曰。然則塒中之石。其飛來石乎。紫甫曰。君於此時。猶作戲言乎。余曰。是非戲言。君試思。二三尺高。四五寸厚之界石。一人舁之而不勝。何從入君之屋。又何

從入君之雞塒中乎且余觀界石深陷土中一尺許决非片刻所能竣事者意其別有狡謀乎

紫甫乃招余入其書室有頃則言曰君之理想頗有意味君對於界石之事有所疑議否余曰侵佔他人之地固以界石爲重要之點所可疑者石不現於他處乃得之於雞塒中誠爲人意料所不及試言君家於造牆時果有侵佔之思想曷不幷此界石而去之又胡爲隱藏於雞塒乎且雞塒必經泥匠之手乃不虞泥匠之漏洩乎何況君購在前彼購在後人所共知卽曹氏亦倘有人在此事余敢斷言爲貢寠之毒計也

紫甫曰彼果何從而植此石乎余曰貢寠殆穿窬之流亞耶君不觀雞塒之後牆乃無石灰藻飾此卽斷定爲彼家從外挖入者也余意歲尾年頭畜雞者殺雞渡年塒中必空虛無物彼卽乘此隙而作挖牆埋石之舉君家烏從知之哉紫甫笑曰然哉余得證據矣余牆不虞其佔也余曰此戔戔之証據猶不足滿意余當更覓確實之証據余觀鍾之界石均刻鍾界二字獨於此乃刻堂名可於石廠一探且彼挖牆亦必須泥工倘併泥工而覓得之則衆証確鑿彼當無可逭罪以法律言彼於侵佔毁物兩罪固已成

立一面再與曹氏之原售者出其舊契一視之貢寔雖狡又何辭以辨哉。紫甫曰。謹謝盛意。余以此事託之於君。君幸爲我一偵之。余笑曰。所惜余不諳法律。否則當爲君之辨護士也。紫甫乃大笑。余遂言別。

紫甫之訴辨也。余前已言之。乃與某法律家計畫者也。今茲變起非常。彼法律家亦一時無措。蓋彼所學習之法政講義。固未嘗有此塒中界石之名詞也。計無復之。惟有就余之第三策。與原主曹氏商之。滿擬得曹之舊契一觀。事非當可立辨。無如曹氏竟言舊契已失。莫得追求。然曹亦有言。謂售於平者若干。售於鍾者若干。當時實無絲毫重叠。今鍾掩去曹之丈尺。而以界石爲憑。石有新舊之不同。於此已得滿足証據。固無待舊契之得與否。卽得之。丈尺亦不過總數耳。法律家聆此言。亦深以爲然。

余今將敘一酒肆矣。此肆設於慶星街之北口。有桌四五。坐椅二十許。每當夕陽在山。嗜酒者恆聚飲於此。顧其流品至爲猥雜。大半爲縣署之差役地保之夥。附近之流民。與夫石工泥木諸匠。笑言啞啞。手擊其案。足蹈其杌。非醉不歸。非打不已。然在肆中則極樂觀之。以爲如是則生業方盛。碎盃摔碗。不虞其不償也。流血剝膚。不虞其被累也。

於是此輩酒徒。益肆無忌憚。卽尚警亦畏之如虎。而莫敢誰何也。

某日傍晚。余過此酒肆。第見呼聲甚高。衆皆立於桌上。圍觀如堵墻。忽見一胖大者。大詈而出。余識其爲西門石匠丁福。余聞其詈曰。汝以吾爲無知耶。今年財神生日。（卽正月初五）非汝來定界石乎。囑余一日爲期。余聽汝言。乃一夜不寢。今乞汝請余一壺。汝猶靳而不肯。可知汝之心術矣。汝果得錢多少乎。言未已。一瘦小者出而長揖曰。乞汝勿言。余實乏錢。明日再請汝。丁曰。此言稍覺有理。須知墻洞瘦小掩其口曰。余知之矣。明日明日。定請汝。遂徜徉而去。余乃問肆主。彼瘦小者何人。肆主曰。此沈七也。素爲泥工。此間鍾宅之工頭也。余聞其言。恍然遂匆忽走告紫甫。囑其設法招此二人爲証。

余不諳法律。余已屢言之矣。無如自此以下。彼鍾平之交涉。純然爲法律問題。余將何以措辭耶。余將約略述之耳。世之大法律家。讀余此篇。必當啞然失笑矣。

紫甫之辨訴又上。貢寃之履控又來。定期傳訊。兩造齊集法庭。彼矮小之王青恆推事。足穿緞靴。上御緞褂。首覆常禮帽。目帶旺力克。于于而至。法警持槍立正以迎之。乃南

面高坐。無何。開庭矣。無何。問訊矣。無何。辨論矣。又無何。退庭矣。余時列坐參觀。第覺空氣。窒。塞。黑暗。無光。直至紫甫呼余。余隨之行。方覺光。天化。日。須在法庭。以外。始見之也。至其辨論之要點。貢棠直以紫甫侵佔爲辭。雞埘之造設。卽爲希圖滅迹之確証。而紫甫之辨。一則曰造墻在前。再則曰界石係新鐫。三則曰原契丈尺不誤。若証人丁福。則有石廠之帳册。書明初五承造鍾殿楮堂界石一條。字樣沈七則供認初十夜半遵鍾之令。挖平姓墻立石。推事見衆証確鑿。無所用其駁詰。乃以定期判決爲詞。於是推事于于而入內矣。

執。意。此。定。期。判。決。四。字。直。不。啻。推。事。王。青。恆。之。廣。告。也。紫甫不喻其意。坦然返家。飭工斥去雞埘。幷欲拔去其石。余時在旁。力阻之。且曰。姑俟判決。須令貢棠自拔其石。乃爲。正。理。紫甫允余言。乃不拔。

不數日。判決矣。其判決之全文。今不復錄。一言以蔽之曰。紫甫侵佔之罪成立。讀者諸君。讀余書至此語時。必大笑。必大詈。其笑惟何。笑余之謬言也。其詈惟何。詈余之不明法理也。不知此中委曲。初無深意。旣非余之。讕言。亦非余之。不明法理。其所以出神入

化迅雷不及掩耳具有此高尚法律者蓋貢裳納五千金於王推事也王既受此五千金法律雖具在而此五千金之魔力更在法律之上於是舍本求末不得不爲此違法枉律之舉動以曲媚此五千金使紫甫而早計及此紫甫必不敢訴然余料紫甫固未嘗不計及此也獨是紫甫肯拋擲其家產之半於公益之事獨不願納諸違法枉律之徒嗚呼噫嘻此紫甫之所以爲紫甫也此法律之所以爲法律也法律云乎哉

余草此篇乃在紫甫敗訴半年之後既成乃示之紫甫紫甫曰是亦偵探小說也丁福沈七苟不得君偵獲更無覓此確切之證據也余歎曰法律欺人證據亦安所用哉紫甫笑而不語出其手中之紙扇授余曰余錄前人之詩於扇君盍讀之余示其文曰

千里書來只爲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余閱竟還之紫甫點首不已

評曰强權世界固無所爲法律也作者欲以偵探戰勝法律亦不自量耳今慶星街之鍾姓第宅日新月異雖然不知能久守否也爭勝一時究不足爲福焉

三萬元

月落。參橫。之候。燈昏。人靜。之時。城西中元巷。有一高樓。雙扉緊閉。闃寂無聲。是間本爲偏僻之所。樓爲茶室。日間不過輿夫走卒息肩之地。至夜。卽行人寥落。爐火掩熄。況此半。夜將。過宜乎。蕭瑟如墟墓矣。樓本臨街。門外乃有一短衣少年。鶴立鷺視。側耳而聽。彼蓋。自謂。一人立於此。間更無。雜響擾其耳。膜於是。沉心。凝志。一意。詗察樓上之人。約七八輩。錚錚。鏦鏦。隱約在樓之後軒。其聲圓轉。一聆而知爲規劃。銀幣。其數乃至數千。少年既熟聞之。乃逡巡而去。出巷時。突有一。黑衣。者。掠少年之。肩而過。少年。亦不。爲意。也。

此十月初事也。距此八月前。西城綠水灣頭。有一工人。業泥水者。村居無俚。乃沽飲於酒家。耳酣面熱。自樂其樂。日已夕矣。忽有拍其肩者。回顧之。乃城中千頃堂方姓之僕人。孫有福也。孫曰。晏金汝乃閒暇耶。晏曰。邇日城中戒嚴。吾儕小人。出入不易。以致工作皆無。幸有餘錢。乃在此買醉耳。孫亦嗜酒。遂同座對酌。有頃。孫曰。此來本有所奉告。汝願得財乎。晏曰。固所願也。財從何得乎。孫曰。汝欲得財。且從吾入城。晏曰。入城恐不及矣。孫曰。吾有對牌。不虞城之不入也。晏曰。如是則可卽行。孫曰。汝且回家。整理作工

之器具。余待於此。速去速來。晏允之。須臾。偕孫行。既入城。竟造方姓家。面其主人。卽方吉舟也。方曰。命汝來本無他事。余於去冬。新構之屋。汝尙憶之。晏曰。得無宅後之一椽乎。方曰。然。晏曰。屋中曾挖灰也。（富家拭牆之石灰必於屋內挖地作深池以水化灰歷半年而用之）今不知增滿否。方笑曰。增矣。此屋四面高牆。僅一小門。今春屢出鬼怪。拆之可惜。故命汝來。汝爲我。塞此門。晏曰。此易事耳。明晨余當呼工人來治事。方曰。不可。須汝一人。於今夜。竣其事。晏曰。堵塞小門。乃須夜間耶。方曰。然。事竣。予汝十元。孫乃導晏出至小門。門已鎖。晏乃與孫共運磚石。家中固有灰泥。取用極易。破曉而竣事。方付值。晏稱謝而去。

千頃堂者。街名也。非個人之宅第也。千頃堂之後街。爲老唐宮。余今且敘老唐宮之銅器店。店極小。有樓一楹。店中人均臥樓上。日間造諸器具。乃在樓下也。樓後。傍人之高牆。設肆年餘矣。沿街置一舊木欄。壁上遍懸所造之銅鎖。銅鍊。銅勺。銅鈕等。案與地板塵積如鋪。桌幃如襯絨毯。蓋自設肆以來。未嘗一掃除也。店中人姓章。兄弟三人。長名全。次名兆。幼名苓。全任縣役。次幼均業銅作。幼則分居於轅前街。章兆有姊。嫁於中元

巷宋氏。姊弟四人。皆嗜烟好賭。九月二十七日之傍晚。兆與其姊。忽大衝突。互相詈咒。至夜乃止。越三四日。其姊設筵款其弟。若兒備謝前日之無理。人咸見其姊金釧金戒輝煌耀人目也。

竹青河畔。有樓一楹。其樓前臨街。面河。左右及後。均荒場。樓乃危峙。其中。樓中有一婦人。李其姓。性甚暴戾。彼固無近鄰也。然其遠鄰。亦畏之如虎。不敢與之語。李婦頗有資。以其資設一稻柴行。鄉人之運柴入城。舟過其樓前。婦必阻之。以賤値購其柴。販於紳宦家。所贏乃得倍蓰。如是者有年矣。十月一日。婦又大購稻柴十餘元。鄉人之與李婦。固已熟聞矣。乃是日於稱量時。評價時。一反其從前錙銖較量之態。而婦又覓成衣。造時服章其身。入夜則訪之者人影幢幢。至一二時而止。

滿清運倒之後。一般業翎頂大帽者。咸受特別之損失。不得已。改作不西不中之呢帽。藉以餬口。有華欽仁者。帽業中之巨擘也。設肆於市東街。顏其店招曰華星。店業亦甚發達。顧欽仁有特別嗜好。所好維何。卽阿芙蓉也。店中耳目甚多。不便設榻。於是茶餘飯後。潛踪於中元巷宋婦家。吞雲吐霧。日以爲常。十月四日之夜。電火已明。店扉已闔。

宋婦挾一巨囊來訪欽仁。相與密談。久之。宋婦去而復來者數次。店夥方出外啜茗沐浴。故人亦未以爲怪也。

余今且敍轅前之章荅矣。荅贅於席姓。席本業刻字者。設鋪有年。席死。章遂主其家。章荅既嗜烟及賭。平居相交。更無一上中人物。其刻字鋪。不過一表面耳。由是衣食不給。則以詭詐爲能事。自章二與姊沖突後。章荅則日坐店中。怡然自得。十月四日。有一人衣半舊之衣。帶深沿之帽。持銅元二百餘。向章荅換銀幣二枚。章荅計銅元之數適合。遂易之。其人持其銀幣。反覆視之。探懷出紙包之。藏於衣囊中。徜徉而去。

十月五日。正陰歷八月初九日也。月色皎潔。冷露襲人。呂湖中乃有一大舟。欵乃入此湖。舟中人影雜遝。上坐者爲孫有福。次則晏金。其下章氏姊弟四人。柴行中之李婦。木工猶五。馬販史嘉。相與舉杯狂飲。拍掌歡呼。時有一小舟。中坐一黑衣人。傍此舟緩緩而過。東方將白。乃返城中。舟纔泊。忽有一少年。詣岸佇立。笑謂諸人曰。呂湖之遊樂乎。諸人均不與之語。少年乃負氣而去。

余書至此。將言黃中培警長矣。十月六日之晨。余偕一少年忽忽入署。黃謂余曰。與君

數日不見矣。君作何事消遣耶。余曰。消遣固別有在也。然而勞矣。今爲君介紹一人。庶令君亦得消遣之法。黃曰。其人乃在何處耶。余引之入。少年見黃。乃無一語。黃偕之至密室、有頃。黃出問余曰。今將若何。余曰。事本重大。然不宜遲緩。黃曰。先捕耶。抑先勘驗耶。余曰。事主未嘗發覺。在理不容余輩過問。惟社會上竟有此種惡徒。冒法肆行。不除則不足保治安。余意先捕其人爲得、黃曰。然則行矣。率警二十。出署行。是日距雙十節。僅四日矣。民國五年之雙十節。一般人民。以帝制既倒。共和重興。其欣喜之情。咸自心坎中發出。而況吾邑人士。未受兵戈之慘。未嘗風鶴之驚。際此良辰。均一呼百應。大舉慶祝矣。商鋪則以彩錦組花。橫列簷際。各學校團體。則高颺五色之旗。臨風飄蕩。與日爭光。人不論城市鄉鎮。擁立而觀。吾儕率此一隊警士。魚貫入繁盛之區。夾雜人叢中。路人亦不以爲異。既至轅前街、直入刻字鋪、以數警守其門。行人駐足。噪問則以查烟對。章荅聞此言。大聲曰。余久不吸煙矣、黃曰。汝第導余輩入汝臥室。荅坦然拾級登樓。指左室曰。此吾室也。

余瞥見其臥榻之下。排列蒔花之磁盆十數枚。中有泥漬。并有碎缺者。黃則飭警啓其

衣箱。至第三箱。則發現煙土數包。苓曰。此非余物。乃友人所存者。黃曰。此非汝之罪。余不罪汝也。搜箱如前。至第五箱。箱中乃不可思議矣。大凡家不論大小。人不論富貴。衣箱之中。萬無有藏泥魂者。乃此箱中。竟滿貯泥魂。苓知事不佳。思欲遁。足甫及門限。余已按其肩。笑謂之曰。待汝久矣。且少休。乃令一警梏之。黃以兩手撥泥沙。沙中散置者。皆銀幣也。爲數約一千有奇。如是者得兩箱。余曰。警長速令押此獠歸署。且扃此門。待事畢再來搬取可耳。黃曰。諾。遂如余言。而余輩又向老唐宮行矣。

老唐宮非繁盛之地也。然以小小一銅鋪。驟有此如火如荼之一隊警士。往踵其門。鄰近者莫不以爲怪。且轅前街去此亦不遠也。章苓搜煙之事。此間亦已聞之。惟語焉不詳耳。余方抵章兆銅鋪之門。瞥見有一人。向西奔。余呼警急追之。則章全也。全力如虎。撲警倒地。警亦健者。就地握其足。警立而全仆矣。捕之。同入銅鋪。時余已將章兆加梏。其姊亦在。幷拘之。乃勘其後室。了無所獲。遂相率登樓。兆卽據坐一木桶。大聲曰。吾輩安分良民。何罪而煩搜捕耶。黃曰。汝勿聲。汝罪固甚大也。汝且起立。此間無汝坐位。兆

乃逡巡立。余卽啓之。木桶內燦然銀幣也。余曰。是誰之物歟。兆不語。其姊則飲泣而已。余更掀其臥榻之破帳。帳墮則見其後墻宛然粉壁。壁係新粉飾者。余曰。汝之修飾墻壁。乃至奇特。何飾於隱僻而不飾於他處耶。兆曰。是墻有滲漏處。故飾之。余曰。飾墻乃須挖此竟尺之圓洞耶。黃令警去此榻。以手撫牆。此新補圓洞之泥灰軟而且潮。謂兆曰。是胡爲者。兆不語。其姊更戰慄不已。余乃令警押章兆與章全歸署。而留其姊別雇擔夫。舁此大木桶。以警押之。亦令歸署中。

余謂黃曰。事遲或生變。且往中元巷搜之。黃曰。然。乃下樓扃門。守以一警。是時觀者又塞途矣。須臾已至中元巷。宋姓。卽章姊之家也。拾級而上。不及半。有一人。忽忽下。見余等。乃反身上。冀欲自樓窗躍下。開窗。見街中有人。不得已。走匿牀後。是時余輩已完全登樓。余見室中白帳高懸。帳則閃動不已。一望而知其後有人也。余乃直前捕之。其人手掇身後之櫥。堅不肯行。余用力掣之。櫥卽倒下。櫥門損而銀幣四散矣。余且不覩此阿堵物。令梏之。問宋婦曰。是何人。宋婦曰。此孫有福也。余曰。此賣主之惡奴也。既而收拾櫥中銀幣。數約萬金。亦如前法。令擔夫舁歸。拘孫及宋婦。扃其門。而余與黃亦歸署

矣。

方余等歸署之時。此種駭人聽聞之事。街頭巷口。三人五人。竊竊作私語。一般報館訪員。削尖其鉛筆。手執抄薄。此往彼來。銑其聽覺。冀得一新鮮之新聞。無如余等深守秘密。不使絲毫滲漏。而幹練之警士。亦守口如瓶。不虛其責任。故此事不過得諸社會之理想耳。理想如何。賭耳。煙耳。外此更無從懸揣矣。

移時。黃如例。密訊章全章兆章苓及宋婦孫有福等。若輩狡詭異常。或以房價對。或以田價對。或以他人之存款及會款對。而章苓之婦更號哭不已。是時。黃已另飭探員督警及擔夫。至犢前街章苓之家。將其銀幣兩箱。加封舁至。當庭檢點。箱中共一千有餘。木桶中。亦一千有餘。宋婦之櫥中。得八千有餘。余曰。若輩固非富有者。何來此巨款耶。且此銀幣均沾有泥跡。果何自挖得乎。衆不語。黃乃令前來之少年至庭。章苓見之。先呼曰。此夏生耕也。前曾索詐余不遂。願故誣陷余等耳。夏曰。十月初。汝等在中元巷樓上。半夜。數銀幣。亦余誣陷耶。五日夜間。呂湖之遊。亦余誣陷耶。余曰。不僅此也。五日夜間。汝等舟中。固不止此數人也。汝輩曾亦見余之小舟。掠汝舟而過乎。四日傍晚。余曾

以銅元易汝之銀幣幣今在此汝且視之其色澤乃與之相同汝既云他人之物乃得以之易銅元耶衆不語黃令分別押之別以密室錮夏生耕

黃退入室謂余曰今將如何余不圖若輩之狡詭如此也余曰以理論今當先捕泥工晏金以情論則當先告諸方姓然一經勘驗事必徧揚彼晏金亦狡徒也捕之不易矣雖然余固有妙法招之使之自行就余也黃曰此法君將若何余曰告白耳黃曰告白乃可招之使來乎余曰然今且勿問君且以正式公事往勘方屋可也黃頷首不語

鐘鳴一下余與黃偕便服警士四人往訪方吉舟方聞余至頗以爲怪彼雖擁有鉅資平日曾無絲毫補助公益至此乃不得已逡巡出迎余見其人不過一十六七之童子耳然面目黃滯吁氣續續灣其背伸其掌仰其面大有富翁之狀態誠哉富翁之遺傳性有爲生理學家所不易研究者抑卽孟子所謂居移體養移氣乎黃問之曰君家失竊曾知之否方曰余家本非富有君勿誤會余曰誰問汝家富有不富有不過警署既有竊賊之拘獲事關汝家不得不告知耳方曰盛意足感余家實未知有所失也余曰汝家最後之牆貼隣者何姓耶方曰章姓銅鋪耳余曰使由章姓屋中穴牆而入則汝

家可得聞否。方曰。是烏不得聞。惟今春已堵塞後室之門。故雖有聲。亦不可得而聞也。黃曰。君何故塞此門。方曰。以室中有鬼怪耳。余曰。此讕言也。余意。鬼怪當是地中物作祟。方面赤不語。余曰。君令何人塞此門。方曰。素爲余家作工之晏金耳。余曰。晏金今在何處。方曰。是不知之矣。余曰。實告君。君所爲室中之鬼怪。恐已不翼而飛矣。汝且導余往觀之。

方乃偕余等往後室。及門。門仍堵塞如故。方返身取一鐵匙來。幷令僕夫運斧鑿。拆去所堵物。余乘間問之曰。有孫有福者。君家之僕耶。方曰。然。今夏已斥去矣。余曰。堵門時。彼在否。方曰。在此。且晏金亦彼所招來也。言頃。堵物已去。門遂現出。方投匙用力去鎖。門既啓。方速余等入。第見一小庭。亂草沒人脛。近北一小屋。無窗無門。簷際散置花盆五六。余視之。與櫝前街刻字店中所見者相同。余曰。此花盆亦君家之物耶。方曰。否。余家無此物。亦不知何自來也。余曰。君且視此墻。墻係新粉飾者。方曰。果然。此墻卽與章姓相聯者也。余曰。且取一梯來。須於屋上察之。方遂呼僕。僕既去。方入室視地窖。頓足曰。敗矣敗矣。三萬元去矣。呼聲既畢。涕泣隨之。余等亦無從解勸。須臾。僕取梯至。余登

而視之。則見屋瓦皆碎。牆上有圓洞痕。正與老唐宮銅鋪樓之牆洞穿也。

余下梯告黃。黃曰。余有不解者。彼惡徒何不就地掘之。反欲上屋耶。既上屋矣。何故又有此洞。余曰。是易解者。挖牆之舉。必出諸晏金。晏固知此屋周圍均匾磚密砌。挖之非易易也。故若輩乃有上屋之舉。既達目的。若輩又無此力量足以挾物登屋而出。故於樓上挖此牆之上部。上部之磚較近地者稍薄。故易施斧斤。既鑿洞。乃由此運物近洞。彼間由洞取出之。既畢。由此飾牆升屋而出。此間草際之石灰。即其明證也。方曰。惡徒何由知此屋之內容耶。余曰。君家之富。有人盡知之。此室殆新藏者。然外人固不知也。外人而知之。實君自告之人耳。方曰。余未嘗告人也。余曰。君自不知耳。今春烽火頻驚。君乃於夜半招人堵門。非告人以室內有物之先聲乎。方曰。誠然。余悔不及料也。余曰。今幸惡賊就擒。君速具報告來署。尚有以報君也。方唯唯。黃遂與余出。

越日。黃復提訊諸惡徒。宋婦稍露微供。供出寄存之所。若柴行之李婦五百元。帽業之華欽仁七百元。孫有福則供出鐵匠邵銀寄六百元。紙作王九寄三百元。買紙烟之丁季三。存六百元。賭徒胡侍堂存五百元。黃既得供。四出偵拘。幸俱捕得。并搜獲其贓。然

其數已或足或不足矣。

是日之晨。報告白欄中。乃有大字登出。其文曰。

現擬建造大洋房一所。如有泥工願承造者。請於兩日內。到清水弄巫宅面議。此項。工。程。約。須。五。萬。承造者。無須。保人。祇須先。存保。證。金。八。百。元。　巫宅帳房啓

此告白一出。業泥工者莫不思染指。顧此八百元三字。尋常泥工見之。莫不咋舌。雖有。其。心。苦。無。其。力。徒呼。負。負。而。已。

十月八日之午。清水弄之西偏。有一小屋。屋中有兩人。娓娓而談。一卽綠水灣之泥工晏金。其一人在晏金心目中。固以爲巫姓之帳房。而閱者諸君早知爲余所僞飾也

余視以造屋之圖樣。晏金細細閱之。繼卽與之論値限期。終乃謂之曰。汝旣願承造。須於今日將保證金送來。余當偕汝存放莊號。一面取銷告白。晏曰。可。四時當取來。言已遂出。

余乃走告黃。佈置一切。四時方至。晏偕其弟晏壽。挾金來。余命之坐。且謂之曰。今須將。款。細。檢。之。晏如余言。一一解視。果八百元。余暗察之。果有。泥。漬。痕。余曰。此款。汝從何處。

得來何以有此泥漬晏壽曰此爲余兄弟湊足者余曰湊足亦不妨余問汝銀幣何來泥漬晏金曰是烏知之余曰是八百元既爲汝兄弟所有烏得不知晏壽曰吾等承造房屋他不必論余曰實告汝余奉警長之命待汝久矣汝果見機請隨余行晏壽瞪目不語由窗躍出足僅着地身已被捕門啓兩警入拘晏金并八百元入署去余草一取銷告白之文付報社登之

其明日黃復提訊衆見晏氏兄弟至知不可諱乃一一承認章兆復供出存欵五千元在馬販史嘉屋中史亦得八百元晏金自認得一千元孫有福得三千元晏壽認得一千元木工猶五得九百元猶六得一百元黃乃令警陸續拘至就供詞所得確爲三萬元而綜其實數不過如左

章全　二千八百元　　章兆　四千九百元

章苕　一千九百三十元　　宋婦　八千五百四十元

孫有福　二千九百三十元　　華欽仁　七百元

李婦　四百三十二元　　晏金　一千七百六十九元

晏壽　八十四元　　猶五　八百二十七元
猶六　九十一元　　史嘉　七百九十元
邵銀　五百四十三元　王九　二百九十二元
丁季三　五百六十元　胡侍堂　四百三十元
共計二萬七千六百十八元　短少二千三百八十八元

事既明白。治之如法。方經此事。乃以其所失之數盡充公益。而彼少年之夏生耕亦入方之帳席。蓋所以報其德也。

評曰。以擁有巨貲。平日無絲毫補助公益之守財奴。雖經鉅竊。亦天道好還耳。吾人視之。若無覩可耳。不足惜也。然按之社會上。有惡徒冒法肆行。不除則不足保治安。則此案之破獲。亦有職守者當盡之義務。頗聞案結後。方姓以所失盡充警署費。則彼章氏兄弟警署。當馨香禱祝之矣。

貓香

籬菊綻黃。渚蓮浮白。秋風多厲。早已卻紈素而御袷衣矣。九月某日。晨余以恆例入警

署。是時警長姓高名雲鼎、字棣素、年不過三十、而心思靈敏、意態活潑、遇事造詣之精、研求之刻、尤爲常人所未易及者。

余入其辦事室。第見高據案而坐。左手撫其所愛之貓。右手持一函。顰蹙讀之。見余入。卽命余坐。并以函授余曰。君且視之。余展誦之曰。

警長足下。僕研究圖畫有年矣。猥以家貧。遂以微業博資。聊以餬口。邇者卜居貴治下南清街。屋旣卑小。畫室臨街。片紙黏窗。藉陽光以晒畫。計亦良得。不意昨午一稿方畢。如恆例敷於窗檻。冀其彩色之速乾。忽有頑童數輩。上前爭觀。觀之不已。竟加奪取。此持彼斬。紙遂紛裂。當時僕正在室內。調朱弄碧。目不暇瞬。殆見此舉動。走近窗前。多數之頑童。已如鳥獸散。紙已紛飛。人亦追之不及。獨是敝居貼近崗位。該崗警何目無所覩。不加禁止耶。雖然往者已矣。來者可及。用特繕函貴署。乞面諭崗警。嗣後對於此種事務發現。務希竭力保護。鄙人幸甚。社會幸甚。　程大星啓

余曰。此種要求。眞可謂無理矣。聽之可耳。警長不答。俯視其愛貓。自首至尾。自背及腹。以至耳目足爪。一一加以審察。旣竟。則閉目吁氣。久久不語。

有頃。問余曰。君知余前日之失竊耶。余訝曰。未也。所失何物乎。高曰。贓已返璧矣。余曰。誰偵之。誰破之。高曰。余未令誰偵也。而失物已返璧矣。余曰。警署中失竊耶。高曰。誠然。所失。即此。貓耳。余曰。失之於何時。高曰。此貓蓄之有年。似解人意。夜臥於榻。日睡於椅。前日之晨。忽爾失踪。至夜乃歸耳。余曰。是為家畜類之常態。烏得以失竊論。高曰。否。前日之晨。有僕見此貓。足疾向屋後去。午餐固未歸。晚膳亦未見來食也。不特此也。報告失貓之家。固已屢見不鮮矣。大抵皆失於晨間。夜則仍歸。乃至署銷其案。余初亦疑其妄。以為此特鄰兒羈縻之耳。不足論也。孰知每遇失貓。必同時有七八家。或九十家之報告。余意每次失貓。必有十餘頭。而又同時歸來。諒必有人設法招致之也。余聞北京一帶。每至冬令。貓之皮毛豐澤時。每有行竊之而售其皮。故人之蓄貓者。必雜剪其毛。使不適用。而後貓不注人目。而生命可保。若夫南省。固未有此舉動也。且彼售貓皮者貓一被竊。即不生還。今茲各家之報告。固以晨失。而夕得也。尤可怪者。不先不後。同時有十餘家之得失。斯可怪耳。若余之貓。固亦以前日之晨。入此溯流者。余昨日曾令人監視之。乃一無朕兆。亦未嘗見其狂奔疾走。現有特殊之狀。余今更偵察其毛澤亦略

無損傷天下萬無有招致羣貓而以飲之食之爲快者且又具何法可於同時招致羣貓乎君今且視余貓有所心得否

余乃撫貓之首繼爲之爬搔其頸細視之貓睛黃白各異卽俗所爲金銀眼者渾身雪白左右耳際及尾略現黃色毛長及寸骨軟爪斂余撫之良久又復躍入高之懷間嗚嗚而睡矣高乃置之榻上任其酣眠余思高之談論頗似獸醫以堂堂警長乃注意於一貓不亦可哂然既任余以偵查之責矣余又不能不加以研究余謂之曰警長貓之生涯託迹於屋巔樹際余烏得躍登瓦上以偵之哉幸君示余以報告失貓之地點余當偵貓之原有地位或有一綫光明也高曰然卽檢簿命余抄錄之

余今着手偵貓矣先就曾報失貓之家一一詢之顧其辭不外晨去夜歸同時若干家若干貓數語而已正與高之言無所異余因思此失貓之家雖不下數十戶然皆團聚一處每處八九家同時失貓諒必有一人設法招致今日在此明日又在彼且貓雖家畜亦萬無終日不離人身一步者則其羣來羣往亦其自由人烏從知之惟事屢發現人遂注意及之而無如莫可探其究竟惟此種捕風捉影之事余自任偵緝以來此爲

第一難題顧自警長之心思料之彼蓋謂貓雖不足道而社會上有通天手段貓可顯然羅致而不畏人復何事不可爲哉余亦本斯義明知徒事勞瘁亦不敢稍事怠忽夕陽在山電火乍明余行踟躕乃至西城某街有余之戚在彼冀得一杯茗以解渴既及其門余戚適他出門者謂余曰先生有何事乎余戲謂之曰余家不蓄貓適來鼠子作耗嚙余器物不勝其苦擬向汝主人假貓一頭以應用門者曰是恐不能吾家主人愛貓綦篤先生素知之乃上月初旬不知如何貓忽失踪主人四出尋覓迄無所得懊惱萬狀余攙言曰既失貓矣曷爲不報警門者曰事固細微奈何報警差幸夜間歸來遂得解主人之懷余曰然則汝家曾探其蹤跡否門者曰據內僕云貓似向彼處旅館屋脊行去歸時亦自彼處來僕曾聞同時失貓者尙有八九家既去復來一無所損此誠不可思議矣余唯唯且謂之曰汝主之貓近日當益加珍護矣余當另向他人假之也遂舍之行

余於無意之間得悉貓之來蹤去跡雖不知果有效否然已足酬余之僕僕終日矣乃竟叩旅館之門此間爲陸家巷旅館爲振通主其事者亦本地人也館主與余本相識

然以余爲本城人乃欲宿於本城之旅館彼頗注意余詭言明晨將出西城有事於鄉不及返家宿於此期便利耳彼乃深信不疑有頃延余晚餐余因奔波倦怠食僅半盂侍者曰先生何食少事煩耶余曰來汝館中食飯最多者爲幾何侍者曰是不憶矣最奇者前月有汪君者一人來此計其一人之午餐乃需飯十二碗可爲洪量矣同座者聞之譁然大笑余笑曰此言余不信汝曾目覩其食下否侍者曰此何敢欺先生館中固有帳可查也惟此汪君於夜間來此第二日終日在室中至第三日晨乃去其午膳亦在室中獨食之僕曾問其何故彼言吾食量太大若在外室食之恐招人之訕笑也余曰然則汝搬入時及收器時亦當見其果爲獨食否侍者曰彼云素性畏喧囑僕置膳於室外彼自取之既食罄彼置之原處而呼僕收之余曰彼去後汝曾檢其室內否侍者曰此不過循例耳先生何注意之深耶今茲先生之臥室即彼所住者也余曰余亦好奇耳無他意也不知彼夜膳又若何侍者曰是不能知彼蓋外出也余曰彼之口音若何侍者曰似係北鄉人余曰汝若再見此人能識之否侍者曰能余曰然則余又得一奇友矣一笑登樓且閉室門

是時。余閒坐室中。探懷出紙煙。燃火吸之。尋繹侍者之言。頗有意味。此汪姓。不知爲何人。眞姓耶。假姓耶。一人而能食飯十二碗。是誠奇絕。然健飯亦男子之常事。何必畏人。苟以每人二碗計之。可供六人之口腹。使旅館中驟增五人。侍者。當必有所見。且置器外室。閉門。食之。似有秘密性質。噫。一事未了。一事又觸手矣。余正凝思間。紙煙已盡。起立至窗前。棄其燼餘。忽憶及余戚門者之語。遂探首窗外。遙見高樓遠聳。室內燈火燦然。蓋卽余戚之後樓也。余思貓之蹤跡。向旅館而來。此窗適成一直線。繼視窗檻表面現無數爪痕。余至此。陡觸汪某健飯之特別。殆以飯餵貓耶。雖然。招之來。縱之去。又供以午餐。世必無此戇人。然就現象觀之。固未嘗不如是也。余乃啓門覓電話。告高曰。

余在振通七號。　且誦曰。夜月迷離影。深林鳥返巢。銜蟬鳴不已。紅線未全拋。

電鈴錚然。余已報告秘密於警長矣。

閱者諸君。於此當有一疑問矣。疑問惟何。卽余電話中所誦之詩也。不知在局外人聞之。不過誦五絕一章耳。而自警長當時聞之。直不啻一簡單之報告也。今請一爲閱者說明。蓋夜月者。行竊之人也。深林者。旅館也。返巢者。宿也。銜蟬者。貓也。紅線者。賊之蹤

跡也申言之卽曰賊尙未得今宿旅館中貓已得訊當探賊之蹤跡此係一種文字之秘密語偵探界中用以傳達消息非作者好爲讕語焉

余既以電話達高所返身入室將就寢抽榻前之木屜將置吾表忽瞥見有斷鉛筆三枝象皮一小方余恐有關研究遂拾而儲之衣中蒙被而眠破曉卽起付資而行復過余戚家余戚吳姓吳君適立門首見余卽道昨日之失候并謂余曰吾有友席芩心欲學水彩山水畫而不得其師君友甚夥能爲之介紹一人否余應之忽忽而行

余乃於就近茶肆中啜茗進點思入署訪高路過南清街口見一家門已啓璃窗一桁案無纖塵據案一少年方靜默其容伸紙作畫余思此殆乞署保護之程大星也余戚吳君欲爲其友席君求畫師余曷不入訪之計已定乃叩門入詢之果程大星也視其所作畫均爲鳥獸而無山水余不禁失望遂問之曰君亦作山水否程曰余第研究動物寫生若靜物則素不喜也余乃遍視其壁間之所畫若犬若鳥若牛羊若狐鼠莫不生動有致北窗堆置未竟之稿若走馬若飛鳥若雞雉不可勝數最後得一巨紙繪一貓頭毛茸茸然兩耳際略現黃色眼作金銀睛其身其足其尾乃以鉛筆輕鈎之程見

之。笑謂余曰。此余最得意之作也。特未竟耳。君眞巨眼。乃賞識之耶。余曰。此稿余甚愛特未知何日可竟也。程曰。是不能決定。興到筆隨。余亦不能自主也。余略坐談。遂言別

是日。余仍前偵查。苦無所得。

越日。余入署。高驚呼曰。君偵緝若何。余貓又失蹤矣。余曰。余健忘。君之貓是否頭部皆白。兩耳際現黃色。眼作金銀。毛蒙茸者乎。高曰。誠然。余曰。速繕逮捕狀。余請捕之。高曰。捕何人耶。余曰。卽乞君保護人程大星也。高曰。烏有是哉。余曰。君勿疑。事不確。余甘反坐。高頷首。允余之請。

余持狀偕警兩人。匆匆行。既至程處。第見窗帷密布。不露人影。余乃推門而入。程見余至。大驚。余謂警曰。監之。勿使遁。程曰。捕余耶。余曰。誠然。程不語。余入視其案上。正補續其未竟之貓頭稿也。俯首視桌下。則有一木籠。籠中惟何。警長之愛貓也。

余遂提籠。促程行。使岡警守其門。勿令人出入。既至署。警長如例訊之。程頗恂恂儒雅。朗言曰。君殆疑我行竊耶。然而謬矣。請警長先示余以逮捕之理由。高遂以報告失貓之大略告之。程曰。事誠有之。然不足證之爲我也。余曰。君且聽余言。君不嘗於上月初。

住振通旅館午膳食飯十二碗乎。君何量之洪也。程不語。余曰。不特此也。七號郜君之住所抽屜中。留有君之斷鉛。及象皮。窗檻上有無數貓之爪痕。君憶之否。程笑曰。君誠細心矣。余曰。余意君之招致羣貓者。殆爲寫生畫稿耶。程曰。誠然。君眞一語破的矣。雖然。此特文人狡獪耳。要不能以行竊目我也。警長曰。余署中之貓。殆亦被汝招致。今第二次矣。君胡爲耶。程曰。實愛君之貓也。第一次屬稿未竟。今日思續成之耳。

余曰。余且問君何法招致羣貓。且能使之不鳴。程曰。余得秘方。合製成香。苟焚一枝。則一里周圍之貓。聞香奔馳而至。余欲選擇神俊之貓。繪成百貓。故不厭困苦招之耳。

警長曰。君語頗足解頤。足見君之好學也。然焚香招貓。迹近怪誕。君欲洗淨嫌疑之汚點。惟有盡出君所藏之香。當衆燒之。後再不爲。則案可消。而罪可逭。程點首稱允。含笑偕余而行。

既至程畫室。啓篋得香三十餘枝。復取大紙一。鉛筆十餘枝。余問其何爲。彼不語。須臾至署。置爐於庭中。燃火焚之。一縷清烟。冉冉上升。不移時屋瓦震動。樹影參差。不約而同。百餘之貓。遠近奔赴而至。躍伏廣庭中。警長見之。大駭。參觀者哄然失聲。而程則據

案斜睨執筆。颯颯有聲。歷半時許。香煙杳絕。羣貓相率歸去。而程大星巨幅之羣貓圖。亦於是而成。警長視之大笑。遂以其愛貓與程。易其圖。程遂提其木籠及金銀獅子貓而去。且曰。余謹謝警長保護之力。

評曰。聚貓作圖。畫稿之別開生面者也。然幸而所聚者爲貓耳。苟能聚人。則不堪設想矣。

金玉錯

光天化日之下。堂皇衙署之前。乃有一人。衣青布之衣。冠黑絨之冠。年約四十餘。矗立街中。一手指天。一手撫膺。先之以長歎。繼之以痛哭。俄而大笑。俄而頓足。汗珠被頰。面色轉換。反覆而言曰。逃矣逃矣。不知不知。

是時署門外兩行對列之衞警。方斜立其槍。伸右足而少息。覩此怪狀。若無所知。間有迴眸誹笑者。有頃。來往之行人。漸漸駐立。街頭巷口之頑童。拾石持棒。嘩噪圍觀付辿。年老之嫗。搖手促之偕往。年少之婦。更懷其襁褓之兒。袒胸延頸以佇望。而是人仍不少懈。且跳且舞。口中逃矣逃矣不知不知八字。抑若小學校踏足進行之歌。忽地鑼聲

剌耳一隊輿從旗旆自東而來。蓋某姓娶婦也。是人見之。則大恐。趨步直入左近之崗亭中。崗警見狀大駭。返身詢之。是人驟擊其胸。警出不意。應手倒地。迨起立。卽狂吹警笛。門前之衞警聞聲趨視。是人則了無所懼。大聲曰。逃矣逃矣。不知不知。衆嘩曰。是狂人也。有識之者。謂此狂人。姓陸。字允岡。東門外吳村人。其人平居以長厚稱。不知其何以發狂而來此也。被毆之警。怒其無禮。力捕之。陸曰。將焉往。警曰。入署耳。陸不肯行。正相持間。余適經行其地。問其由。乃曰。無妨。汝第隨余行可耳。汝固識余。余亦素識汝也。警曰。君乃識此狂人耶。余以目止之。且曰。識之。陸乃隨余欵欵行。

當余引此狂人入署之時。諸警莫不以爲奇異。而被毆之警。尤切齒不已。苟非余之監視。狂人其將受苦矣。余引陸至一室。扃其扉。走入辦事室。警長陳任和已知其事。笑謂余曰。君將研究精神學耶。雖然。人苟患神經病。吾輩原有保護之責。特不知君之對於是人。更別有用意否。余曰。是誠有之。敢問昨日吳村吳嫗之報告。果何如乎。陳曰。吳嫗乃與此有關係耶。余曰。然。吳嫗爲吳村人。今陸亦吳村人。今晨君已勘驗。乞舉其大略告余。

陳曰。吳所報告。爲糾衆搶女。毀物毆人之事。今晨勘驗。毆人乃無實據。毀物亦不過窗上玻璃兩方而已。彼告爲許晉卿。余已提許訊問。其供詞眞有不可思議者。余曰。彼於吳所控者供認否。陳曰。彼言自幼與吳嫗之女阿金聯姻。疊遭親喪。延至今日而未成婚。猥以家貧。吳嫗大有賴婚之舉。屢次遣媒說合。亦屬無效。不得已。於昨日午。集合親朋。往吳嫗家作搶親之舉。歸卽同參天地祖宗。以了夙願。余曰。如是亦大佳。許苟眞有婚帖。吳嫗雖嫌貧。亦不。妨也。陳笑曰。君以爲滿意耶。不知自有不可料者。當余訊許之際。許亦以婚帖呈閱。不意許言夜闌人靜。親友送入洞房。覓所謂新娘者。了無所得。於是大相駭詫。有鄰近之人。謂吳嫗曾來後門窺探。今後門洞啓。則新娘必爲吳嫗誘出而逃匿者。一時親友。咸怒不可遏。羣鬨至吳嫗家。詢其匿女之故。嫗聞言。堅不認。反謂許搶女私藏。希圖詐陷。今雙方具稟互控矣。

余曰。若是言之。此狂人乃大可研究矣。彼言逃矣逃矣。四字。雖不能確知其何指。余意。當。不。離。於許。吳兩家。之糾葛。今且偕君往詢之。陳搖首曰。乞恕余。研詢狂人。余無此能力。余曰。君毋然。君第觀余之舉動可耳。室門一啓。余與陳欵步而入。陸見余二人。乃拍

奚大怒。顧無一語可辨。繼又對鏡大笑。余乃徐問之曰。汝爲陸允岡乎。陸曰。然。汝果識我耶。汝能助我覓一人否。余曰。能。不知其人。果何姓名。陸搖首曰。不知不知。余曰。汝識吳村之吳嫗否。陸凝思至再。囁嚅曰。識之。第不知耳。余曰。不知亦無妨。汝知吳阿金否。陸曰。不知。逃矣。余曰。誰逃耶。陸曰。不知。語至此。又焦躁不已。

陳曰。汝胡爲而至此。陸曰。我覓逃人也。陳曰。覓何人。陸曰。不知。余曰。汝胡爲見迎親之輿。從而生懼。陸曰。不迎親。必不逃。余厲聲曰。然則逃者爲阿金矣。陸曰。否。不知不知。阿金何嘗逃耶。余曰。逃者汝相識否。陸曰。相識耳。陳曰。男子乎。抑女子乎。陸曰。男子耳。逃矣。余曰。逃於何日。陸曰。汝知許晉卿乎。余視陳。而陳笑。陳點首曰。余固知之。陸曰。恐有一事。汝未知也。陳曰。汝試言之。陸曰。許晉卿非吳嫗之婿乎。陳曰。然。陸曰。汝知阿金果嫁許晉卿乎。余曰。恐已嫁矣。陸大笑曰。我之相識。實先一日而逃也。余曰。然則阿金乃與汝相識共逃耶。陸曰。不知。我祗知阿金已爲許搶去耳。余曰。阿金搶去。與汝何干。陸嘆曰。吳嫗罵我耳。毆我耳。言次。解上衣袒臂視余曰。傷矣。余視之。乃無傷。余乃偕陳出。命警送之醫院。

繼而陳謂余曰。研詢狂人。乃至有味。余不圖狂人之言。頗有次序也。余曰。此所謂良心。耳。余就其一隙之明感而通之。良心現而眞性發矣。狂無傷也。陳曰。君之意究若何。余曰。余意陸與吳許案有密切之關係。初聆其言。似阿金已逃。然阿金固爲許所搶得。陳曰。否。君不驗許之訴狀乎。彼不言夜間爲吳嫗偕走乎。余曰。不然。陸言相識之人先一日而逃。試思阿金果先一日而逃。則許之所搶得之新娘。又何人乎。且觀吳嫗之控訴。亦未言及誤搶。所惜新娘已逸。無從辨其眞僞。余意先偵陸之相識爲何人。偵得之後。則餘事可明晰矣。陳曰。君將若何下手乎。余曰。今許在押否。陳曰。已送法庭。聞已保釋候訊矣。余曰。如是亦良佳。余頃卽赴吳村。偵查吳嫗之近狀。并詢陸平日之相識。苟其人已逃。余必設法追蹤。三四日後。必有好音覆君也。陳曰。甚善。余亦將君之行動告之推事。余遂別陳而赴吳村。

吳村在邑城之東。去城不下十里。余乘野航而行。舟中半爲吳村人。適有一老者。自言汪姓。與陸允岡相識。正與其同伴談陸忽爾失蹤事。余至此。始知陸發狂在鄉而不在城也。是時。旁右舷一人朗言曰。汝知陸允岡胡爲而發狂耶。汪曰。聞人言。吳嫗與彼有

交涉耳。其人曰。允岡曾爲白村宗姓之帳席。人極誠樸。彼與吳嫗有何交涉耶。汪曰。余安知之。所可憐者。允岡孑然一身。家無長物耳。舟首一人曰。此事余頗知之。允岡乃隨許晉卿入城也。汪曰。晉卿近爲布莊夥。比前略充裕矣。右舷之人曰。搶親之人。殆布在夥爲多耳。汪曰。然吳嫗誠可恨。惟利是圖。搶之亦甚當。晉卿之父。與余相識。余既目覩晉卿成婚。卽入城有事。今方歸耳。右舷之人曰。然則走失新娘。汝尙未知耶。汪大駭曰。汝何言歟。右舷之人曰。晉卿之新娘。實於夜間走失也。汪曰。怪哉。此晉卿之所以入城也。殆控吳嫗耶。右舷之人曰。然。不知允岡何故隨晉卿而行。汪曰。且勿論此。特不知允岡今流落何所矣。余乃言曰。允岡在宗姓時。與余相識。余昨在警署前相遇。已送入醫院。不日當可就痊也。

言已。舟停一小村旁。諸客咸相率上岸。惟余與汪。乃未行。此間去吳村僅四里餘矣。余問汪曰。君在吳村作何恆業。汪曰。南貨耳。不知君在何處爲業。余謊言米業。自稱賈姓。此行乃爲陸訪一友人耳。汪曰。所訪何人。余仰首久之。既而曰。余眞善忘。陸君於清醒時。曾爲余言。余今乃忘之矣。奈何。汪曰。是亦無妨。允岡平居寡交。其至友祇四人。一卽

余也。余再以彼三人之姓氏告君。君當易於憶得矣。余笑曰。如是亦甚善。汪曰。余與陸相交最深。外此爲村西之邵鹿萍。酒肆主人浦邦英。蓋陸亦嗜酒者也。君所訪者。是否此二人。余曰。似不類此。汪曰。若是其爲周留孟乎。余曰。周爲何業。汪搖首曰。此人。乃無業者。本籍甯波。流浪。於此。間耳。余曰。陸本仁厚。安得有是友。汪曰。周頗有資。陸與彼稍有輔助也。余曰。周今在村乎。汪曰。彼之行蹤。頗不定。近數日。未嘗見彼。不知又往上海否。余曰。彼有家乎。汪曰。君殆訪是人耶。余曰。然。汪曰。彼有一妻。其住屋在陸家之後也。

余曰。舟抵吳村。乞君爲余一導。汪曰。余固無事。便中不妨一導也。

余復言曰。余有友人識許晉卿。不圖君亦識彼也。汪曰。然。余曰。許胡爲而搶吳女耶。汪曰。君特未知吳嫗之可惡耳。使君而熟知吳嫗之貪財賴婚。君亦當爲之髮指。晉卿之父。二十年前。販布於塘棲。與吳嫗之夫相交甚善。厥後吳失業。偕其妻來村。不數載而吳病卒。以其女阿金與晉卿聯姻。許更時時贍給之。此二年前事也。去年。許沒。布莊盤與他姓。晉卿貧無以給。乃爲夥於布莊。比且能自立矣。而吳嫗總嫌晉卿之貧乏。婚期一再遷延。日前乃有布莊夥友。仗義而作搶親之舉。今聞人言。晉卿好事多磨。新娘又

逃匿無蹤甚矣天心人事之不可料也

惟時夕陽在山野航已抵吳村余與汪登岸逕叩周留孟之家門啓一婦出迎一望而知爲春申浦上人物繼延余二人入內少坐乃問來意余僞言在申相遇便道來訪耳周妻曰留孟於十二早晨出外至今未歸十三本與許晉卿相約往彼預喜筵彼亦忘之而未往也昨來一函我又不解一字今在此懇爲我解之余覩其郵印乃在北港北港者去邑西九十餘里之大鎭也函中言不日卽歸且有値錢之物不少云云余解說之周妻乃稱謝余遂偕汪行

既出周屋余乞汪引至警察分所汪訝曰往彼處何事耶余乃具告之且曰余實爲許晉卿謀無罪也汪曰如是則大佳余亦雅不願余友之子所事不遂也今且偕君往警所夜則宿於余舖中人有問之者余竟以米商對人當不甚注目而君可易於從事也余大慰遂由其所指而往分所汪則自去余入分所告所長以大略幷囑其密探吳嫗所長曰吳嫗入城猶未返也余曰然則周倘歸來君等須注意其行動及其囊橐之充牣否彼或思遠遁不妨捕之而解署余明旦卽行不復來此也所長唯唯

余如約往汪之南貨舖中相待極殷夜則聯牀敍話汪曰晉卿惟不善治生耳人極謹飭吳嫗則一貪鄙之人耳余曰其女如何有嫌晉卿否汪曰此則不知然阿金余固見之實良女也余曰吳之家世君知之否汪曰余亦不甚了了余曰女爲親生乎汪曰親生也余曰彼在此村有親戚來往否汪曰未有也彼日侫佛耳余曰搶親之日君在村否汪曰豈特在村余且共往也余笑曰君老矣乃猶有此興會歟汪曰余恨吳嫗甚亦樂觀余友之子成其好事也余曰君能確知所搶者爲其女否汪笑曰是烏待言彼家僅二人烏有第三人哉余乃以陸之狂言告汪汪曰此狂語耳不足論也余復以周之形迹頗奇囑爲留意汪曰余亦疑之余意陸之發狂實由於彼余曰然余明晨返城卽往北港偵之有所得當函告君君第依余言而行余更恐周妻之得貲而逃也汪曰君疑周爲逃乎余曰然且不止一人也第余今尚不能確知其人耳余遂蒙被睡醒時天亦明乃別汪而雇舟入城已十時矣

至署晤警長告以大略陳曰君於何時往北港耶余曰往北港有小輪其第二班乃在下午一時余將乘此輪而行也陳曰甚善彼處有安吉旅館者位置不亞於城中實不

姚。安。而。吉。也。君往可宿此旅館中。余曰。承君厚意。余至時。相機覓宿可已。陳曰。是何故耶。余曰。余意。周。留。孟。苟在。北。港。必。住。旅。館。中。余當。於旅館中。求之。君知彼處有若干旅館。乎。陳曰。殆有四五家。余曰。爲數亦不多。余今行矣。

是日下午一時。余遂乘小輪。至北港。沿途村鎮。均有搭客上下。至傍晚七時。方抵北港。余忽忽隨衆行。覓所爲安吉旅館者。入視之頗清潔。余遂宿於樓上。晚膳後。余擬出外遊散。顧以地址生疏。轉多障礙。余乃閉門而睡。晨光曦微。余卽推枕起。盥洗畢。入賬房司賬者。一年老之人。自言蔣姓。爲江陰人。顏色温和。一望而知爲富有經驗者。余與之略事寒暄。遂問曰。此間有無旅客。曰周留孟乎。蔣未及答。突有一少年自外來。遽問曰。誰問。周。留。孟。乎。蔣曰。此賈君訪問也。此賈君。卽余之僞姓耳。前用之於舟中。今用之於旅館耳。

余遂問蔣以此少年之姓字。蔣曰。此爲范廷山君。乃本港綢業之鉅商也。余乃就與之語。且曰。君識周留孟乎。范曰。初識耳。旣而作鄙夷狀曰。余觀君似上流人物。乃識此人耶。余。至。此。知。范。鄙。其。人。則。周。之。流。品。亦。可。知。已。余遂曰。余爲南城外米商。彼欠余店中

夥友之款。余知彼在此間。順便過此。擬向之索款耳。范笑曰。君來良佳。彼近日頗有錢。也。余曰。君何以知之。范曰。余於前日……語未已。忽聞嗚嗚汽笛聲。范曰。乞恕余無暇多談。余今有事。入城。輪將啓行矣。范遂匆匆去。余無如之何。祇可聽其去。繼思范又識周。則周必在此間無疑。惟苦於不知地址耳。

繼問蔣曰。范君來此何事。乃未與君一言耶。蔣笑曰。少年人大率性急。此旅館。本范君所有也。頃余思得前三日。有一周姓者。來此謁范君。彼言住履泰旅館。不知卽爲周留孟否。君盍試往訪之。余曰。是亦無妨。不知履泰在何處。蔣曰。由此往東過一橋。卽是。余曰。余姑往詢之可耳。不數分鐘。已抵履泰。問所爲周留孟者。果有其人。周見余頗駭怪。余自陳賈姓。爲范廷山之戚。周頻蹙曰。君果何意耶。此亦正明交易耳。此語甫畢。余乃不知所對。且不能以陸允岡之姓字驟顯。乃佯笑曰。汝自思之可耳。周曰。君知此女果何人乎。余聞言不禁大怪。逆料必與許吳之案有關。遂答曰。余烏知之。周曰。乃余之甥女吳翠也。貧不足贍養。流落此間。得令親范君之急公好義。乃買爲婢耳。君勿謂余得此五百元太事便宜。余固將以此款付彼之老母也。余至此。遂知其言之僞。彼所謂吳

翠者必吳嫗之女阿金特不知許所搶者是否此女。余乃謂之曰。汝眞大謬。以余爲何人耶。余受范君之囑。來告於汝。范君今早赴城。囑余訪汝。范君言城中有一相當地位。爲汝謀生。託余與汝同行。須今日下午一時。乘輪入城。汝願之否。周狂喜曰。是余所願也。君往何處。屆時余准同行可耳。余曰。一時余當來。汝速檢點行李。

昨日一時。余一身自城中至北港。今日一時。余二人自北港返城中。二人者。余偕周留孟同行耳。輪中余備言交遊之廣。捏造多數之假姓名。而以許晉卿陸允岡兩人夾入其內。不意周聞許陸二姓。眉宇間似呈一種驚異之說。余知此行之不虛。此人之不誤。乃大慰。顧不屑與之多言。隱几而臥。傍晚輪已抵埠。余謂周曰。范君去此不遠。俟客稍散。余導汝行。周曰諾。

余乃引周近一崗位。呼警捕之。並其行囊。周呼曰。賈君。此胡爲者。余呵曰。汝勿聲。陸允岡待汝久矣。周知事不妙。乃隨警而行。逕入署暫押之。趨告陳任和。陳曰。君歸何速耶。余曰。幸不辱命。拐匪就獲矣。陳曰。匪何人。拐何人耶。余曰。拐匪爲陸允岡之友周留孟。所拐之人。彼言吳翠。余決其爲吳嫗之女阿金也。彼已得身價五百元。蓋爲人之婢女

耳陳曰賣於何人余曰買此女之人卽安吉旅館之主今晨來城余已識之不難覓得也陳曰安吉之主何人乎余曰其主人爲范廷山陳曰范廷山耶余曰君識之否陳曰余雖未相識其人固已控吳嫗於法庭矣妙哉君知范爲吳嫗之次壻乎彼蓋以妹壻而買大姨爲婢矣余曰是何言歟陳曰君不信耶今日午後余應推事金君之招往詢則以范之控訴狀視余其訴由乃髮妻歸寧岳母匿女懇請追緝數語中間更敍吳嫗有二女長名阿金聞許字許晉卿次女阿玉於二年前過門業已生有一子一月前吳嫗來北港將其女阿玉領回母家迄今四十餘日杳無音信迫得來城詢問乃吳嫗一味推諉竟云伊女早已赴北港反言民虐待其女必係畏罪逃亡云云今聞君言非妹壻而婢大姨哉余撫掌曰若是則許所搶者殆卽范妻阿玉矣陳曰然哉

陳乃如例訊周留孟周知不可諱乃供認掠賣吳阿金並得身價五百元在北港已用去一百三十元陳令警搜檢其行囊果存三百七十元乃問其何從誘拐周供吳嫗恐許姓來娶一月前將阿金寄居其鄰陸允岡家我在晉卿娶親之前一日以看賽會爲由向陸處誘阿金攜之赴北港陳曰汝知阿玉在何所乎周曰阿玉何人我不識也陳

乃備文並解法庭。繼又得供如前。令范歸北港。携阿金來。先以吳嫗付看守。彼醫院之陸允岡病亦漸瘳。令之見周。周大窘。陸則大怒。破口罵之。稠涎衝喉出。神氣驟淸。狂病因之而愈。雖然。余之事固未有已也。余何事耶。蓋范之妻阿玉。不知遁匿何處。阿玉一日不出。此案一日不破。余之心思腦力。又須運用矣。

余正擬返家。途間遇范廷山。范曰。君亦來此耶。余笑應之。具以實告。范曰。是則受惠不淺。余眞荒謬。乃買大姨爲婢。余曰。君固不知也。君之姻婭。乃搶小姨爲妻。不更荒謬乎。種種罪惡。皆由吳嫗造出耳。君今何往乎。范曰。將歸北港。請余母伴送阿金來城耳。余曰。然則君獨不爲君妻計乎。范曰。余深信余妻極謹飭。彼必隱匿於戚串家耳。余曰。君妻附近有戚串乎。范曰。是則不能知。余曰。余意卽往吳村一探其蹤跡。范曰。余意必不在吳村。君此行可免。余曰。此行誠可免。然余自有法也。君明日且行。逆計君來城時。君妻必有着落也。范遂與余別。

余乃草一詳函。寄吳村汪君。乞其詳細調察。自攜此函。赴郵局。局中郵使方聚讀一函。笑不可仰。余問之。彼乃付余觀。余先視其郵印。則蘇州也。繼視其面。字凡三行。第一行。

祇吳村二字。第二行。則僅書母親大人收五字。其第三行。則蘇胥九連橋丁宅緘。吳村與城。爲郵局之走差。中有一人曰。此母親二字太嫌活動。余將無法投遞矣。且余更未聞吳村有丁姓也。余曰。汝誤矣。此寄信人在丁姓發出。非寄信與受信者姓丁也。是時二等局長。亦出而觀之。乃曰。君對於此函有所研究否。余曰。然。余意受信寄信之人均姓吳也。局長曰。君胡從知之。余曰。是尙不能告君。今請許余簽字。折此函而閱之。局長曰。諾。余如言。簽字與彼。視其內容。不禁閧然大笑。其文曰。

母親大人閣下今兵者升子安好至靑庶不套言女兒前日不願說身故連爺本出現在到蘇州胥門里九橋丁老爺家種邦工形有半田三個在身故而不呆見示七宿相法弄吾回家此請不具問安　女兒阿玉頓首

余讀之。亦忍俊不禁。顧見有阿玉二字。乃以前事告知局長。攜此函至署。付陳觀之。陳亦不可解。余曰。他不必論。此卽吳嫗之次女。范廷山之妻。許晉卿夜走之假新娘也。既知在蘇。不如取之歸來。以完此案。陳曰。余可付之法庭矣。余曰。一付法庭。必備文關提。行事更多障礙。不如余令助手偕范往蘇。領之歸來。於事爲妥。陳曰。甚善。惟此信多費

解處。將奈何。余曰。余試譯出之。乃另錄一紙曰。

母親大人閣下（此二字誤用）今兵者（當是敬稟者）升子安好。（身誤升句亦不妥）至青庶（當是親恕）不套言女兒前日不原設（願失）身故連爺本（夜奔）出。現在到蘇州胥門里。（裏）九連橋丁老爺家種（中）邦（帮）工。形（幸）有羊田（洋錢）三個在身。故而（卽故之意）不呆（礙）見示。七宿（字急速）相（想）法弄吾回家。此請不具問安（四字不通）　女兒阿玉頓首（二字亦誤）

陳曰。君之心思。眞特別矣。若是。則此案。祇須金玉歸來法庭。便可判決矣。其明日。范廷山隨其母。伴阿金至。又明日。范往蘇。覓其妻阿玉。越三日而偕返。乃先後投報法庭。經推事金君。詳詢一切。吳嫗乃供認先期匿女於陸允岡家。毀物毆人。亦俱誣告。周留孟見阿金已至。亦直認無諱。吳村之汪君。更偕許晉卿入城。並與范相晤。判決之日。旁聽席中人。以三百計。後至者攢立門外。不知凡幾。其尤注意者。卽狂人陸允岡之不狂也。茲將判決書錄於左方。以供閱者。知此金玉錯雜之終結。金玉固未嘗錯也。

刑庭判決理由　查許晉卿。雖與吳阿金訂婚。不過爲一種婚姻之預約。吳王氏卽

有悔婚之意思。亦當依法訴諸法庭。以待公正之裁判。乃計不出此。而爲搶親之舉。實於社會秩序有紊。要知阿金雖許字晉卿。其在未有正式婚姻之前。監督權尙在吳氏。而竟用強暴之手段。以逞惡俗。實爲法律所不許。卽使搶無錯誤。仍構成刑事略誘之罪。依刑律三百四十九條之規定。處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惟許晉卿因吳王氏先有悔婚之意思而出此行爲。審其心術。情跡尙合輕減之列。依刑律五十四條之規定。減本刑二等。處五等有期徒刑。刑期二個月。惟周留孟以詐術拐賣婦女。刑律略誘之罪。當然成立。當此人心奸詐時代。斷難寬容此等匪徒。若不盡法懲治。不足以安社會而寒匪膽。依刑律三百五十一條之規定。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下略)

評曰。一部偵探案。偏以法律文字作結。作者果何恨於法律哉。此天憤之所以爲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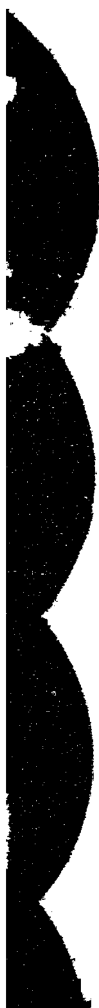
中國新偵探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重版

減低定價 實售國幣二角四分
外埠遠近酌加郵運費

著作者 俞天憤
評閱者 徐枕亞
出版者 中原書局
發行所 中原書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七至九號
總經售處 錦章書局 上海河南路一八九號
外埠經售處 錦章書局 廣州 北平 漢口 成都 長沙 各埠






中原